



血潮叢書

第一種

血潮叢刊之一

澎湃集

血潮社編

1028

上海勵群書店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5672B





1928
血潮社編

血潮叢刊之一

澎湃集

第一種

血潮叢書



澎湃集目次

小 說

- 戒指.....香谷
矛盾.....芳孤
勝利的微笑.....六竹
孤獨.....紹虞
如此生活的煩惱.....自有

戲 劇

- 沒祖父的孫兒.....梓藝
民匪.....梓藝
紀念節.....潔梅女士

詩 歌

- 追尋.....凝秋
牢獄與生命.....凝秋
小條條兒.....凝秋
一片汪洋的血海.....藻雪
後記.....編者

029906



小 說

戒指

香 谷

他現在全部的財產，只有左手無名指上帶着的戒指了！但是漂流失業的結果，迫着他不得不賣去他妻臨別時惟一的贈物！

他好像無感覺似地，一個人在車水馬龍的M街上走着。他穿了一件破舊的夏布長衫，光着頭晒在烈日底下，脚上一雙緞鞋，前半截已穿了兩個小洞，這些背霉的裝束，對於他的感覺完全不生關係，他的眼前雖然浮現了許多人形的騷動，但是沒有一樣能侵入他的意識，他正癡癡的向前走着，像

反射作用似的，選擇了自己要走的道路。目光平射到前面，前面只是一片無窮的渺茫，有時低下頭來，看看他左手的戒指，心頭更如巨濤般湧起一陣急劇的刺痛。

——妻呵！你怨我賣掉了你的愛情的證物！已竟被社會遺棄被人類攻擊的我，那裏有力量保存這金質的東西呢？……我誠然是負了你，但是誰逼着我來負你呢？誰將我陷落到負你的地位呢？要不是幾個窮朋友的幫助，我早已成了街頭的餓殍了！我那裏能忘記我們臨別那一夜的情景！我那裏能漠視了我們的愛情！但是——誰要讓這是貴重的黃金呢？誰要讓這是我們窮人不配保留黃金呢？妻呵！我不得不負你了！——

一陣深刻的悲痛，眼睛裏鬍鬚將有淚珠流出來了，但是又如有一個沉重的石頭在心裏壓着，不讓眼淚有流出來的機會。他更明晰地刻苦地回憶起舊夢：

這是兩年前春初的一件事實了！在他要起程

到H埠K中學去教書的前一天的夜半裏，燈光恍映的斗室，四壁靜悄悄的立着，偶爾聽見遠處燃放了一個兩個零星的爆仗，或者門外經過一陣陣大鑼大鼓鬧獅龍虎燈的聲音，漸漸的遠了，又復靜寂了。她哭腫了兩隻眼睛，幫着他檢點要帶去的衣服，一面偷偷地用手帕拭眼淚。她忽地捧着一件長衫不動了，淚珠滾滾地落在衣服上面；他轉過身擁抱着她的腰，她將頭伏在他的肩上啜泣了。他們都說不出什麼話來，只緊緊地擁抱着。這樣經過好久好久以後，他纔撫摩着她的頭髮低低喚着她的名字。

『晴雲！晴雲！』

『你真就這樣走了嗎！？』她哭着，神祕的問着：

『我們不久又可以見面了！』

『你騙我幹什麼呵！父親，哥哥老早就厭棄你，罵你不知道賺錢，你現在只能做一個中學教員，能滿足他們的慾望嗎？……………你肯不久就回來嗎？……………你不要騙我了！』她哭泣的說着：

『……………』他沒有話可以說了！

『你去吧！在社會上所受到的苦痛或者比家庭少些；你不要想念我，我自己會度過我自己的生活的。』她拭了拭眼淚比較激昂的說着。他長嘆了一聲，彼此又靜默了一會，她從手上取下她的戒指來；捉住他的左手，給他加在無名指上。

『你沒有錢的時候，可以當了牠救救急，再不然，便賣了也可以。』

他幽默地緊緊握着他的手，她的頭一低眼淚又流下來了！

在三個月以前，他還在H埠K中學做教員，他所以能到H埠，是因為他的朋友W君在那裏做校長的緣故，所以兩年間粉筆黑板的生活也就平平穩穩的過去，直等到第二年的冬末，W君辭職了，第三年春季，掌管教育的衙門裏，便另外委了一個人做校長，據說W君之所以辭職，實在是受了想謀這個位置的人的排擠的原故，他對於這件事也稍微知道一點，他本來想和W君聯袂而去的，但是因

爲飯碗問題，不得不在這裏苟延殘喘，但是他的心頭，因此而更加抑鬱牢騷了，口頭有時不免就流露出一種憤憤不平的意思，漸漸也就傳到新校長的耳朵裏，他表面雖不動聲色，暗地裏却已預籌下對付的方法。有一次學校忽然出了張禁止學生看過激思想書籍的佈告，在學生方面倒不覺得怎樣，——這種官樣文章究竟能禁止了誰呢？——他却又是滿肚子的憤氣了。在那天上課的時候，偶爾談到思想問題，他便向學生們大發議論說：

『思潮的發生，是沒有法子可以防止得住的，究其實也用不着防止，我們生在今日學說紛如，五花八門的社會裏，正應當旁徵博採，努力去研究。倘若不研究便說贊成，不研究便說反對，那就是無謂的盲從，毫無一點意識。現在辦教育的人多半不懂得這個道理，譬如拿今天的佈告說，禁止學生看過激思想的書籍，究竟什麼是過激思想呢？三民主義嗎？馬克斯主義嗎？若不先懂得牠們的內容，焉知道牠是過激不過激，真是無謂之極。……』

他正在高談闊論着，新校長忽然邁步走進課堂來，站在講台前面，很嚴肅的向學生們說了幾句話：

『今天的佈告，是受了教育廳的特別命令的，你們總得誠意的遵守，不要聽一般過激黨的煽惑！你們懂得這個意思嗎？』新校長目注着台下。

忽地學生裏面有一個人站起來舉手喊着：『我們要打倒過激黨！』接着便有好幾個『我們要打倒過激黨呵！』的聲音喊出。滿堂的秩序大亂了，他驚異呆立講台上，一句話也不說，他恍惚如入夢境，耳中只聽見沸嚷成一片。忽地學生裏有一個打抱不平的站起來罵：

『渾蛋！你們亂鬧些什麼？』秩序更加混亂了，課堂上立刻成了兩派的戰場。他麻木不靈的立在講台上，癡瞪着種種的活劇，……………到後來有兩個同事將他挽出去了。

他以爲新校長必定立刻要和他過不去，誰知深謀遠慮的新校長還是不動聲色。敷衍敷衍的又過了許多日子，他以爲可以沒有其他的事變了。誰

知道在這學期終了的時候，他忽然接到一封很客氣的解聘書，他如意中的，又似乎出乎意外的一驚，盤旋了許久，也說不出是悲涼是感慨，一會兒又想到W君的事，他又憤恨起來了，穿了衣服戴上帽子逕去找新校長。

新校長滿面春風的招呼他坐下，他氣憤憤地開口就問：

『王先生，我今天是特意來請教我解聘的事情，究竟是什麼原故！』

『很對不起，很對不起，本來以先生的大才，我是很樂意請先生在這兒教育人材的，無如因種種關係……』他狡猾的笑說。

『什麼叫做種種關係？我在這裏也兩年有餘了，什麼情形我不曉得……任何教員，是可以毫無理由，隨便解聘的麼？』他氣憤憤的質問。

『不是這個話，關於先生的事情，我並沒有什麼權力，實在是這一次校務會議議決照這樣辦的，並不是我個人的意見，其實我是很樂意先生留在

此地的。』

『校務會議！難道校務會議便可以無理由的解聘教員麼？』

『這句話請恕我沒有權力來負責答覆，先生若有什麼意見，請用書面質問校務委員會罷！』新校長一方面說着，一方面走進他的辦公室去了。

一席不得要領的談話，使他更加氣悶了，他憤憤地抓起帽子，大踏步走出門外，回到附近臨街小樓上他自己的寓所，一歪身倒在凌亂的床上，眼望望天花板，看看桌子上放的書籍，牆上掛的字畫，他發見什麼都有異樣了，突地有一個新奇的感覺在他腦中刺激了一下。

『我是個失業者了！』失業者！失業者是多麼難聽多麼恐怖的一個名詞呵！

——我現在究竟怎樣辦呢？那裏有相當的事情可以幹呢？……回家去罷？……不！現在是死也不回家的！那麼究竟到那裏去呢，找誰去呢？擺起教員架子的時候，還有幾個人是歡迎我的，現在的

時與勢是不同了。……不找人又怎樣辦？難道說不想法子混碗吃麼？……但是有力量的朋友有幾個？……要找就是找窮朋友，窮朋友或者還可以幫幫忙；有錢的朋友是不把你這種人放在眼裏的……——他想起年來的窘迫，舉起手來看看曾經進了兩次長生庫的戒指，他不禁悲嘆着說：

『戒指呵！你也要與我度同一的命運了！』他出神地看了一會，慢慢把她放在口邊輕輕的吻着。

領到了一些殘餘的欠薪，他就一直到C埠去找Y和P了，他希冀在C埠可以找到一件事情，但是失望了，不過他兩個窮朋友却沒有使他失望，他們在那窄狹的房子裏，特別讓出些地位來，給他安置了一個床舖，他就這樣潦倒頹唐的住下。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他還沒有一件職業可作，帶來的錢是早用完了，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也都進了長生庫裏Y和P雖然竭力地給他幫忙，但是他們的力量畢竟有限呵！經過了兩三次以後，他自己不忍心這樣

帶累他的窮朋友。現在他所剩下惟一的寶貴財產，就只有這一個戒指了。

抑鬱潦倒的心情，一天一天增加了，他覺着他已完全絕望了……每日逐漸與死接近了，但是——眼前的吃飯問題又不能不解決。有什麼法子辦呢？

他幾次注視着他手上的戒指，心想：『質去牠吧？』但是同時又有一種恐怖的感覺，他想這次質去是不能再贖回來了！所以這個戒指一直到現在還在手上帶着。

Y和P的狀況，這幾日格外不佳了，他們不過是在一家大百貨公司做小店員，每日忙碌到晚，還得不到幾個薪金，這次全體因為加薪問題罷了工了，資方却擺了一個堅壁清野的陣勢。Y和P本來是生性和平的，他十分恐怖這當前的大危機，終日愁眉苦眼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看見他倆愁苦的面孔，他便暗暗地痛恨他自己。不但沒有能力去幫助朋友，反要拖累他們，他痛罵他自己，咒他詛他自己，『我這將死的人何必拖累別人呢！這時候

他看看手上的戒指：

——我爲什麼這樣虛僞呢？我還能回家麼？我還能回家與她見面麼？我已是負了她了，何在於能不能保留這個戒指！你自己真忍心完全拖累別人麼？……虛僞……懦怯……明天決計去當掉牠…………但是，當掉牠究竟有取贖的日子沒有呢？…………還不是和賣了一樣，倒不如乾脆賣了牠，還可以多得幾塊錢呵！橫豎對不住她了！——

第二天的下午，他一個人偷偷地跑出來，直往着以繁華有名T馬路的金珠店裏，去賣他的戒指，他如夢遊一般的走着，他憶起了他和她別時那一夜的情況，一種難堪的苦痛籠罩在心頭，他自己替他自己譬解着；但等到他望見並排巍然聳立的那幾家首飾店的招牌時，他又有些猶疑了。

——我真的就這樣賣掉了牠麼？千里的相思，我竟不能保留下一個小物件麼？我竟蔑棄我們臨別時的紀念麼？唉！晴雲！晴雲！我怎麼能對得住你！——

他有一些悔意了，他希望將這個小物件保留下一直到他死，無論如何，良心上似乎總不應該賣掉這個東西。他心裏雖然這樣想着，脚下却仍舊按照着預定的目的——一直向前走，到了第一家金珠店的門首了，他望見櫃台前面正有幾個服裝華麗的男男女女在那裏購買東西，他從左手上將戒指褪下來握在右手裏，他想鼓起勇氣走進去，但是不知道一種什麼心理壓迫着他，他竟從店門口走過了。

他頗有點恨自己的行爲，以爲第二家無論如何是要進去的了！但是第二家第三家，就這樣一直走過了好幾家的門口，直等到前面的建築物已是另外一個性質的時候，他十二分的追悔了。他心裏痛恨他自己，毅然轉過身來回頭急走，三腳兩步跳進一家金珠店的門，剛一進門，他的勇氣又消失了！

站在櫃檯裏面的夥計，很奇異的看了他一眼，把他亂髮蓬蓬的頭，破舊的夏布長衫，穿了兩個洞的鞋子，從頭上看到脚下，立刻現出一幅鄙夷不屑

的面孔，他如被冷水當頭澆了一下，幾乎想要退出門去，但是兩隻脚却仍舊把他帶向櫃檯前面。

『你們這兒收買舊金麼？』他畏怯地低低的問，同時揚起他手中的戒指，那邊有一個裝束得很時髦的女子，正在揀選什麼。好像已聽見他的話，斜過眼來釘了他一下，他覺着這一種難堪的羞辱，但他不得不仰面去看他那夥計的神色。

那夥計先不言語，將戒指接過手細細看了一下，『要的』，簡單的兩個字才從他的口中迸出。

『怎麼算？』

那夥計將戒指拿過去秤了一下，在櫃檯上面擺着的算盤上，撥了幾撥才開口說：

『八塊八角六。』

『現在金價是幾換？』

『這是九成金，』漠然的回答。

『就算九塊可以嗎？』他懦怯的問。

那夥計搖搖頭走到那裏面去了，他感覺着有一種走出的必要，拿着戒指低下頭走出去。當然這

件事是不能半途而廢的，他遏抑住羞恥與憤恨，木然地走進第二個店裏，在這裏所遇到的仍舊和那面一樣，——鄙夷的目光，冷淡的態度，所不同的是計算結果是八塊六角。

『能夠多一點嗎？』

『那個不成的。』

『就是這樣吧！』他實在畏怯這種交易了，並且實在不願意仍走回那一個店裏去，所以就如此了事。

那夥計將戒指再細細的看了一下，他覺得這是故意對他的一種羞辱，但是他只好靜候着收錢。

鏘然一聲，一張五元的紙幣和三塊現洋，以及三個雙毫扔在檯上了。

『怎麼是小洋呢？』

『這裏一概是這樣。』不客氣的回答。

他還有什麼勇氣去爭論呢？他是沒有錢的人，沒有錢的人便是弱者——八塊多錢已拿在手裏，你不肯嗎？他馬上又拿回去，將你的東西仍舊交給

你，不算一回兒，——他還有什麼勇氣去爭論呢？

他昏昏然走出門外，神經似乎已麻木了，沒有痛癢的感覺了！他也沒有痛恨別人，咒罵別人的心理。他只覺得心頭是空虛的，髻髻失掉了一件東西；又覺得胸部如有一塊重重的石頭，壓得透不出氣來。他很想在那花崗石砌成的牆腳上，一頭撞死；又想將這衣袋中的鈔票現洋，一概扔在馬路上去；——但是他都沒有做到。

當他坐在一個桌子前面，桌上擺了幾樣菜，茶房將一個沉重的酒壺砰然放在他的面前時，他才如夢醒一般，覺悟自己現在是在什麼地方了。他也不知怎樣走進這個酒館來的，也不知自己都做了些什麼！過去的種種都如一個噩夢般隱藏在意識底下了，眼前的事物又都如一個紛雜的亂夢，四面嘈雜的人聲，隣座吆五喝六的豁拳聲，杯盤碗盞的響聲，街前嗚嗚馳過的汽車聲，一切都如做夢一

樣。

他將酒不斷的滿滿斟上一大杯，不斷的向口中一倒，夾上一筷子菜塞在口中。覺着四座漸漸有點旋轉起來了，精神漸漸奮發起來了！

『酒！來！酒！』他高聲的叫喝：

『唉——也』這是茶房亮而長的回聲。

一大壺酒又放在面前了，也舉杯痛飲着。菜上的一滴油落在他左手上，他口就手上一吮，無名指上一個嫩白的戒指印痕，已顯露在他的眼簾裏，他將指屈着送進口中，狠狠的一咬，深深的牙印已留在戒指痕上，他狂笑了一聲，舉起筷子叮叮噹噹的敲着桌上的碗盞：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又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他放聲高歌起來了。他現在忘記了適纔的侮辱，忘記了有生以來的厄運，忘記了人世的一切……

.....

等到他迷迷亂亂的付了酒賬，走到街頭，已是斜陽時候了，他口中猶唱着『歸去來兮，歸去來兮，』脚步踉蹌的在茫茫人海中向前走去！

此
页
空
白

矛 盾

芳 孤

(一)

時鐘敲過十二下了，黑夜好像死一般沉寂，只有壁上的鐘聲，的噹的噹地有韻節的響着。陶文伯的妻子靜如，懶懶坐在沙發上，手裏拿了一本小說，却又沒有心情去看牠。她心裏充滿了疑慮，充滿了悲哀，她不時很焦急的側耳細聽街上的動靜，抬起頭來望望壁上的鐘，目光慢慢地向右面移過去，一個金花鑲邊的相片架子在旁邊掛着，裏面是一對男女結婚的儷影，她不知不覺的立起身來，走

向前凝望着那張相片，她望望文伯英武而又溫柔的笑貌，她看看自己披着輕紗的新婦的丰姿，更覺得有說不出的一種悲哀伏在心裏。她確定自己是陷于灰色失望的圈裏，她是在人生的途徑上，碰到一個惡夢，她不久便是被棄者了。

「呵！這不過兩年的時光呵！」她搖搖頭，悽然自嘆的說了這一句話，淚珠兒不知不覺的從眼眶裏滾了下來。她記起了這兩年以來的經過，當最初結婚的時候，文伯是多麼樣和愛呀，他對她是一味的溫柔，盡量的體貼，雖然他的事務怎樣忙，但無論如何，趕八點鐘必定回來。他一進門便將帽子扔在牀上，立在她的面前，緊緊的握着她的雙手。

「我的靜，你寂寞麼？」

他見了她總是笑嬉嬉的，他總要騰出時間陪伴她一道到公園裏去散心，到最有名的愛美大戲院裏去聽戲。有些時候她恐怕他太勞乏了，

「文伯，不要出去了，你多休息一會兒吧！」

「不！我並不乏，我的靜……我總要盡量想法

使你快樂呵!」

但是，這一切都成爲過去了。文伯近來是變得那樣快，最初他不過有些精神恍惚，娛樂的地方是不大願意去了，時常在幽默地癡想，她以爲他操勞得太過度了。

「文伯，你有些不舒服吧!」

「不，我一點病痛都沒有。」

但是他竟然變得這樣的快，他每每回來得很晚，整夜的不歸，她要問起他來，他總是很支離的回答。

——文伯有了外遇了!同時她又想起她的姐姐慧如勸告她的話：『男子的心腸總是靠不住的，你必須處處留意。』這黑灰色恐怖的疑雲，像夜神的翅子一樣，在靜如的心裏，逐漸張大，逐漸濃厚了，這是一個不可解的結，一個不可言說的隔膜。文伯近來又爲他自己準備了一個很小的房間，不讓任何人進去，——卽就是靜如也……鑰匙他自己帶在身邊，他進去就將門鎖了。這個使她心頭的

疑雲，更加濃厚起來。每逢文伯一個人鎖在那個小房子裏，靜如在門外聽見紙聲在沙沙的響。

——他給他的愛人寫情書了——她便是這樣的猜想這麼的苦痛是沒有法子可以忘却，當一個丈夫對於他的妻子是這樣冷淡的時候。

現在，夜是這樣的沉寂，這房子裏冷清得幾乎空連氣都要凍住，她癡癡地望着相片，疑慮的雲漸漸濕透了，幾滴淚珠兒凝積着流出來，她淚眼模糊望望房子裏靜寂沉默的桌椅，冷冰冰的床帳，他又帶連的想起了日間的一件奇事：

她從大光綢緞莊剪了衣料回來，走到新建路的中間，馬路上車馬縱橫，喧喧鬧鬧地來往不絕；她挾着一小包衣料慢慢地走，忽然看見前面有一個人，穿了一身品藍色的夾袍，黑花緞的馬褂，右手裏提着一個很大的皮包，很急促的走着。

——那不是文伯麼？她很驚訝的想着：她不知他是要到什麼地方去，——或者她並不需要知道他到那裏去——但是爲了那多日以來的疑雲在心頭

橫梗着，不知不覺起了一些輕渺的憂慮。她望着他的背影兒偷偷地追上去；漸漸走到凱旋里的衙堂口，他四面望了望，——但是好像並沒有看見她——轉身進去了。她匆促地追上去藏在衙堂外面，伸着頭向裏面張望，只見文伯正在敲一家的門，跟着便走進去，她趕到那門口一看，漆黑的兩扇板門緊緊的闔着，好像剛才是一個離奇的幻夢，她正在遲疑，一個黑地金字的牌子突然浮現在她的眼簾裏，「陶公館」三個閃閃發光的字，在明明白白的寫着，她突然遇到這鋼刀刺痛一般的打擊，幾乎昏暈的失去了知覺，但是她即刻聯合了多日的疑點，證明她所猜想的是絕對真實，這樣，她禁不住一陣悲忿的心情，如野草叢中碧綠的鬼火一般燃燒起來，毫不假思索地走上前去，很猛烈的扣着那鐵的門環，她很想立時扯住文伯，問一個究竟，但是，等了許久許久以後，才有人突地將門開了；一個滿臉鬍鬚的黑漢，當門站着，她不禁稍微有點驚恐。

「做什麼！」那黑漢粗暴地問着：

「我找陶文伯！」

「這裏沒有一個陶文伯！」

砰的一聲，兩扇門又緊緊的闔起來了。她在外面癡癡地立着，

.....

.....

——他今夜一定是到小房子和他的愛人幽會去了。

她這樣想着，她看看這房子裏淒清的滋味，更加格外的傷心，她想忘記了文伯，或者，直捷了當的和他脫離關係，但是她不能！

「少奶奶！要茶不要！」張媽慢慢地蹩進來，看看靜如睡覺了沒有。

「不要.....」

「你去打個電話給少爺，看他是不是在建設廳裏」靜如頓了一下又說。

等到她得到張媽的報告，知道文伯並沒有在建設廳裏的時候，她覺着她的猜想完全證實了，文

伯的確是和他的愛人幽會去了。她幻想他們怎樣在凱旋里十五號的密室裏任情嬉笑，怎樣的擁抱，怎樣的接吻，怎樣地……不禁嗚嗚咽咽倒在牀上哭了。

(二)

室內雖然是這樣的沉寂，這樣的冷靜，但是外面天空的黑雲已經一團團簇結起來，把整個的大地，籠罩在一個灰黑色的幕裏，西南角上，雷聲隱隱的響着，暗示一個暴風雨將來的預兆。突地一聲霹靂，電光糾結了半個天空，大雨點子箭也似的從雲端裏竄下來，狂風挾着驟雨，打得遍地沙沙鏗鏘的響着。

這時凱旋里十五號的密室裏，正在開着一個嚴肅的祕密會議，這一間不十分大的房子裏，黑壓了坐滿二十多個人，沒有地方坐的，便亂七八糟的站着，各人的心神裏，充滿了緊張的空氣。

這二十多人裏面，大部分都是工人模樣，內中還參加了三四個女子，其餘的也有學生裝的，也有

長衫馬褂的，如若在外面碰見了，真不知道這許多人怎麼會聚在一起。文伯坐在桌邊的凳子上兩眼癡癡的望着站在旁邊說話的張震聲，他臉上已充滿了激昂憤恨的表情，完全看不出平日和藹的態度。

『……………這樣的壓迫，已經到了一般民衆不能忍受的時期，全城的工人同志，都在要求一個偉大的爆發，我們現在馬上就要着手準備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暴動，讓一般革命的羣衆，自動的起來，打倒這蒙着文明假面具的軍閥，組織一個真正革命的政府……………』他愈說愈激昂，握着拳頭向空中奮擊作勢，聲調由低抑變爲高抗，和窗外的雨聲雷聲打成一片。人人的心頭都已經感覺着一種說不出的興奮，血球在脈管裏加速度的流轉，鬚髯地獄裏的火，已經刺刺刺的向外冒烟，預兆着驚天動地的一聲炸響，全世界立刻變成一個光明燦爛的天國！

『是呵！我們這會子不暴動，還等他媽的什麼

東西!』一聲怪叫，接着又是拳頭砰的向桌上一擊，大衆不期而然的目光齊轉在李桂生身上，他是機械業的工人，赤紅的一個大鼻子，嵌在紫黑色的圓臉上，兩個眼睛圓睜睜得好像要突出來，拳頭還緊緊的按在桌上，大衆都不覺微笑起來，張振聲仍舊繼續的說下去。

『昨天接到總黨部的消息，有一些子彈趕後天就可以運來，固然我們所靠的不在槍械的武力，而在廣大的羣衆，但是有一些槍械，也可以在開始的時候壯壯聲勢，只要等子彈到了，便是我們暴動開始的時候，現在什麼人對於這個問題，還有意見發表?』他望望各人的面色。

『就是大後天，十五號，十五號暴動!暴動!』這一些嘈雜的聲音，不約而同的都這樣說着。會場立刻顯出了一種活躍的氣象。

文伯舉起手，慢慢的立起來：

『我還有一件事情需要報告的，前天羅式輝同志向我說，第八師裏有兩千多人，已經宣傳成熟，

只等事發，便可以同我們連合起來，站在同一戰線上。我們過去的錯誤，每每在利用軍隊的領袖，而不是兵士們真實的覺悟了，所以狠靠不住；這一次我已竟詳細考察，知道完全是從下層工作做起，可以確實算得我們民衆的武力。我主張在明天會議的時候，便確定了我們整個的計劃，分配各人應負的工作……』他說完了又坐下去，這一個消息使得多少人更加興奮起來，當然對於這個提議是沒有不贊成的，人人都舉起手來。

這時窗外的雨聲更加的緊了，馬振聲掏出錶來看了一看。

『現在時間已竟很晚了，我們就這樣決定，到明天八點鐘開會，分配我們各人應負的工作……』這時已經有幾個人立了起來，伸了伸腰，會場裏充滿了沙沙的聲音。

『不過有一件事須要注意』馬振聲將手揚了揚繼續的說：『我們須要嚴守祕密，倘若先被他們發覺，我們的計劃就要全盤失敗。倘若發現有洩露祕

密破壞計劃的，……』

『就是我的老子，我也要把他槍斃。』不等到他的話說完，李桂生已經嚷起來，大眾都哄然的笑了。一個一個冒着雨走出去，室中只剩了馬振聲，和文伯等幾個人低低的談話。

(三)

天色快要黎明了，東方已經現出魚肚白色，文伯從十五號出來，挾着一個大皮包，慢慢向家裏走去；昨宵的夜雨，馬路上還殘留着不少的水跡，他回想着昨夜會議的經過，一般工人同志的勇敢，心裏非常的快樂。他慢慢走到自家門口，扣了扣門環，張媽睡眼惺忪的出來開了門；看見是文伯，奇異地望了望。他也不管她這些，三腳兩步的跨進內室；四面靜悄悄地，牀上的被褥散亂在一邊，他走到床邊坐下，看見靜如衣服也沒有脫掉，頭髮亂蓬蓬的伏在枕上。他將手按在她的背上，她抬起頭來，望了一望，——兩個眼睛哭得紅腫腫地。

『我的靜，你怎麼哭了，什麼事煩惱你？』他驚

諗的問——雖然他似乎也預料到這一層——慢慢地去握着她的手，但是靜如却恨恨地將手擺脫了。

『你爲什麼氣了我了？』文伯仍舊在溫柔地問着。

『你何必假意敷衍我呢，』她憤激地說，『你還是去找你的愛人去！』接着將臉蒙在手帕裏哭着。

『我的靜，你不要誤會，我除了你以外，那裏有第二個愛人。』他有些着急了。

哼！騙我幹什麼？你昨天晚上在那裏？』她恨恨地坐起來。

『昨天晚上麼？昨天晚上是在一個朋友處打牌，因爲雨太大了，所以沒有回頭』他陪着笑說。

靜如氣得只是哽咽：

『我問你，凱旋里十五號是你的什麼人』

他突然聽了這一句話，心頭不覺突突地跳起來，她怎麼會知道這個地方呢？他吃驚的想着。

『哈！那是一個朋友的家呵！』他勉強笑着說：

『他姓什麼？』她更加逼緊着問。

『他也姓陶』他臉上發起燒來。

『哼!』她冷笑了一聲，『奇怪了，他也姓陶! 明明白白不知是你給什麼人置下的小房子，却還要騙我，文伯，我真不料想你是這樣的人!』她覺着她的身世，好像大海裏的一葉浮萍，被驚濤駭浪捲來捲去，文伯竟然是這樣的負心，她現在還有什麼法子；她只是嗚嗚咽咽的哭着，兩個肩頭一上一下的聳動。

文伯呆呆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他望望靜如，又是苦悶又是憐惜，但是有什麼用處呢，這個疑團怎樣才能解釋，除非是將祕密和盤托出，——但是倘若這樣做了如何能對得起黨，那能還算一個有理性的黨人，他只好很焦灼地在屋子裏轉來走去，蹙着眉頭不住的嘆氣。

這樣過了好一會兒，他慢慢地走來坐在床上，將她擁過來抱在懷裏，她已滿臉都是模糊的淚痕，手帕都濕透了。他從自己口袋裏掏出手帕，替她拭淚，他這時只注意到他孱弱的愛人，一個堅硬的

東西，被手帕帶出來落在牀上，他全然沒有覺得。他擁着她低低地誠懇地說：

『靜！你不要誤會了我，我對你愛的情一點沒有變更，……本來呢，也無怪你懷疑，但是我爲着社會的原故，不能將秘密向你公開，過一兩天你自然可以明白，現在只希望你能相信我，……靜！你相信我吧。』

她似乎被他誠懇的態度感動了，但是她畢竟不明白這是什麼意義：

『你有什麼秘密，不可以告訴我說……你偏就不相信我嗎？』

『不是這樣說……』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壁上的鐘忽然噹噹的響了。他抬頭望望，匆急的立起身來。

『靜！我相信我……我現在有緊急的事，立刻要走了！』他也不等到靜如的回答，趕忙戴上帽子，提上皮包，頭也不回地急急走出門去。

——呵呵！這便是你愛我的表現麼？你竟然完

全不管我內心的苦痛，你要向我解釋，你要我相信你，但是，你當我正想求到一個相信你的時候，你就這樣隨隨便便扔下我走了麼？……你究竟有什麼重大的事情！……你還騙我，說你仍舊是愛我麼？對於愛人便是這樣地毫不體貼麼！……一文伯這樣急劇的態度，使得靜如格外心酸，她心裏由不得這樣恨恨的訴着。但是文伯已竟去遠了。她恨恨的將手向牀上一撲，無意中觸到一個堅硬的東西。

——咦！這不是他一刻也不離的鑰匙麼。

她把這個鑰匙拿在手裏，上面的鉄環瑩瑩地發光，她想起了這多日以來文伯鬼鬼祟祟的形跡，密室裏嘶嘶扯紙的聲音，她覺着這鑰匙裏面的確藏有不少的祕密，她決定在那小室裏，一定可以發現多日所要知道的事情，——或者有那一個人的像片，再不然一定有許多情書。妬憤的火燃燒在她的全身，她毅然地立起身來，拭乾了眼淚，一直走到那祕密的小房子的門口，將鑰匙投向匙孔裏，鏗鏘的一聲，門已竟開了，她提起脚正要跨進去，不

覺又遲疑起來。

——我爲什麼要這樣呢？我是這樣的卑污麼？我真的把他完全當做一個蕩子看待麼？假若這裏面的祕密，並和愛情沒有關係的時候，我怎麼對得起他呢？

她這樣矛盾的想着，但是畢竟不明白世界上那有不可以告訴自己的妻子的祕密，所以他畢竟是一直走進。

淡黃色的寫字檯上，亂放了幾件文具。地上有一堆殘餘的紙灰，她拾起了一片焦黃的碎紙角看看，已認不出是什麼東西。這使她格外懷疑了，氣忿忿的去把左邊的抽屜拉了一下，很沉重的並沒有拉動，好奇心使她更加勁的拉開。

『天哪！這是什麼東西！』她失聲叫了出來——幾把手槍平平整整的擺着，她不禁心中突突亂跳，趕忙鎮定了一下，又拉開另外一個抽屜來看，裏面盡堆的是一些文件，最上面是一個小小的紙條兒。

『文伯同志：

炮團事已成熟，今日在此待君未晤，有事先去。後日下午八時之會，請早來一句鐘，弟當在此相候，有要事需商也。

輝十一日下午四時于十五號。』

她莫名其妙的看了一遍又翻翻底下的。「南區三月份工作計劃書」幾個紅色的字跡突然呈現在她的眼簾裏，往下，往下，盡是這一類東西。

我冤枉了他了，我冤枉了他了。她如大夢初覺一樣的想着，她現在才知道他的丈夫並不是另外有了愛人，實在是從她的懷抱裏跳出來，投身給一個可怕的革命黨。她萬分的躊躇不安。

——我怎麼能對得住文伯呵。心靈這樣低叫着。但是當一轉念細想到這事情裏面的危險的時候，她立刻震驚失措了。

——文伯怎麼要去幹這一類事情呵！你就是不顧一切名譽地位，難道你都不念及我，……這裏，這裏一切的東西，無論是那一件被發現了的時候，便都得捉去被槍斃！

她想到「槍斃」兩個字週身打了一個寒噤，想到報紙上登載大批大批槍斃革命黨的事，文伯是不是也要陷在同一命運裏，……她驚惶地四面望了望正要走上去將門闔上。一個人突然衝進來，她驚得退了兩步，才看見文伯嚴肅地站在她的面前。

『靜如！』他發出沉重的聲音，兩個眉頭緊緊地蹙着。『你爲什麼要這樣！？』

她突然從驚恐變成羞愧，從羞愧變成悲哀，不知不覺兩條淚水從臉上直掛了下來。

『文伯！』他仰面哭告着：『我錯怪了你，我完全誤會了你，你能恕我麼？』

『靜！你不要這樣悲傷，你對我並沒有怎麼樣，不過，你不該私窺我不能告訴你的祕密……你現在既然知道了，我請你嚴守祕密，不要洩露一點消息……』他沉靜而有傷感的說着。

『但是——文伯！——你爲什麼要挺而走險幹這一類的事呢？只有那一般窮得沒有辦法的人才去革命，我們又不是沒有飯吃，好容易才做到一個

科長，你又何苦來呢！』她含淚向他說：

『難道我們真要給軍閥作爪牙，給資產階級當走狗嗎？你看：現代究竟是什麼社會，大多數人都快要餓死了，少數人在那裏任所欲為，……我們還不是一樣的受剝削，一樣的受壓迫，我們要忘記了社會，只顧及個人，那是什麼人做的事呵！』文伯稍微有點興奮了。

『社會上的事業多着呢？何必一定去革命呢？』

『事業？什麼事業是澈底的解決？今日的社會是壞在骨子裏頭，若不去澈底革新了，那個事業有成功的希望！？』

『你怎麼將世事認得這樣真呵！』靜如帶哭的說着。

『靜如！你不要忘記，我們是社會上的一個「人」，把社會向光明處推動，便是我們做「人」的義務。若要使我不革命，除非我死！』他堅決地帶着教訓的口氣這樣說。靜如是沒有法子可以勸醒他了，她一味地哭，將頭抵在他的懷裏，他將手按在她的

背上，臉上不覺露出傷感的神色。

『你不要冒險吧！假若犧牲了怎麼辦呢……你答應我；爲了我的原故，不要去革命吧！』抬起頭來望着文伯的面孔，哽哽咽咽的懇求着。

文伯顯然是非常地感動了，但是堅強的意志，畢竟使得他毅然地說：

『靜如！我非常的感激你愛我的熱忱，但是，靜如，你要知道我是你的丈夫，同時也是社會上的一個人；我可以爲你犧牲了我自己的一切，但是我不能爲你使我不做社會上的一個人……靜如！你放心吧！最後的勝利終久是在我們手裏的……你你忍耐一些，幾天以內，我就有好消息給你。』

她聽見他幾天以內的話，突地又驚了一下，癡癡的望着他的臉。

『不要發癡了！』文伯笑着說，他拉着她走出去，仍舊將門鎖了，從匙孔裏取下鑰匙，帶在身邊，携着她的手一直走到臥室裏。

『你靜靜地睡一會兒吧，我要走了。』他讓靜如

睡在床上。他便一直地向外走去。

(四)

她始終拋不開腦中這個危險的可怕的幻象，髻髻有一個魔鬼的手緊緊抓着她的身軀，他惶恐的翻來覆去，伏在枕上嗚嗚咽咽的哭。突然：「他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一個問題轉在他的腦中，如同被什麼刺痛了似的，她坐了起來，他似乎看見文伯已竟在一個祕密機關被捕，和許多人一同被軍隊押解着，到了監獄，到了槍斃犯人的地方……她格外惶急得坐立不安了，走到窗前，紅日已映在窗上，他向鏡子裏望望，面上已燒得如火一般紅兩個眼圈深陷下去，頭髮亂蓬蓬的，她順手拿了一個梳子在頭上理理，忽然又忘記了，兩眼出了神似的癡癡的想着。

『少奶奶，李家太太來了。』張媽急急忙忙跑進來叫着。接着便是一陣嘻笑聲，她的姊姊慧如一脚跨進來，她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婦人，長條條的身段，穿得狠時髦的，一雙流利的目光，處處表現出

她的聰明。

『妹妹，我要向你賀喜呀，今天報上登着建設廳長辭職，大概是要文伯繼任，你快要做廳長太太了。』她一進來便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不斷的說，一面接過了張媽手裏的茶。

『唉！』靜如只長嘆了一聲。

『咦！你怎麼哭了？』她細看靜如的眼睛『莫非文伯又和你嘔氣麼？』

『不，我實在是錯怪他了，他並不是有意冷淡我，實是……』她又哽咽得說不出話來。

『既然是這樣就很好，你爲什麼又哭呢？』

『不過……我的心……比以前更加難受了！……他……』

『他怎麼樣呢？』慧更追着問，靜仍舊「唉！」的嘆了一聲。

聰明的慧，她已看出了這裏面必定有什麼隱秘的事，她稍微遲疑了一下拉着靜的手，一同去倒在牀上。

『好妹妹，你有什麼爲難的事，都告訴我吧，我一定幫你去解決。』慧婉轉的說：

『但是，這件事情，文伯不讓告訴任何一個人的！』靜遲疑的望着她的姊姊。

『好妹妹，你不相信別人，難道不相信你的姊姊麼？』慧更其熱情的說：

『姊姊，我告訴你，你須要嚴守秘密，……他……他入了革命黨了！……』靜斷續無力地說：

『怎麼！』慧驚了一跳，半個身子支起來倚在牀上。『他入革命黨幹什麼？』在慧想來，這件事簡直是不可能的，但等到靜如把經過的情形，詳細告訴她的時候，她知道這確是事實了！

『你現在打算怎樣辦？』她沉思了一會，這樣的問着靜。她只是搖搖頭，慘然地說不出一句話。

『依我說！文伯也太意氣用事了，省城裏這麼多的兵，革命黨能成得什麼事？……他現在又快得到建設廳長的位置了，犧牲了也太不值得，妹妹，你總要勸住他才好』

『我那裏能勸得住他呵！他要是立定了主意，什麼人也都拗他不轉，……我勸他，他說除非他死……』靜如又顫動的哭了。慧如也不禁嘆了一口氣，緊緊地握住她的手。

『妹妹！不要哭了，他雖然勸不轉，我們總得想法子把他救出來！』

『有什麼法子呢？他們不久就要舉事了，他向我說，讓我忍耐一點，幾天以內就有好消息。』

慧也覺得有些惶急，喃喃自語地說：

『怎麼能讓他們不舉事才好……』

『誰有這個力量呢！』靜更嗚咽了。

『妹妹！你看見今天報上有一段事情沒有？』慧歪着頭想了半天：忽然這樣問。

『什麼？』

『一個偵探化裝混進匪巢裏，結果探出了多少事情，破獲了幾件大案子。』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靜莫名其妙的。慧沉吟了一下，堅決的說：

『我的意思，是讓你去告密!』

『那不是害了他麼?』靜坐起來失驚的問。

慧樸哧的一聲笑了，他一方面笑的妹妹這樣小孩子氣，一方面慢慢的給她解釋：

『我的意思，是讓你用他的名字，到衛戍司令部去報告，就說文伯當日所以要加入革命黨，完全是以偵察他們的形跡。現在時候到了，他又不得脫身，所以讓你替他去報告，這樣一來，不但沒有危險，恐怕還有好的希望呢?』

『但是文伯日後知道了怎麼辦呢?』靜如覺着這個方法是太離奇了，她胆怯地不敢去嘗試：

『妹妹!你既然要救他，便顧不了這麼許多，現在是一點不能讓他知道的，一知道什麼事都完了，至于日後呢……據我想來他現在是不過一時的朦朧，回頭明白過來，還要感激你哩!』慧如慷慨而又委婉的說：靜如的心神，完全被恐怖與疑難包圍了，她不知道究竟要怎樣去做，還是定定的等候危險的時候到來呢?還是聽她姊姊的話，去做這離奇的

事？她幾乎迷亂了，她只是發狂一般的憂急着，但是當她一想到「你既然要救他，便顧不得這許多」的話的時候，她奮然從牀上跳下來，就要向外走。

『你幹什麼去？』慧如一把拉住了她。

『我去……』

『假若文伯和他們一同拒捕怎麼辦？』

靜如立時呆住了。

『你不要忙，你先梳洗一下。我告訴你，你去可以這樣說。文伯恐怕黨人當場看出形跡，先要害了他，所以請特別派幾個兵士，一進門先擁着他上了汽車。送回家中，等到他回來！我們再勸他吧！』慧如微笑着。

靜如慢慢的梳洗完了，他望望日光滿室的屋宇，彷彿是在夢裏，一種空虛的悲哀，又突然襲在她的心裏，她只是拿着手帕頻頻拭淚。

『你快去吧！他們八點鐘就要開會呢？』慧如催促着。

她畏怯的心，終於被救文伯的心戰勝了，毅然

決然地向外走去，慧如望着她的背影兒漸漸消失了，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五)

暮雅在空際飛噪着，一個一個都漸漸尋得她棲宿的地方，夕陽早已隱藏在地平線下，灰黑的夜幕慢慢張開，將全世界都掩埋在黑暗裏，靜和慧呆呆地坐在房子裏，面對面相覷着，各人都像有一塊沉重的石頭壓在心頭，一句話也不說。強烈地燈光映照在她們的臉上，顯出一幅死灰般的神色。靜有時焦急地立起來，在地板上轉來踱去，倘若門外馳過一輛嗚嗚的汽車，她總是倉惶失措的側耳細聽，等到發現她的注意是無用了的時候，又似失望又似安慰地頹然坐下。這樣過了許久許久。夜色漸漸的深了。靜如忽然驚慌地問。

『他不至于一同被捕麼？』

『那裏有這樣的事，絕對不至于，你放心吧！』
慧強笑着安慰她的妹妹，但是她顯然也有些憂急了。她想據賀司令嘉獎的話看來，是不會有其他的

變故的，但是事實的變化，誰又料得定，安知文伯……

「砰！砰！砰！」外面驟然傳來一陣打門聲，她們不約而同的向外跑去，兩個兵士已竟扶着文伯進來，他像病人似的垂着頭，神志昏昏地，兩個眼睛半睜半閉。張媽在後面很詫異的跟着。那個帶着金邊帽子，穿着灰色衣服的人，將文伯扶在椅子上坐下，便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軍禮，轉身走了。

慧如趕忙倒了一杯茶遞在他的手裏，回頭看見張媽還在那裏驚疑地望着，她擺擺手讓她出去，張媽只得失意的走去。

他像在一個惡夢中似的，完全不知道這些事實都是怎樣地發生，怎樣地經過，昏天黑地的隨着別人掇弄，這時才慢慢地清醒了。張開眼睛四面望了望，才知道自己是真實地坐在家裏。

『這是怎麼一回事呵？』他驚疑地望望她們。靜如只是癡癡地靠着桌子上立着。

『妹丈！你現在才算脫險了，你安安靜靜的歇

一會吧!』慧如搶前說了幾句話。

『他們爲什麼不把我捕去呢?』他遲疑地問。

『靜妹費了多少苦心;才把你救出來呵!』

『什麼?』他茫然莫名其妙的問。

『要不是靜妹用你的名字去出首,恐怕你現在也和他們一同關在牢裏了,……現在好了,等着罷,不久恐怕還有好消息呢!』她很得意地說:靜如很憂急的望望她又望望文伯。

『什麼!你用我的名字去出首?!』他突地如怒獅一般的跳起來,一躍逼到靜如面前,眼睜睜地直望着她。他真料不到這樣偉大的計劃,劇烈的暴動,竟然會破壞在一個女子,——一個他最愛的女子的手裏。

靜如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只瑟縮的望着他兇惡的面孔。

『這也是不得已呀!』慧如急的分辯。

『你使我賣了黨,你使我負了社會!……』文伯氣憤得並不理會她的話,他只惡恨恨的向着靜如,

猛然掏出一個手槍，槍口直指着她的胸膛。慧如趕忙去攀他拿槍的手臂，他用力一擺，慧如踉踉跄跄倒在牀側。

靜如嚇得渾身戰慄，一步一步的向旁邊退縮，漸漸逼到牆角，她望望文伯佈滿了殺氣的臉，知道她自己是絕望了，只要他稍微將手指一動，她便要喪失了生命！

『我爲的是愛你呵！』她拚命地掙出一句話，滿面淚痕的望着文伯。

他像突然受了個意外的打擊，舉槍的手臂頹然無力的垂下去，面上立變了慘白的神色，失神的倒在椅子上。

『你爲的是愛我麼？咳，……我要你這盲目的愛情幹什麼用！』他無力地坐在椅子上，縐着眉頭只是嘆氣，他細想這事的經過，心裏充滿了憤鬱，憐惜悲哀，耳側似乎有一個粗暴的聲音在叫着「就是我的老子，我也要把他槍斃！」他想起了李桂生的話，不覺感覺着深刻的羞愧不安，他望望手裏黝

黑光亮的手槍，總是沒有勇氣把牠舉起。他又想到今天被捕的同志，銳利的自責的觀念使得他萬分的難堪，他覺着他簡直是一個非人的畜生，破壞團體的罪魁，他不能忍耐了，立起身便向外面走。

『你怎麼？……你向那裏去？……』靜如看見他這奇異的舉動，失驚地跑過來將他拉住。

『我去和他們一同死，』他簡捷的回答。靜如望望他的面孔，攀住他的臂膀，頭伏在他的懷只是哭泣，慧如也趕忙過來阻住他的去路，他看看她們，慘笑了一下：

『你們放開吧！我不去了，我也犯不着死在他們手裏，』她們放開了他，他仍舊回到原來的地方，猛然舉起手槍向着自己頭上砰然一下，舉動的快捷，使得她們來不及阻擋，在迷漫的烟霧裏，沉重的身體倒在地板上，手脚伸了幾伸，便直挺挺躺在那裏。

靜如突然被槍震得呆了，但是一轉瞬間她即現了這事是怎樣的結果，她哭叫了一聲，便暈倒那

文伯的身上。

一陣匆促的脚步聲，多少人奔了進來，只見了房子裏充滿了迷漫的烟霧，慧如跪在地上，哭着喚『妹妹！妹妹！……』

一九二八，三，三十日寫完。

勝利的微笑

六 竹

(上)

陽光透過柳樹，一點一點地在石砌的水砧上，水面上跳動。這是將近五月的一天午後，大家都已吃完了午飯，水砧上有三四個女人或女孩子，在洗碗。

一條很小的河，隱隱地躺着，睡眼迷離的望着旁邊的農村，現出溫柔而和愛的微笑。

近水砧的一段水裏，有許多小魚在爭着從碗裡洗下來的殘食。牠們非常胆小，是有意或者是無

(51)

意的，人底動作驚動了牠時，那黑色的魚脊，便變了無數銀光，牠們便翻身逃走了；但過了一回，又聚着一大羣了。這頑意兒，竟牽引了阿妹全部底注意。她立在河岸上，本來是無目的地來望她們洗碗的，現在她已忘了她們的存在，她所看見的，只是黑色的魚脊，銀光的閃爍了。被日光所晒出來的額部的汗，已把她蓬的短髮黏住，實在她也沒有覺到。

她們各人都帶了一只籃，把已洗好的碗，一起放在裏面。當福姑提了籃，正想走的時候，她忽然喊了出來：

——阿妹，爺回來了。……

大家抬頭看時一個三十多歲強壯的農夫在對河走來，肩上背着一只竹籃，解了紐的青布小衫，露出肌肉突出底胸膛。多量的汗珠，似着了油般的有些發亮。嘴裏哼着不清楚的山歌，脚步一搖一搖的，不大平穩。

當阿妹飛奔過去，迎她父親時，她們便低低地議論起來了。

——你看，他今天又吃了酒不成？恐怕是醉了
呢？

——老壽，氣力倒不小，可是喜歡吃酒？

——當然是吃醉了的，你看了他那樣子，還猜
不出嗎？你想，今天我的爺，和他一同到王莊的，吃
了一回酒，我爺就回來了，你看，他吃到現在才回來
呢！福姑說了這一句話後，大家再向老壽看着。

他拉了小妹的手，從籃裏拿一小包桂圓糖給
她吃。

——老壽，待兒女，要算好的了，你看他……

——本來，他又不是一個壞人。待阿妹的娘也
好，從來不給她鬧氣，他實在是一個好人，只可惜他
歡喜吃酒，有時吃醉了，還要闖禍……

——哦，他是的確不壞，只可惜他……

老壽等已走近水碓了，走過了，轉灣了，福姑
低低再說了一句，便提着籃回去了。

——你看，他確是醉了，酒味醞人得很。他的
面色……

——他醉了，老是闖禍，不知今天……。她們仍舊洗碗，最初是如此微慮，但過了一回，也沒有什麼了。

朝東開門的一間屋裏，一張舊的低桌上，放着一碗鹹菜，半碗吃剩下的魚……；飯籬裏盛着熱氣蒸騰的飯，這顯然是剛才燒好的樣子。

——你們也沒吃嗎，爲什麼這樣晚？

——因爲媽到王莊去繳了布，回來所以晚了！

……

父女兩人的話聲，把坐在灶下默思的她，叫了起來。她把衣角揩了揩未乾的淚痕，勉強裝着沒事般的走出來。

——你今天也到王莊的嗎？繳布，……多少錢，……他把小衫脫下，一面揩汗，一面問她。

她最初沒有回答，滿含着怨憤的兩眼，無力地望了望正在盛飯的女兒，阿妹。

當他向她細看，而又想發問時，她才吞吞吐吐的告訴他：

——一個錢也沒……有……

——阿，一個錢也沒有……。是不是你辛辛苦苦織了布，他們竟一個錢也不給……。他們有沒有放紗你，叫你下次再替他織……。嗎？一種驚異而不平的光，在他的兩眼裏蘊蓄着。但對於妻子的問話，仍很溫和的。

阿妹已把三碗飯都盛好了，眼睜睜的望着父母。雄鷄在門前啼了一下，隨即就走開了。

——他們也不肯，……無論如何也不要我織了……。妻說着，拿起衣角來揩她的淚！

——竟有這樣的事嗎？替他織了布，工錢也沒有；現在反而不肯放給我們了！……有這樣的事嗎？那末，……他們當我們做……。阿壽異常的興奮，舞手動脚的，叉了腰，立在門口，用勁地擡了一口痰。點點汗珠，在他十分發達的肌肉上迸流。

本來被她自卑而懦弱的情緒所抑壓的一切委屈與侮辱，現在又被他興奮的狀態，與有力的表示，引起了，並且刺激要利害得多。她哭了，發些不

可抑止的嗚咽。

——什麼？……這有什麼可以哭的呢！

聽了半天，阿妹也明白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了，便把最重要的一句話說了出來。

——爺，……一條包袱，……也被他們拿去了……。

這一句話，更觸怒了他，面上的血，流到像要迸出似的急速，他張大了眼睛問，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她告訴他，帶着嗚咽的哭聲告訴他。「我去的時候是很早的，而布莊上的先生，只管同年輕的姑娘打趣，我的布，他們總不看。等等心焦了，比我晚來的，多拿了紗回去了，而我還是眼睜睜的等着。後來我催了幾次，有個人才白了我一眼，把我的布從包袱裏打開了。他看也沒有細看，只眼望着別處道：——布太壞了，我們不收。——他再去查一下賬簿說我拿了紗已近一月光景，到現在來繳，太晚了。不收，他們一定不收，要叫我拿回來，還他原

紗。最後，我求了幾次，織布的人，也幫我說情，他們才收了。錢固然沒有的了，紗也不肯放的了；一條包袱，也被他們拿了去……

她略爲停了一停，再帶着哭聲說道：「實在我的布，也並不壞，一月長什麼呢！我看見有個姑娘，織得比我要壞得多呢！倒拿到二千銅錢，有一人欠了他四五十天了他們也沒有說什麼。實在呢，或者我催他們……他們要緊同姑娘打趣呢！……！」

——入他媽的……他當我們做什麼呢！他打趣……那般瞎眼的烏龜，先生什麼……，他竟如此的欺我們嗎？白替他織了，還不算，一條包袱，也拿去了！……那般狗賊，入他媽的。他叫你把布拿回來，……那你爲什麼要硬求他呢！拿來，拿來，他不要，我們落得受用，本來我們也沒有衣服穿呢！你不想想嗎？你替他們織十個布，是費了多少的力！因爲要養蠶，所以拿了來沒有識；到剛賣完了繭子，你便不顧身體的替他織了！老早起來，差不多織到半夜爲止。這些辛苦所得的是什麼呢？工錢？

一條包袱？那般賊烏龜，靠了幾個臭錢，開了一月布莊，便這樣的橫行不法，調戲女人，并且敲我們的竹槓。……固然，她們要多拿些錢，不得被他們去調戲，……像我們這樣，又是什麼呢。……

阿壽發怒的時候，白色的唾液，無定的向那邊噴射，兩手舞動得更加有勁，宛如敵人就在面前的一樣。火紅的眼睛，放射出勇敢而正義底光。

——阿妹娘，是不是一條包袱讓他拿了去，就算完了嗎？是不是他們不給工錢你，你也不响了嗎？……那末，你想想前十來天的時光，和氣力，做的是什麼呢！你說手酸，那爲什麼手酸的呢；你說腰痛，那爲什麼腰痛的呢！……哼，你那班賊烏龜，你敢當面欺我們嗎？……靠了幾個臭錢，你敢欺我們窮人嗎？……入你媽的……，布不要，你拿來……。

最初他用很悲慘的話，憐惜妻子；說到後來，不由得又憤怒起來，用勁的向桌子擊了一下，切細的鹹菜，從碗裏跳了出來。

——咳，發怒又有什麼用呢？阿妹爺，你多喝了酒，你是醉了！你還是吃了飯再講。你的話，那一個不知道呢！不過，有什麼辦法呢？他們有勢有錢，我們命苦的窮人，敢同他鬧嗎？實在他們有錢，有了錢便有了勢，一切都只是窮人受苦；即使我們有理，他們總是得勝的。命苦，天老爺註定了命苦的人，有什麼辦法呢！吃飯吧，包袱讓他拿去吧！工錢……譬比我們吃了一次藥……！

她低了頭，不住的揩眼淚；自己先坐了下來，溫和而微帶自卑地對她丈夫說。

——飯不吃！他們是什麼人？就是當朝皇帝，還有三分道理可講，他們是什麼人，他們竟這樣的欺我們嗎？……混帳，……我不怕他，我倒偏偏要去碰碰他。

他不等女人說話，便披上短衫，大踏步向外走。

她看見情形不對，連忙追出來，挽住了他的手臂，很誠懇的說：

——不要去，你去只有吃虧。況且你又喝醉了酒，怕要鬧出禍來了！窮人命苦，……你去碰也沒有用的……。

他扭脫她的手，很悲痛地回答。

——你被那般賊烏龜欺了，敲了竹槓，還不穀嗎？你怕他做什麼！一樣一個人，一切事有我在此，你怕什麼。不要阻止我，我的心上，好難過喲！……哼，那般賊烏龜……

像武士一般勇敢而堅決的他，她那裏能夠拉住呢；終究在她底脫手中，他很快的向王莊走去。

這聲響，驚動了許多鄰人，她們成羣的談論着，說布莊上的是如何如何的不好；說自己是「窮人嘴短，」一切都只是有錢人佔便宜；最後說醉了的老壽，不知要去鬧出什麼事來。

舊的低桌上，仍是那些東西，不過飯籮已沒有蒸騰的熱氣，桌子上多了些從碗裏跳出來的鹹菜。

阿妹倚在娘的旁邊，怔怔地望着為憤怒所燃燒着的他，一搖一搖地在對河奔走。

(下)

在王莊的東街，一列三間門面的布莊，朝南開着。同人差不多高的櫃台，佔了全室的一半。櫃台內坐着一個着長衫的管帳先生，其餘的是穿了白短衫，剪了很漂亮的髮的中年人——看布先生。

已經是午後一點半了，織布的人，還是很擁擠的站着。

這布莊裏的營業規程，是這樣的，他們有的是錢，買了多少洋紗，放給附近的農婦，因為織布是農婦唯一之工作，叫她們替他們織成了布，繳還他們，然後，他們發付工錢。啊，這工錢是他們高興，隨便說的。多也好，少也好，織布的人，是不許開口的。要是觸怒了他們，那末老壽娘子所受的待遇，便是明顯的例子了。

櫃台上堆了無數青色包袱所包的布，這時有個看布先生便不經意地，指着布問道：

——這是那個的布呢？

——啊，先生，是我的。我是從早上等到現在，

啊，肚皮也餓穿了。一個著着破到不能蔽肩的青小衫的老太婆，很高興地回答。乾枯的臉上，表出可憐的歡意。

老太婆驚奇了，最後簡直失望。看布先生祇向她釘了一眼，沒有把她的布打開來，他又在揚聲高喊了。

——這布是那一個的？

站在櫃前的織布人中間，突然騷動起來了；這騷動的結果，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捱近了櫃台，扭捏地回答：

——先生，我的。

白嫩的臉，發亮的短髮，疎疎地覆着前額；從白竹布的小衫裏，可以想像出一對微突的乳峯，一種極強烈的肉感，會叫你不自主地抖顫。

他向她飽看了一回，便笑迷迷的說道：

——好標緻的姑娘，……你的嗎！

他只是望好了她，似乎並未注意到在旁邊還有許多人焦灼着，並且監視着。

——啊，我看你那件衣衫，真漂亮呢！

當他右手伸到她胸部時，她漲紅了臉，連忙退了幾步。

——哈，好胆小啲！你怕我摸了你的乳頭不成。哼，我們看布先生，真是規矩不過的。……

這時女郎的面孔更紅了起來，無限的羞辱，憤怒，她把頭低了下來。

——先生，請你替我看吧！……她如此懇切的要求。

——看，看，看。你的，我那有不給先看的道理？哈哈！一切滑稽而輕薄的醜惡，盡情地在這句裏表現出來了。

——布織得不見得好；不過，哼，我看你面上，工錢大些吧，他神氣活現的向街上看了看，再把目光移到她身上。

「工錢！」這二字，對於她們是如何一種刺激呢！她差不多完全忘掉了，只笑嘻嘻地望好了他，好似很感激的樣子。

——哼，不要忘了我喲！看你面上，十個布，算了二千八百吧！

他向她再飄兩眼，然後轉過身去拿錢。

同時在櫃台的另一頭，也有位看布先生在看布。

——討厭，雪白的紗，偏偏給你織了，弄得這樣黃濁濁的。請問，這種布那個要呢！不收！

如果說得過分一些的話，看布先生簡直是凶惡到像一只野狼，眼珠突到幾乎落出來的樣子，如死人似的臉，鉄青而且呆板；像可以吃人的嘴裏，噴出白色的唾液來。

婦人抖顫了，呆了半天，才說了以下的話。

——實在，先生，我買不起好的麥粉，在漿的時候，就用了自己不好的麥粉，所以顏色有些黃了。……先生，你們行行好事，請收了吧，……實在我織這些布時，……真不知如何的費力呢！……因為，我是每天只吃一頓呢！……肚餓了，……還要織……。

不知趣的婦人，說到此地，莫明其妙的哭起來了，這更惱了看布先生，先生竟大怒了。

——哀什麼，替我滾蛋！誰叫你來替我們織的呢……說着，用力把她的布，都推下來。

正在這個時候，一聲粗暴而有力的叫喊，把全室的空氣，都鼓動起來。

他手裏拿了二千八百文錢，正想伸到她懷裏捏她乳頭時，也被那聲叫喊嚇住了，心上八八八地跳動。

凶惡到像野狼似的他，也因了這叫喊，臉上的表情，也有些驚奇而恐怕了。

第二聲叫喊又起了，接着櫃台上著了一拳；這些宛如晴天霹靂。

——哼，入你媽的，……你們這班賊烏龜又在調戲女人，欺窮人了！……你當着窮人都怕你們有錢有勢嗎？哼，偏要叫你們認認窮人程老壽的味兒……。

接着又是一拳，打在櫃台上。

——什麼，什麼……。櫃台裏的先生，都著了慌，因為他們是從未碰到如此勇敢的武士。

——哼，你們這班賊烏龜，逃麼？本來呢，你們是無法無天的了！從窮人上刮了許多錢，便敢胆大的摸女人的乳……。哼，你們這班沒面皮的賊烏龜！賊烏龜，我罵你，你敢凶嗎？來，來，你敢來嗎，我打你們一個半死！……

說着，野牛似的勇敢而力大的他，捋了捋手，差不多要趕到櫃裏去的樣子。

繳布人都很眼睜睜看着這位武士，一點聲息也沒有。

櫃台裏的先生們，面面相覷，嚇得有些莫明其妙；畢竟還是管帳先生年紀大些，便很小心的開了口。

——何必發怒呢？有話好說，老兄，你有什麼事要商量？……

老壽粗大的手伸出來時，管帳先生，嚇了一跳的退了下去。

——你還要詐不知道嗎！上半天，上半天；你們是幹了好事！我女人來織布，你非但不給工錢，反而把包袱也拿去了！你們這般沒良心的狗喇！你們也知道，女人織布，是如何的吃苦呢！爲什麼要自吃飽了肚子，白替你們織布，讓你們去發財呢！是不是多發了財，再開一爿布莊，多養一班沒良心的狗來害人呢！哼，你們連包袱也拿了去，哼你們的良心呢！你們弔膀子，調戲女人，試試看你們現在再來一下，包管頭也打開你們。……

血在他內部飛行，汗在他外面迸流，老壽簡直是狂漢了。

——你們以爲天下只有你們有錢人嗎？窮人，你們無論如何欺他，窮人總不敢來向你們鬧的嗎！哈哈，你們弄錯了，你們忘了窮人裏面還有程老壽呢！他是什麼也不怕。一切只要有理，何況于你們這般賊烏龜，沒良心的狗呢！……快些拿來，我底包袱，工錢，十個布，二千八百，我是剛才聽見的。拿來，拿來……你們不肯嗎？……好，我也不要

了……

說着，他咬緊了牙齒，從小衫袋裏掏出洋火來擦的一聲，他把燃着的洋火，向櫃台內丟去。

大家哄然，好像失火的樣子。

他們連忙踏熄了火互相說道：

——倒霉，今天碰到這個醉漢。把包袱還他吧，把銅錢給他吧，老實說，這班人最難弄，他們是不顧性命的呢！他却是醉了！……

——醉了嗎？放你媽的賊屁！你自己以為醒着嗎，無理的敲窮人的竹槓，無理的調戲女人！你自己以為醒着的嗎，放你媽的賊屁。你是否知道窮人的苦處，你是否知道，有大半的女人，是靠織布過活的呢！狗嘴落不出象牙，你們說工錢多少，便只好依你。否則，竟是一文也拿不到。你們為着要減少工錢，便說夢話似的冤枉人家：「太短，」，「織得太壞，」，「顏色不白」……你們是敲了窮人的竹槓，刮了窮人的心血……啊，你以為窮人們都如你們所想的那種怕你們嗎？哼，試試看……快拿來……

……。

說着又用力一拳，一脚，落在櫃台上。

爲着這個緣故，街上的人多聚在此地了，布莊口，站滿了觀衆。

實在是怕他，他那種勇敢而發狂的態度，那個不怕呢，何況那些看布先生……正心虛着呢！他們不敢不把包袱包了二千八百文，小心地放在櫃台上。

——哈哈，認識了我吧！拿來，你不敢不給我。

他回過頭來，看見許多織布人正望好了他，他再用力的喊着。

——你們怕他嗎？你們看，他們有的是錢，我們有的是氣力，有的是理，我們爲什麼要怕他呢！看吧，今天，到底是誰怕誰呢！

他的聲音有些啞了，然而他仍是很興奮着；走出去時，面上現着勝利的微笑，的確，他是勝利了！

原狀，還沒有恢復；觀衆仍是站在那兒，織布的人，也似忘了她們的存在；幾個看布先生……面

對面地互相談論。

——了不得，好利害的傢伙，不付工錢，拿住包袱，也是常有之事，碰到他真是第一次呢！……醉鬼……，還是如此的好；否則真不知要怎樣呢！……一根火柴……

勝利的微笑永永地在他臉上浮動。當他走出王莊不多路的時候，他聽見有人在喊他，細看時，原來是妻子呢！

她告訴他，他走了後，她是如何爲着醉了的丈夫擔憂，鬧出事來，却不是頑的。況且布莊裏又有錢又有勢，窮人去總是吃虧的，她在家中，坐了一回，覺得很不安，所以追了上來。因爲從各方面想來，工錢，包袱，總算小事呢！

他沒有說話，把包袱，以及二千八百錢給了她，臉上浮着勝利的微笑。

- 七,五,廿三,夜無錫。

孤 獨

他近來越發的孤獨了，簡直變成一個大自然的寵兒；世人與他中間，介隔着一壁很牢固的屏障。

當薄霧濛濛的殘照裏，他必沿着楊槐成陰的夾道信步馳去，一直到僻靜無人的地方，斜倚着那極古怪的樹幹，呆呆地瞪視着堤下的溪流，很久很久的……在他那縹緲的心境中，似覺有許多起伏無定的皺痕；然而，却像那案無頭緒的絲棼！後來，暮雅「呀呀」的狂叫起來了，才驚破他的迷夢，於是長

吁一聲：“Oh, wilderness were paradise enow!”
從眼眶中淌出幾行清泪；其實他自己也不很明白
這到底爲甚？！

他覺得在這個寧靜的陰林中，蘊藏有永恆的
生趣，所以整日的他祇是盤桓在這個所在，天水相
映的回光，直射在他那清瘦呈蒼白色的面上；越襯
得他的形色慘淡。他手中常握着一冊 Rubalyat
of omer Khayyam，一看到下面幾段——

With me along the strip of Herbage strown.
That just divides the desert from the sown,
Where name of slave and sultan is forgot—
And peace to mahmud on his golden Throne!

A Book of Verses underneath the Bough,
A jug of wine, a Loaf of Bread-and Thou
Beside me singing in the wilderness—
Ah, wilderness were Paradise enow!

Some for the Glories of This world; and some
Sigh for the Prophet's Paradise to come;
Sh, take the Cash, and let the Credit go,
Nor heed the rumble of a distant Drum!

Look to the blowing Rose about us—“Lo,
“Laughing”, she says, “into the world I blow,
“At once the silken tassll of my Purse
“Tear, and its Treasure no the Garden
throw.”

他一定高聲歌吟好幾番，直到後來他仰空長嘯了！隱約中似乎那儲滿白雲的太空，站立着一個絕美的「愛之神」，正背弓搭箭不斷的在那兒跳舞，從蘋果色的裙角處，有時呈露她的白嫩的肌膚；那悠久無窮的大自然，也隨跟着向他點頭。他回顧四周的草木，也正默默的向他微笑。他樂極了！毫無忌憚的開口吟道——

身比黃花霜露侵，精靈難味費追尋！
青琴絕調原誰曉？綠醅澆愁且自斟。
終古常新惟皎日，永恆爲侶是陰林。
有閑時送烟波逝，細數濛濛簿霧沉。

往復的念誦着。後來，他覺得心中蘊結的煩惱在此大自然中澆盡了，任情的狂笑了一番。從草地上拾起他近來不離片刻的侶伴——酒廬，向着樹梢的歸宿鳥高呼道：

——呵！鳥呀！能來和我「浮一大白」嗎？

從他的清瘦呈蒼白色的臉上，滿浮着適意的神情；不一忽他竟至沉醉橫倒在蓼草上。據他的體魄說來，似乎不應該這樣的戕殺，但是……

他近來越發消瘦得可憐了。

在他的早熟性情中，留下一個難以自範的罪過，縱在事後有無限的懊悔，但這祇是暫時的，對於他那浪漫性情是常失了效能。每當一番刺激後，

那種難以自範的罪過，越發的重犯了。

學校裏的功課，不用說他感覺得像咀蠟似的，近來也少有去上堂了；也許在那主要課程時去一趟，然而，在他奇疑擁塞的心境中，總會有不明其妙的感覺，——教授的鼓勵話，同學們閃爍的眼光，他總認為是專在指責他，猥褻他，……終於使他的兩頰發赤了，於是不得不匆忙低下頭去。他的心靈奔越了，正如飛雲逝電一般的；好容易等到「噹，噹」一聲一聲的下堂鐘響了，他正如死囚一般從不幸中獲得自由，連教授退堂的一刻他都等不得，匆忙的跑出學校去。

他跑得氣喘了，額上的汗珠，恰同雨點一般的滴下；像天堂似的陰林，又有了他的呼吸，從脇下取出儲書的皮夾，撲的一聲摔在地面：「撈什子，撈什子！」他這樣的罵了一陣，似乎才能夠雪去適間的恥辱。

暮煙又籠罩下來了。淡淡無雲的天堂，已糝糊着幾點疎星，那夜正是上弦時節，他期望着有一彎

新月呈現，但仍舊是霧煙濃重，把四周都變成陰霾森嚴了，祇有——習習的涼風吹着，唧唧的虫聲嚷着，他不禁仰空高叫道：——

娟娟的新月，你正是——

愛神般的柔美，

詩人般的恬靜，

處女般的嫵媚，

清風爲你蕩漾着；

蓼草爲你跳舞着，

蟋蟀爲你歌唱着，

.....

這一幅自然的美景，總須你

皎潔的照澈才有幽趣！

從淒涼風裏傳播來陣陣笑語，刺激到他那敏銳的神經，陡然感覺着很奇怪似的，於是，他匆忙的屈下身子躲藏在大大可數抱樹幹後；那笑語越發的切近了，走過了兩個黑影，他更注意了；注意到那倆的談話：

——我真等得有些不耐煩了！

——像這樣的黑夜我都偷着出來，你還不耐煩嗎？況且太太剛出門呢！一種嬌嗔似的說。

——你怎末又生氣了？

——看是誰個先生氣哩！

——好！我給你陪個不是。說着便跪了下來。

——沒有見過你這樣不值錢的舉動，誰希罕？家中還有事體呢！說着撲的笑了。

——我的愛呵！……

接吻聲，解衣聲，……連續不斷的響着。接着又是一陣氣喘喘的談話：

——你，……你……你快一點，恐怕有人來看見不好！

——我 ……我……我曉得，一忽兒便好了！

談話倒是模糊了，那喘氣的聲息却越發的急促了；地面上落葉有時也息索息索的響着，過了一陣，一切纔歸沉寂。

他的心情緊張到十二分了，四肢已顫抖着；直

到後來那倆去後，他才緩緩的回復些來，恰好蛾眉般的新月呈現在她那終古常恆的軌道上，從樹枝疎縫處映照到他的面上，那種清瘦呈蒼白的臉色更加難看了，他於是匆忙的跑回宿舍，卸去外衣，蒙着頭便睡去；直到第二天午前十點時候，他才醒來，然而仍是懶懶的。

在一抹斜陽裏，他感覺頭重得很，順手在書架上取出了一部「十三經」斜倚牀頭，一陣的亂翻，後來，他看見了「邶風，式微章，」便高聲讀道：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他不禁恨恨地將書拋在一邊，「像你這樣意志淺薄的低能兒，像你這樣孤僻成性的白癡，……你能夠回到那兒去？故園？是回去不得的！你那愛惡等差的父母誠然能從天性中來曲諒你，但那些目不識丁祇知讀書當做官的鄉黨，恐怕不能歡迎你這落伍還鄉的人罷！？也許還得蔑視你呢！…」他一

陣亂想，直到淌下數行清泪。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最能回憶他兒時到去年來的生活，最難忘的是在Y.T.小學最末的一年；他認定在他的生命史上最可紀念的一回事。

那年他正十四歲。一個奇冷森嚴的冬夜，他夢見他的女友蓮妹，從極樂歡怡中一驚醒來，駭得他不敢則聲，肢體軟弱得來像患過劇病似；第二天他仍感覺得十分疲乏，在下課之後，祇得蒙頭便睡。

Y.T.學是W鎮商辦的，校址便在鎮上；他的父親是Y.T.小學的名譽校長，所以他領受些特別待遇。他的寢室外，正是蓮妹家的後壩，一開窗牖，他們便可以對面談話，因此，從他倆相識以後，却常常把這個窗牖當着門戶。

在一個星月燦爛的秋夜，她在窗下悄悄的叫道：「鷓哥鷓哥！」他匆忙的開了窗牖去問她：「什麼事？蓮妹！」她不斷的招手叫他過去，他便一跳的立在她的面前，熱烈地接吻一番，携手坐在那株柏樹

下：

——鷗哥！像這樣的月夜真個難得的呵！

——是的！你父母哪？

——媽媽，到外婆家裏去了。爸爸，又賭錢去了，不知道今晚回家不回家？

——你一個人不害怕嗎？

——小妹妹沒有同媽去；現在她已經睡了。

——妹妹，你今天讀英文沒有？

——英文嗎？她抿着口嘻嘻的笑了。

——笑甚麼？笑甚麼？他用手摟着她的腰。

——……嘻！嘻！嘻！她用手在腰間亂撥。

——你不對我說是不饒你的。

——鷗哥！我說！我說！……

——那末，你說罷！他放鬆了手，一面她理清亂髮。

——……她仍然的笑着。

還不說，我這次可不能饒你了。說着便伸手去抱她。

——不要忙！我說便得了。……我問你：W ……她又發笑了。

——快說！快說！他很急迫的催促她。

——Wife, 是什樣讀法？是甚麼意思？

——呵Wife, ……他也不禁的笑了。

——喂！甚麼意思？快說！快說！她撒嬌的說着。

——你便是我的……

——我便是你的甚麼？

——你……你便是我的……Wife!

——你又罵人了！她擺脫了他握着的手，直挺挺的在一旁立着。

——蓮妹，不要生氣！他走去溫柔的慰貼她。

——人家認真問你，你偏要這樣的俏皮。

——我告訴你說：Wife譯成國語，便是「妻。」

——真是「妻」嗎？她恍有所觸的。

——誰還騙你呢！

她氣忿忿地走開了，他連聲吶着，但她仍舊不

回頭的去了；他覺得太沒趣，沉悶了好一會才從窗牖上翻了回來。

大約有三天沒有和她會面了，他便寫好一張紙條，好容易一直等到第三天的午後，她才從窗下經過，他便叫了她好幾聲，才把那寫好的紙條遞給她：

「我親愛親愛的蓮妹：

請你恕饒我的唐突！不過我們的感情也到這個地步，總希望能夠永遠的不分離！不曉得你也有一樣的想望不？

我有好幾天不看見你了！心中的難受，我實在不能夠寫得出來；你生氣爲的是什麼？請告訴我！

愛你的鷗哥白。]

她反覆的看過兩三遍，直到她的兩頰緋紅了；她想：「那些管閑事的人太可惡了！本來我同鷗哥是很好的伴侶，能夠永久的常在一道豈不是好？但事實上恐怕有些辦不到！我們的父母怎能夠知道

子女的心事；然而，謠言已在醞釀了，恐怕對於我們的將來有絕大的障礙罷！……他始終沒有說我甚麼，我又何苦這樣的不理他呢？」經過一陣亂想，才寫了一封信去回覆他：

「我親親愛愛的鷗哥：

我討厭的是那些愛「管閑事」的人們！我又埋怨那些不明瞭子女的心事的父母！我真不敢預料我們的將來呵！

現在，我們事實上還沒有甚麼，但也有了「我是你的Wife」的話了。假如一傳到我們父母的耳內，我們將是怎樣的危險呵！？

你和我都有同一的希望，但我們有勇氣去和那尊嚴的父母反抗嗎？

我總希望你能夠永遠努力的向上，到了相當的時間，這個問題也能彀解決了。敬祝你努力！

你的愛蓮妹白。」

他倆的春夢越發增進了。

無情的時間却伴着殘酷的誹語一般的促進，

他倆的父母也加勁的防範了！直到離別前的一個深夜，他倆纔湊巧聚會了一次，在那時同感着茫茫的前途，并不可期的後會，於是，互抱着，痛哭着……以至于忘形的哭喊着，驚醒了她那也會入夢的嚴厲的父母，即立刻在他倆的面前，用着很嚴厲的嚷道：

——你這樣少教訓的東西，竟敢深夜鑽入處女閨闈，明天去和你父親說理去。又回頭狠狠罵着她道：

——我王門幾代的清德，都被你這小蠢貨玷辱了！說着便逼迫他馬上離去。

他對於謾罵和猥褻都很漠然，似覺對他毫無所謂。但他一眼看見她那種毫無勇氣而低頭啜泣的神情不禁心酸淌出了汪汪的眼泪！

那腐敗不堪的W鎮，關於這種真摯的愛，是絕無僅有的，到第二天便成了奇特的新聞，竟傳遍了全鎮，誹議的，冷笑的，謾罵的……真個不一而足呵！

暑期到來，他受過畢業考試以後，便解纜歸去了。可憐他倆遠隔百里却同一的受家庭桎梏！

光陰真如電逝一般的快呵！他家居又是半年了。這個時期中，他的行動純然是受了舊禮教束縛的；那種使他感受着十分沉悶而不堪的束縛，竟把他擠到極淒涼的地方，久而久之，他的心情上也有了孤獨的雛形。

他的祖母是最鍾愛他的，覺得他沉悶得十分的可憐，纔同一位三世交好的四公公合辦了一所私塾，這私塾裏的同學當然是他兩家的兒童佔大多數。

翠姑是四公公的大孫女，本來和他從小便在一道玩的，因為他離家讀書去了三年，兩間的感情，也便冷淡得多了。不過翠姑比他大四歲呢！對於一切，比較他要明白的多；她知道他在W鎮的經過，她明白他近來苦悶的原由，她深曉他生來的性格，……于是，暗暗的設計引誘他。他似乎也覺察她的用意，然而，因為兩地相思蓮妹的關係也不免

有些漠然。

但她卻不因爲他的漠然便阻止了她的想望，有時還得加勁的和他親密——她見着他沉悶的時候，便從書內夾帶一個紙條去問他：

「你爲甚麼又這樣的沈悶呢？那遠隔百里的愛人兒，恐怕沒有象你這樣的相思罷！？世間的美人多着呢！不要白操心呵。……」

他在初祇以爲她是在勸勉，後來，據她的形跡看來，似乎還得加增一點；苦悶深沉和理智淺薄的他，終于沉溺在她的騙術中了。

梅鎮的風俗，凡是有世交關係的人家，在新年頭上是互相走着玩兒的，翠姑因爲在那年的夏季便要出閨，也就來到他的家玩了好些日子；在已逝的一年中，他們也有了相當的感情，到現在獲得這樣可以親近的機會，她便實行引誘他了。

在他早熟的性情中，對於性的要求也是特別的渴望的；他似乎已忘却了一切，親密的去接近她。

有一次他從宴會歸去，裝作了酒醉的模樣，一個人躺在他的書房裏臥榻上，經過他的祖母斥命無論何人不得去擾他以後，他心裏委實地欣慰了。大約到了黃昏時分她悄悄的走到他的牀沿，用手摸着他的頭說：

——你真醉了嗎？

他揭開被蓋，緊緊的握着他的手微微的笑道：

——我是假醉的。騙家裏的人呢！

——她們有的在鬥牌，有的在談天。

——你怎末能夠一人到我這兒來咧？

——我騙她們說：「我的那種東西來了！」

所以才得脫身呢？

——你的什麼東西來了？

她祇是抿着嘴笑了，重重的捏了他的手一下，「我要去了……」他又怎能讓她走呢？但她……大約在一刻鐘後，她纔整好衣裙去了。

他率性裝了好幾天病，但他的面色却已清瘦得多了，據醫生診斷說是「腎虛；」他的祖母，伯母，

母親，都詫異起來了，大約又經過了三天，他們兩間的舉止已被他的母親看出了破綻。

自從有了破綻以後，她也感覺得有些不適。敗興的回家去了。但他呢？她也似乎顧不及的；然而，舊禮教的桎梏越發的鋼禁到他的身上。

他那遠在省城被公幹羈絆的父親，從知道這惡消息後，便主張立地叫他到省就學；但他的祖母以為這樣還是不能維繫他的心，根本底方法，還是解決了婚姻問題，所以便在那年底冬天，他毫無感覺的喪失了一己的自由和幸福，竟負有丈夫的名義了。

「我怎末會同一個素不相識的女人發生關係呢？」他從經過牲口式的結婚後，常常這樣的自問着。其實他那馴服性根過于深埋了，至于毫無抵抗的，在那結婚成禮的時候，他的精神頹喪到了十分，簡直像麻木似的；假如有人向他問及婚姻一事，他總是瞠目的說不出話來，祇是長歎幾口氣！

大約是在中學的三年級罷。那時的C城，正是

新文化運動澎湃的時代，他也是同志一員，經過了相當的薰陶，很明白從努力奮鬥中可以獲得最後的幸福；於是，他很果毅的，勇往的，向他的父母述盡了他的精神上所感受的苦痛，並擬定了最後的辦法。他的父親倒像明白他的兒子的苦痛，准許了他的兒子的要求；他的母親呢？論說她應當給予她兒子的最後幸福，因為她比較還得知道她兒子對婚姻感受着極端不滿；但拘泥到她兒子將成為舊禮教的叛徒，便竭力的阻止，以致于向着她的兒子啜泣。這樣的束縛，他祇好飲泣吞聲的忍耐着，那孤獨的心情便一天增進一天了。

在他未滿二十一歲的暑天也在中學畢業了，升學問題又反復的醞釀着，後來，他果離別家庭去到北京，他曾經歡欣地告訴他的朋友說：「苦悶的生涯，將從此消失了！」

他的心靈是怎樣的漾動呵？當他看見那些幢幢愛侶的情影。在抵京半載後，他已結識了湘琴，她的容貌實在是十分的婀娜，那秋水般的明眸，蘋

果色的兩頰，深淺合度的笑渦，瓠犀般的細齒，濃淡入時的衣裙，……在在都可引人迷醉！他真忘却了人間的苦痛，以為在不遠的將來，能獲得最後的幸福，光明燦爛的景境，定能呈現在他的小小家庭裏。

最可使他興奮的是考上了大學。他常常悄自歡欣道：「我既有了資格，便可多向家庭討錢，有了錢我便可以任意了；她的需要，我當使她感受得相當的滿意；一到她有了相當的表示的時候，我便向家庭提出要求，這光明燦爛的將來呵！……」確實的，他在那個時期中，也曾向家庭略述他的志願，一面還痛陳他已往的苦痛，非向他的名義Wife離脫不可。他的父母是怎樣失望呵！從得到他的不倫的論調。於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夫婦乃五倫之一……」的話說得來淋漓盡致，并申言「如不力改前非，將從此斷絕關係……」他對於這種警告，似覺得對他不關緊要，也許還認作是一般家庭對子女常有的恐駭；便寫了一封長到萬言的辯護書，

從此以後，他便陷入了窮迫景況了！家庭快有四月不來一信，他被生活逼迫得來沒法，才向朋友借貸，然而，終使他感受到無窮炎涼！他說：「家庭尚是這樣，還說朋友！」那玲瓏般的湘琴，自然也是漸漸疏遠，後來，簡直絕跡了。

直到後來他的祖母臥病的時候，他的父母纔給他兌款來叫他回家。

這樣窮窶的生活，在他生命史上這算是第一次，縱然是精神上受了極大的打擊，但他也看破了冷暖的人情，直逼得他低頭向着無人跡的地方走去。

他在他的祖母辭世後的八個月才得回家，一坯塋土，塊然孤存，縱洒盡他的滿腔酸淚，也難澆洗他未能奔喪的罪過！

後來，經過了無限的周折，他又得重行到京；在地久別的心情中，總感覺到一般朋友對他的熱情，「這是我心理的變態罷！」他悄自的問道。

他的心情確實變得多了。從重行到京後，比較得十分勤謹；他這個消息傳遞到他的家庭以後，他的父母對他的信仰心也就復活了。他領受的家庭底優遇真是一天豐似一天。

大約又是一年半了。在過程中他用盡白熱的心腸，終未獲到有相當的代價，有時也還聽得一二句多事的批評；他灰心了，他的心真如死灰一般的冷了。他的眼臉外似乎蒙上了種種不同形不同色的鏡片，他的視線也便不稍停滯的變動，在他視線所及的，除了鬼頭鬼臉，菱形矩形以外，他似乎沒有看見多的可以成人形的。在他的厭棄的心情中，有時也發出一陣的苦笑，從苦笑中挾帶幾句詛咒聲：「如此世界！如此世界！」

他那孤獨的性根又在萌芽了。在多番考慮後，抱定一個「人不我與，我不與人」的主義。他的生活便一天天的單調起來了，性的煩燥也成爲那時他的心中問題，那種難以自範的罪過，勃興得了不得。

功課是沒有精神去理牠的。那時正是「麥秋」時節，「士女如雲」的 C 園中，常常有了他的形踪，他照例是坐在柏斯馨的門前的第二桌上，看見了那踱來踱去的時髦的神女，心情是怎樣的蕩漾呵！他有時看看自己的衣冠，有時也摸摸袋裏的錢夾，他不禁喃喃自語道：「衣冠縱然是舊一點也可對付；好在我的錢袋中有的是錢？率性的浪漫一番罷！怕些什麼？」他的態度也失常了，面上的顏色，由緋紅而青黃，而灰白……呆呆的凝視了好一忽；即到隔桌呼伙計的狂擊茶壺蓋的噹噹響聲，他才從迷夢中甦醒回來。

他覺得肚中有些饑餓了，照例的已狂擊了一陣茶壺蓋，正在這個當口，從他的面前踱過一個妙齡的神女，她見着他那個呼人不到的焦灼的神情，便向他微微的笑了一笑，他縱然內心有些不安，也不願她那一笑落空，於是，抿嘴報了她一笑；她臨去的嫣然一笑呵，直引得他心神迷醉，瞪視着她珊瑚的踱去。

——先生，要甚麼？伙計恭謹的問着。

他回頭一見那伙計的說情，似乎有些鄙棄他瀟灑的行爲，於是，忿忿的說：

——爲什麼老叫不來，像這樣還成嗎？

——對不住！先生，你要甚麼？那伙計表現一種很匆忙的說着。

——給我要碟加利餃，一碗奶湯魚唇。

大約也是黃昏時分，在無意中看見了同級的C君，他於是高聲吶道：

——Mr. C，好幾天不見面了，你好？

——是的。你這幾天到那兒去了？老是不見你上堂。

——我這幾天病了，所以沒有到學校裏來。

——害什麼病？恐怕是……

——喂，不要瞎說！你這幾天出去「白相」沒有？

——昨夜還出去來。你爲甚問及這個話？

——沒有什麼！他的面色緋紅了。

——你，……你，……你患着什麼心病？還不對我實說！

——……他的呼吸急促了。

——好朋友，有話儘管說。

——不是的，……我近來性的要求太煩燥了。

——我說有甚麼了不得的事。你那個那玩意兒還在幹不？你的面色蒼白得多了。依我說到不如出去「白相」一番，遇着有適意的……

——「白相」我是願意的；不過我不懂得那裏面的手續。

——這個容易。回頭我們便去罷！你暫時在這裏等我一下，我去邀那面的幾個朋友一同去。

他心中軋軋的跳動，似乎將有絕大的危險，呈現在他的面前，然而，那燈光閃人和腳鈴震響的包車已載上他往那個任人「白相」的所在去了。

經過學年考試以後，他越發的浪漫了。他心中最愛的是春豔院的七姑娘，在沉迷最深的時候，似乎一切他也顧及不到。那時京城如連鎖不斷的新

聞，便是某班某姑娘出石老娘胡同的局票，其中以七姑娘的局票佔最多數，然而，所感到的苦痛已同樣的增加了！她曾經向他哭述：

——我看人生最苦的也沒過操我們這個生涯；譬如說客人的局票來時，便在深更夜靜，也得應票前去；不知道我的命爲甚這樣的苦？偏偏遇着一個魔王大帥，錢是沒有，局票是要叫的，我整整的有了五天不成睡覺了。她幽幽的說着。

——你們這個生涯，倒是比較得苦；不過你說那位魔王大帥不給你們錢，我倒有些不信呢！

——錢是照例給的，不過是幾十張軍用票，折扣下來也值不得幾個錢，總得要熬更守夜事奉惟謹呢！

——軍閥的性格本來便是橫暴的。說到銀錢一層，除了盡量剝削以外，還知道有拿去幹公益事嗎？但對於你們的報效，我想是不會少的；我聽說他還有納你做姨太太的想望呢！

——他的小老婆還少嗎？大約總有二三十個，

無論如何我是不會從良給他的，說到錢嗎？我同他的交往也快要二月了，統計得到的也不過五百塊錢軍用票，這又值得什麼？但我實際上却疎遠了一般客人了！……你看再過五天，「宣卷」的時期又到了，這三夜的「花頭」，連一個都沒有人幫我的忙呢！掉了體面不說，還有「阿姨」那頭威勢才叫人真難受呵！她說着便哭起來了。

——老七，你何苦這樣呢？等到「宣卷」期來，我給你做個「花頭」得了。他摟抱着她的腰說。

——祇要你能夠幫我的忙，那就再好沒有了。她抑止咽聲。

他用她從前給他的那塊印度綢的手絹給她拭乾了淚，又慰貼她一番。接着外面又吶喊「見客」！她才理了頭面珊瑚的出去。不一忽她同她的「阿姨」笑嘻嘻進屋來了，連三帶四的說許多溫承話，直把他說得來無話可說，他把她摟在懷中熱烈的吻了一番。後來，他接到朋友的電話約他上紫五姑娘處，才慢慢的別去，然而，他的心中仍感覺得依

戀難捨。剛到紫五處白格同弓長便從床沿上跳將下來把他拖着，用勁往床上一推同聲嚷道；

——你竟敢悄悄地一人去尋你的情人呢；該罰！該罰！

——我當然受罰，再等五天，定請你們上她的班裏吃酒呢！

——怎末說？她要你給她擺酒嗎？白格陡然摔去他唇邊將吸完的香烟問着。

——是的，我也願意給她幫襯一下。

——有條件沒有？耽心受她騙呵！弓長很耽心的說。

——反正我已經答應她了；到時候請你們一同來罷！

說到此地，紫五已隨着那「見客」的沉靜聲息一跳進屋來了。

——金老爺！對不起得很。說着便坐床沿上。他用勁將她摟在懷裏：

——小寶寶！小寶寶！說着吻了她一下又回頭

笑着道：

——弓長，你可不要喝醋呵！

說着大家都笑了，在溫軟的妓女屋中，光陰真象電逝一般的快！他們覺得屋外都靜悄悄的，才定神看看手錶，已到午前一點三刻，不約而同的叫一聲「去」才各自分散了。

到了他給老七擺酒的那一夜，釵環爭妍，哀絲豪竹，從九點起一直鬧到半夜，足足的有三個鐘頭。他等待那些朋友的姑娘去後，才叫老七買了兩塊洋的大煙緩緩的吸着，不一忽祇賸下白格米爾和他三人，老七便向米爾說：

——金老爺今夜有了沒有？

——你問他幹麼？米爾將她摟在膝上，佯作酒醉的問着。

——缺德鬼！……她撲的一聲笑了。

——你單留金老爺嗎，還連我都一道留呢？

——明朝請你用中飯罷，有特別好菜呢！

米爾知道吃了虧，用勁的捏她的小小乳頭，她

一面笑着，一面告饒；白格才離開床沿來給他們和解。米爾便將適才問他的話向伯格說了，伯格便笑嘻嘻的向老七說道：

——老七，這個媒我一定給你做好，不過你的謝媒的禮物呢？……你願意，便把我背到床上去。說着便將雙手伏上她的兩肩。

伯格被背到床上，當老七離開後，便把老七留夜的意思告給了他；他碍不過朋友的人情，結底承担了。但他一看時間尚早咧！於是，他促伯格到英二處去一趟；英二剛洗完澡，着一件狼簿的臥衣，他也不顧伯格願意不願意，便把她撲着狂探，英二連聲吶喊：「缺德鬼！缺德鬼！」一面告饒，他才將她放了。又坐了一忽，英二橫順都要留宿伯格；後來，他同米爾才別了去。大約到午前二鐘，他才一人走上老七的屋裏去，暢適的宿了一宵。

他沉淪在溫柔的妓女的術中，越發的不知道振作了。在他那失戀的心情中，認為可以藉此消磨一切苦悶。大約又有三禮拜罷，老七的班裏又說是

「開市」了，她不客氣的向他要求一場牌；他的心中忽然感覺到妓女的無情，想了一個適當方法，貓貓虎虎的便將此事推却了。然而，那種冷酷的面孔，直逼得他不能久留，悶悶的約了同去的幾個朋友突然離去。連鎖不斷的又逛了三五家，若遇朋友的姑娘問及老七，在他神經過敏的腦中，總認為是有意猥褻他，祇是搖頭漲紅了面不則一聲。

來，他們都各走一途了。他在那 C 門大街的馬路上踱來踱去，靜悄悄的四周，愈逼得他的心情縹緲，覺得人世上沒有一事足以慰安他的！已逝的熱情，今夜的冷酷，都是幾個金錢從中作祟「金錢啣！金錢啣！假如一朝如泉湧一樣的，來到我的手裏，我一定盡力的殘踏你呢！你那些祇知道愛錢如命的財奴，縱有一朝我要雪你對我的恥辱呵！……」他一面走着一面喃喃的自語着。

第二早晨，他起牀後感覺得十分的無聊，昨夜所遭的那種冷酷的面孔又呈浮在他的眼臉，他懺悔了，發誓的不去「白相」了！在他的「白相」成性的

心情中，縱不時爲性的要來急迫所衝動；然而，他願意重犯他那難以自範的罪過。

正在苦悶的當口，他父親來了一封信責斥他的行爲的書信，并說出經濟斷絕的話；從此他的生涯一天緊迫一天了。直到「秋節」以後，他陷落到窘困十分的境地，不得不出去向人借貸，然而，他所獲得的祇是一些縹緲！在受了一番激刺後，他總得自詛咒道：

——像你這樣爲衆所棄的蠢笨貨，你還有臉去和別人交往嗎？若果你吃飯的能力都沒有，頂好你去自殺了罷！不要多在人前掉臉面了！！

他所有的財產祇有那衣箱內比較齊整華麗的五件單衫了！他一口氣從箱裏抓出來摔在床上！忿忿的說：

——我也不配穿你了，當了罷！……當了又能有多少呢？將來又那兒有錢贖取呢？……賣了罷！賣了罷！知有今日，當初何必要這樣的東西？！……

他不禁淌出了幾行清淚，又注意瞪眼看着那

將要出賣的衣衫；後來，他用了一張花布包單將牠裹好，長歎了一口氣，才慢慢夾了出去。

C 門大街的估衣舖，他也發見了好幾家，但一走到門前，他的心中總是轆轤的亂動，清瘦呈花白色的臉上也起了一陣紅霞，他偷眼望望四周，心中自忖：「她們該不會有這樣的湊巧看見我在此地賣衣服罷?!……」他的心情越緊張，便越發的難以自決；他踱來踱去的走遍了馬路西邊的街道，到了最末一家估衣舖，他看看那舖的夥計正在向他冷笑，隱隱中似乎在批評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他越發的膽怯了：「未必他知道我已往的事跡嗎？」他一陣亂想。結底祇好穿過馬路走到東邊的街道，大約又過了好幾家，他才立了一忽，「怕什麼？爲的是我的生活。」他才幾步踏進了一家舖門，那伙計打量了他一下：

——幹麼？不急不徐的問着。

——賣衣服！他忿忿的將一包衣服摔在櫃上。

——什麼衣服？有多少件？那伙計一面說着，

一面開了包單，一件一件的數着。

——你數一數罷！

——總五件。要賣多少錢？

——你說！

——讓我細細的看一下。說着便一件一件的細看。

他心中真如箭穿一般，這樣的恥辱，在他的生命史上實在是從來沒有的；他幾次想隻身跑出舖去，然而，肚中尚饑餓着呢！好一忽兒那伙計才開口道：

——都是些舊貨。

——你要不要？乾脆點！

——要賣多少錢？

——十塊洋錢一件。

——不成！不成！值不了這樣多。

——那末，你的意思呢？

——我祇出五塊錢一件。

——五塊錢一件嗎？縫起來要值百十塊洋呢！

——不能說原來的價值呢！每件再添半塊洋錢罷。

——你給我包起來。

——未必你不賣嗎？……總共給你三十元錢好了。

他看看那五件新舊參半的衣衫，想想那瞬刻即到的縹緲的前途，也不禁悄自心酸！那伙計又催促的說：

——賣了罷！三十塊現洋錢。

——……依你的罷！他長歎了一口氣。他左手握着一張空無所有的花布包單，右手摩摩適才賣衣服得來的三十元錢，縱然知道暫時可以維持他的生活，然而，適間的——切恥辱，又迫得他難以排解了！即到一個高而且大的伙計來問他時，他從才迷惘中甦醒過來；但不一忽兒他的心靈又奔越了，在大嚼大飲之後，他便高聲歌吟起來了：

——五花馬，千金裘，侍兒將去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

——先生，你要甚麼？

他定一定神，便叫那伙計算了賬目，醺醺的走出了酒店；喃喃自語的走回了宿舍。……

「現在我的行爲，足夠洗滌我從前污點了嗎？但是家庭仍然是這樣的漠然，朋友們仍舊是這樣的蔑視！我還有甚麼方法呢！祇好本着我的性格去幹罷！……」

他一想到此地，心情緊張到十分了！映照半窗的新月，也由淡淡而終於模糊了；窗前唧噥的蟋蟀聲，隱隱約約的鷄鳴聲，都深深地刺入他的耳膜，他不禁長歎了幾聲：

——縹緲的人生！苦痛的人生！

東方已快黎明了，他才朦朧睡去；在這甯靜一剎那，似乎萬彙都縹緲呵！

一六，十，上海。

如此生活的煩惱

周自有

——呈劉聲遠兄及其他友人——

六點鐘了，超人放下他的鋼筆。

於是他推開那些紙張。寫字桌上堆着些信件，樣本，紙張之類，很敏捷的理好排列着。一陣汽發油與顏色的氣味從間壁機器房裏飄浮到辦公室中，混合着陳舊的墨水味，與香煙的氣味滲雜在空氣中，他將鼻頭縐一縐「嗤」的一聲，表示難聞不如意的樣子。灰色的光線從不透明的玻璃窗中射進來。他打了一個呵欠，很不奈煩地再流連一刻，於是他便拿了他的帽子，書夾，與幾本他最愛讀的書籍。

走出了門口，他故意放重脚步，做出一股正經的樣子，這是他暗示門房的老黃，依照鐘點出去的，並不是無故早退。

「誰？」瘦削的面孔，一年到頭不開笑臉的老黃，聽見步聲跨出房門喊道。

「喲！是C先生。我當是誰呢？——一般小夥子真討厭，不時的偷跑出去，生活不做，偷懶。」他也不等別人的回答，退到房中去了。

走上大街地方，才比較自由的呼吸空氣，他將肩頭聳了聳，盡力地吸了一口氣，臉上露出一絲的笑容。

他是一個青年，二十一歲的青年，雖是頹喪的滿面籠罩着愁容，却是仍可表現出他勇毅耐勞而奮鬥，烏而黑的頭髮，常久未進理髮店修理，並且又不善修飾，所以蓬鬆得似亂草一般，別人替他作嘔，他自己並不覺得。已是深秋天氣了，他却沒有穿夾袍，早晚較寒的時候，不免也使他感覺了深秋涼意。傲然的挺直他的身體，跨大着輕便的脚步，

像一個大無畏者，自然與人力給他的痛苦，並不放在心上似的樣子。爲的是要養成他的耐勞，和血液加速的流動，調和不合養生的一日枯坐，賃租在閘北積善里一家廚房上的小樓也就是上海人所謂的「亭子間」，——所以他從辦公室中回家總要經過一刻鐘久的步行，可是也不是充分原因，減輕經濟擔負爲主要的聳息。他穿着一身灰色的嗶嘰長衫，是他哥哥三年前做的不能穿了把他的，腳上登著他 dear mother 親手所做的圓口，舒適的緞鞋，他低著頭含笑帶着歡欣如意的神情，在街沿上躡走，他注視他的緞鞋，心目中幻出他的慈母立在面前，他低頭同她接吻。

正當他走過新閘路轉灣到閘北去的時候，他站住了。聆聽衣店的朝俸似發了瘋狂般的亂嚷，這樣招徠主顧引起路人的注目。似風馳電掣般汽車載着一車一車的活屍，趾高氣揚的來往馳騁，他不由得咀咒了一番如此的都會文明？看見一個壯年人駕着車子，歪戴着呢帽，低壓在眉下露出一叢劉

海髮，滿面橫肉，凸出的眼睛，從帽簷下射出兩道電閃般光采，左手勒着韁轡，右手揚起鞭子，緩緩地近前，一隻瘦馬似標本室中的模形般一付骨格，用盡全力拖着車子，軟弱的馬腿着力的抵支在馬路上，可是發出「噓噓」喘聲，全身激烈的攣筋使牠全身顫動，尤其是兩隻脚提起的時候，動搖得幾乎不能撐持了。阿，你看，你看那駕車的壯年，恨心似強盜的壯年，他仍然本着無恥諂笑討好做去，接連地舉起他唯一的利器，爲討好所獻諂媚手段，「嚇！」嗖的一鞭猛然得得聲音響了，並且發怒說：

「賤骨頭！不打是不行的。」

他微笑了，憬悟了人生意義，何嘗不如此呢？終日在資本家脅下討生活的，討生活的人們啊！——他以前厭惡苦惱，衰老，與疾病，他常常說：「疾病應當是富人家的補過。」——是不對的，應當是貧人的，貧人的唯一解放的使者呵！

他方才所看見的情形，竟將他所有愉快，將他一切所有的愉快都掠奪去了，他想即刻走向寢室

忘掉了這件事。他平日是不吸煙的，這時轉身買了一盒香煙，避去眼前影像，從盒中掏出一枝香煙燃着，匆匆忙忙的轉回家去。

走進五尺長四尺寬的小樓，他微笑的低吟着：

「……………」

——像這上海市上的賃家

不是些囚牢嗎？

我們看不出一株青影，

我們聽不見一句鳥聲，

四圍的監牆把清風鎖在天上，

只剩有井大的天影笑人。」

——郭沫若——

室中的一切都一覽無遺，上面放了一張床，下面放了一張桌子，以外幾乎沒有隙地了，有時他也很嫌這個住處太小，簡直沒有轉身的餘步，不過這地方卻很幽靜，並沒有市囂擾亂了他的沈思，有四扇窗，空氣也很流通，他想：「安徒生丹麥大童話家大詩人，不是也曾住過 attic Chamber 麼？他住這

個住處有什麼要緊！」他自解也不覺得住處的局促了，很欣舞的構想一部像那「無畫的畫帖」咧！

他磨濃了一硯的墨汁，從抽屜中取出一疊八行連史信紙，蘸飽滿了羊毫，預備開頭寫。但是一縷繇延的思想兜上心頭，他無勇氣寫下去了，報告他自己情形與K城中的朋友，可是也不值得報告的。他不忍使他的好友，得着這種消息，而替他不平，悲憤，——終於憐惜。因為他下筆，不下筆則已，終是要替他自己辯護不應得着這樣的慘痛悲境。他忘了開頭所要寫這回事，也不知從什麼地方寫起好？執筆的手不自覺地托着下頷。

追溯起來，L君送他上路的情形，東門大木橋茶棚的茶別，當時彼此對面坐下沉默着，他眼睛裏不自在起來了，多方面思想不出半句話來搭趣。L君低着頭注視他杯中的濃茶，似思索推敲一個難解的算題，這是他常有的徵象遇着費解的題目。如此地默對一會終不敵挑夫再三催促，不得不告別了。L君握着他右手，由此感覺到L君的熱

情達到不可測量的熱度，不期然而然兩人的眼眶紅了。畢竟 L 君忍了離別的淒涼，換着笑容說「珍重。」又趕上已經走了幾武的他，尊重的囑咐：「務必的常常寫信。」——如此地又映演眼前了。

懦弱的心境終不敵感情化力偉大，他決定了今夜付郵。可是想起現在的境況，又使他出了一身冷汗氣餒了。

「往者不諫，來者可追。」朋友，我先拿這兩句塞着你的嘴，看了我這封信以後，一定要責問我墮落怎麼到了這步田地。

朋友，我過去一切的悲哀的慘劇，你是完全知道的，雖是善於健忘的你，回憶的時候諒也有迷糊的影像，總稍微的留些痕跡在心上吧！我不回憶以前的慘劇，也不忍將以前的慘事重提，來煩絮你，可是也沒有重提回憶的必要又來挨我第二次的眼淚。自己又何嘗不覺得慘痛呢！可是慘痛又有什麼法子？唉，「^{往事}前塵不堪回首」啊！創痕的心靈深深地蘊藏在底的深處，月朗風清人靜的時候，尤其

在風雨飄搖之夜，送來了一聲二聲的火車聲，隔鄰
婆婦之蕭笛聲，悲壯，淒切，皆要令我含酸而咽鳴
起來，每一想到我過去的事跡，竭力的想把‘它’忘
去，不但忘不了，有時很明顯浮映在目前，我只有
想法增加提高我悲哀的程度；盡量地痛哭一番，
唉！乾涸的眼球總不能暢爽的落個痛快，可是又那
能這樣地輕易，輕易的哭出來！

朋友，我以前的抱負及宏大的志願，其他的奢
望，現在都歸于烏有之邦石沉大海了。受了饑驅寒
迫，K城不能立足奔到了S埠。唉，晝夜策畫不能
解決的麵包問題總算暫時可以不愁，但是弱稚創
痕的心靈又刺上很深很深地刀創了！我今天從辦
公室回到家來的時候，我看見一匹老馬拖着車子，
牠用盡平生的力氣拖着，又得不着牠主人的歡心，
受着鞭痛，挨着詈罵，唉，朋友那就是工作為生活
而工作！可是為麵包驅迫而工作，那有反抗的能力
勇氣啊！

朋友，我處境既然如此的窘，而且這樣苦，為

衣食的奴隸，爲金錢的犧牲者，在這灰色的旅程中，我自想自裁，想起了已往的一切，心中又燃燒起來替自己辯護，終不死心。並自寬要放開眼界看這一齣的慘劇。究竟如何的結束！所以我苟延殘喘至今。現在的境遇更加慘痛了，然而自裁的心反而消沉，朋友呀，因爲我要探討這一齣曲折的喜劇到底究竟呢？終於沒有勇氣，自裁我自己了。或者也有人說這是我借口苟延殘喘的假面具吧？是無病的呻吟？朋友，我任他們怎樣的揣度說法，我一概當着耳邊風。你總知道我的苦衷來原諒我。

無論我是怎樣地反抗或者是帖服，悲哀的分量總是纏繞着我不會消滅，所以我索性自暴自棄了。使性的嗑酒，狂態的抽烟，朋友，你奇怪吧？你奇怪那不能嗑酒不會抽烟的我居然習會了。——這就是我自殺！承你的盛意勸戒我說：「蓄意浸沉於悲哀之中而不思奮鬥上進，是青年所不許。」又說：「什麼歷代的聖賢豪傑他們的境遇多麼的淒涼，結果奮鬥終戰勝了環境，改造了環境。」這些親

切的忠告我何常不曉得呢？但是，依然敵不住「悲哀」的驅讒。在醺醉清醒以後，又受了精神和肉體上的痛苦，良心的苛責，又來磨削心靈！唉，朋友呀，我愈想暫時的安慰，愈見沉侵於悲哀之中；愈見沉侵，愈想安慰，結局只是沈侵於悲哀的絕底了而不能自拔！

承你的盛意匯來五元收到了，勿念。你說：「這區區之數本當不寄來的，因為知道你的經濟枯窘了。雖杯水車薪，然也可以救濟燃眉之急。」啊，朋友呀，這幾句話多麼的誠懇喲！我最親愛的朋友！的確，現在我是處在源枯泉竭的時候已經是一星期了，連吸一枝香煙錢都沒有，每日除去辦公時間不得不去外；其餘的時間都在囚牢中消磨了，但是也不得不如此。連二兩黃酒，可以使我得着數小時的安慰，現在都不可能。…唉，我…我還何說呢！當我從郵差手中接過來郵筒，啊，掛號；我不知又有什麼事件發生，呆然了。的確，現在我的腦筋過敏了；不問是稍受任何些小的事故，像猛然的一聲叫

喊，都可以使我癡呆的，郵差催我蓋章，方提醒了我。再仔細一看：「K城L寄」我才坦然了，拆開以後，啊，五元！此時我心境似枯萎的花兒得了甘霖，又似鱖魚得水般的欣歡，同時又感慨爲麵包而飄泊尚不得維持個人的生活！唉，我……我還何說呢！

從新世界門口上車直坐到郵局門口下車，我便進去走到匯兌處立定，默想我半月以來久已忘却了的一切幸福——何常是半月了？突然走來了一位穿制服的巡警問我：「幹嗎？」「兌錢。」我於是把信從懷中掏出遞進那銅欄杆圓門內，他打量了一會，纔走到旁邊去了。哈哈，他簡直把我當行爲不正的人——扒手？這天我穿的衣裳雖是嘩噉長衫，可是成了灰黑色了！穿這樣衣服的人，也配到這地方來？也配來兌錢嗎？他依然很不放心地在我身旁左右旋轉，似餓鷹同雛般的有機會時馬上可以手到擒拿的捉住！唉。朋友，我很懊喪何必來兌這五塊錢呢，受了這莫大的侮辱！假若我那時有了手槍，當然不待分說的一聲，將這金錢眼下的奴隸

打死，出了我一口烏氣，替窮人出了一口氣！唉，我始終沒有反抗勇氣在那監視之下接了錢走出，我跨出門口，他還朝我露出一絲的猶笑咧。我心中當然感受了憤慨不平，雖然感受了侮辱的憤恨，但是我也始終佩服同胞巡警，畢竟他能做主人的忠狗。

可是我有一種惡癖，就是袋中不能有錢，假如有一個銅子也必要將牠用掉方纔痛快，至於故意的丟把路旁的乞丐，這並不是我慈悲？可是有了五元十元咧，那就仍他再如何如何地跟着我訴苦，我似殘酷的狼般的揚長不睬走過，甚至於罵他一句「討厭！」這是表現我殘酷被利薰心罷？當然有錢的人那哩知道貧人的痛苦呢，他在歡樂欣喜時候你去訴苦打斷了他的興頭，自然是自討沒趣！朋友，現在我又被勢利引誘了「故態復萌」——在拿了你寄來的五塊錢以後。

朋友，朋友呀！我的心是何嘗地痛呵——受了良心譴責以後。我對不起你，實在對你不起，總之望你原諒吧，不，不，我要望你寫封長長的來信大罵

我一頓，那麼，我良心方才安慰下去，罪惡稍稍地減輕，所以我仔細地將情形告你，因為告訴你以後，我的良心上稍稍安慰了。比隱瞞下去安慰得多，愈隱瞞愈覺得我罪上加罪了！當我從郵局門口出來三點鐘了，腹裏格外地熱鬧，因為沒吃中飯就出來的。我坐在三等車廂裏無意中發現了「陶然樓」三字，我匆忙地下車去。

那時我無形中換了一副面孔了，洋洋得意含笑着，挺直的跨進去，眼前一切的——都渺乎其小的在我脚下，剎那唯我獨尊了。當然要感謝「中國銀行」一紙，將我的身價抬高了。檢了在上手一張很清潔的桌旁坐下。

「先生，喜歡點什麼？」哈哈，他那副滿面堆着笑容低聲下氣說，這是我近二年以來沒有的奇榮！他曲腰等我的回答。

我於是點了幾樣小菜，將堂倌打發開去。

慢慢地一口一口地把熱酒啞下去，至於倒斟也不出一粒水粒了。此時確帶了些醉意，「來，再添

四兩花雕。」

「怎麼，你聽見嗎？耳朵有沒有？」

「是，——是，——是，先生對不起的很。」

「唔，——唔，錢要不要？——豈有此理！」我把桌子拍得碗盞都跳起來。

「是，一是，一是，先生，實在是對不起的很。」

「啊，朋友，我那時是多麼的威風喲！尤其是「錢要不要」這一句。多麼的威風！我有的是錢，那怕他不答應是，是，是。我走出了店門，「先生，實在是對不起的很。」還穩約的刺進耳朵。

唉，朋友，當我在第二天回憶的時候，我哭了，我號咷了！恨我為什麼要欺壓為麵包而工作的友人，為什麼以錢為壓迫的工具！唉，我親愛的為麵包工作的友人呵，我懺悔了。當我特意來向他道歉的時候，聽說他今日回鄉了，為昨日事情受了老闆的辭歇回鄉了！唉，我罪大極矣！恨不得即刻尋他出來向他道歉，又不知住址，問了他的幾個同事。唉，我這回內疚是永遠地，永遠地在心尖上不會消

滅了！雖傾盡黃河之水也滌不去這點污點！

當我去道歉未遇見他，又聽見這一番話由，同時又遭了他同夥的白眼，這當然的情理，我俯首帖耳的受着；懊喪的回來之後，拼命的嗑酒，醉倒在樓板上，接連的病了五天。

在失望無聊的時候，紛錯的思慮都浮起了，並極易回憶以往的事跡，而尤其病中。當我病中第四天熱度都減退了，腦筋比較清醒，暗澹陽光從不透明的玻璃窗透進來，室中的一切都靜稍稍的暗然無生氣。一個青年學生帶着微笑，張着銳神的眼睛，立在紅木製的像框裏，我想起了H埠的長兄現在境況如何？想他在黑暗的殘酷W公司，不堪磨折脫離出來，失業消息又不敢使家中知道，增加父母的愁思，但是生計緊迫，不得已奔到舉目無親的H埠……想起了家中百歲雙親，幼弱弟妹，親愛的友人……。唉，不忍回憶一切了！……伏在枕上咽嗚了。反省自己受盡萬惡社會的咀咒，擲揄壓迫，饑驅寒迫，背井離鄉，侍親不能，養親又不能，唉，我……

失聲痛號了！但是枯竭的眼裏，終流不出點淚！

已是暮秋天氣了。我新病初愈，四肢無力，本想多睡一刻。祇奈竿高陽光剛剛從斜面射過玻璃窗來灑在我床頭，不能使我久睡了。披衣走至街心，五日小別的一切都一齊如故的陳列，祇有道邊雜樹枝上的青葉却帶有焦黃色了。我躡步街頭，雖然沒有風，但我也覺得身上有些瑟瑟起來了，大約我感覺太銳敏吧？抑或是新病初愈的的象徵？清寂的街道，除去短衣勞動者，菜販，黃包車——車夫，偶一見到；——一隻擦過我身旁黃犬以外，清寂一無所有了，格外地感覺得丁零，孤寂！呵，秋意一味的肅殺！我仰首望天，各式白雲呆滯着淡敷着金黃色彩。適有一個枯葉落在我頭上而墮在腳前旋轉着，也示我覺得零落之感喟！

唉，朋友，落葉，落葉本不是一件稀奇事。何必感喟呢？但是它的零落，想到我自己的境遇，不禁也一掬同情之淚！

近來更煩悶得利害了，對於自己的生活非常

的感傷與不平，勞苦終日所得的代價，唉，所得的代價！還不得維持個人的生活，已算是萬幸了不成餓俘！啊，已經是資本家，資本家大慈大悲的開恩了。嘿！

爲了生活驅使，反而得着淒涼，揶揄，憂鬱，緊緊地束住擺脫不得，這是多麼底感傷呀感傷！似一個二三月初生嬰孩受了冤屈訴不出的悲哀！蘊結在弱小的心靈裏，這是多麼地淒然！有時悶得沒有法，四兩花雕，一撮青豆，自斟自飲的吃得醺醺大醉，抱着被窩睡一覺，離却暫時的煩惱，而醒來時，望見桌上零亂的酒具，驀的心裏一酸，一縷綿纏的悲意又兜上心頭來了。

前時炎暑天氣，在機械刻板工作以後，獨自逛馬路去了，最後的目的地外灘青草地上，自慚自己沒有西裝，不能跨進中國地外人的公園，去享受公共的清福，坐在這青草地上也是無上的幸福了，可見得中華民國五千年來的謙讓的盛德！陣陣涼風從江面上襲來，使我感覺得一種不可名言的快感，

隔江燈火如繁星一般地輝煌；東昇的月華照在黃浦江上，隱約地看見如銀的狂濫前後的樣盪；行輪燈火和停泊軍艦的燈火，混亂的在夜色沉沉反映如銀的狂濫波浪裏搖搖不定地耀眼，間或送來了一聲二聲的汽笛聲，衝破了刹那的沈點，使我精神一振。不過在這沈靜的空虛中總有一股無名的酸幸湧上心頭，不知不覺的使我眼眶裏流下兩泓熱淚了，自己也說不出其所以然，還覺得有這麼一塊未曾欺嫌我的地方，並且還有些隱隱約約奈人尋味的詩意場所，心靈也稍稍地甜蜜起來，一天的煩悶和憂鬱，多少總可以在此地消散了一點。近來刮了幾陣秋風，可愛的青草一層一層地枯黃起來，並且夜色沉沉中也感覺寒威了。因時氣變遷自然的遭逢着正和我的心境的悲遇一樣，那麼，我也跟着氣候格外的悲鬱落寂了。

我又迴憶起我的炎暑夏夜的生活。

的確，在上海居住的人們，都要感覺到夏夜難過吧？——當然天生的驕子不能包括在內的。——

最擾人清睡而又人所最憎惡的，就是上海的特產臭虫實在多，真是莫可如之何牠了。而且我的居處特別多，可以隨地隨時地都可以會面，並且我本本書中都是牠們的大本營了。先前我曾極力的設法殲滅牠們，什麼臭藥水咧，煤油咧，竭力的向牠們進攻，但是所得的效果，可以說千分之一都沒有，現在我簡直隨牠去了。我的住處，又是西晒，並且底下每日三餐的尤其是晚飯的火烘，實在是使我處在上下交征的地位了，怎能安睡。我唯一的避免臭虫的吮吸和汗的光臨，所以我每天走出辦公室，便毫無目的在馬路上走。我生來健步，不停地走四五個鐘頭並不算什麼一回事，因此，同事的送了我一個徽號「馬路巡閱使」我也落得承受了。當日落西山，餘暉斜灑在愛文伊路上，反映着疏落的路燈，照着蓬鬆亂髮一個青年的孤影丁零的躡走，這就是我。我隨着人波，而東而西，大馬路而二馬路，而三馬路而四馬路，——漸漸地暮藹四合，將我的身軀埋葬在人影之中了。

我恍惚的在寬闊馬路上走着，漸漸地看着各店家零零落落地把門板豎起來，祇剩了幾班買粥的買鍋鐵的小店；那沉寞暗澹慘白光的電燈下，人影迷離憬懂的移動。路上的行人也漸漸地稀少了，夜藹藹下馬路中心直列的路燈，在那裏寂寞的發光，照着街沿水門汀上躺着四五個赤身露體的親愛的工友們，五丈外的站着一個，抱着一根警棍的巡捕，在昏澹迷離白光下搖擺着。間或有從遊藝場歸來的二三行人蹣跚的走着，帶着迷模糊不清的語聲；很難得的一輛黃包車如飛的從面前經過。我這時確感得酸痛疲困了。但是，想起住處的火烤，臭虫，垂下的眼皮又很興奮的張開。每逢我走到小客棧門口，總站有穿短衣的茶房朝我而又似非，說：

「噲，強來些，二只角子住一夜。」

我不覺的被迴吸引佇立了。同時，迴想我的住處同他的比較，當然可以說相仿，想到了「相仿」我敬謝不敏了，又拔起腳來走。猛然記得火車站裏有些給客人歇腳的椅子，我決定走到那裏去。

火車站裏，已入於沉靜荒野廢墟般的冷清孤寂了。疏疏落落的電燈很暗然的發出慘白光來，照見一般赤身露體的人，蒙着污油的黑黑的一臉油光，把魁梧的身軀滿滿的游塞在椅子上，尋他的好夢去了，肋骨一起一落地勻均的呼吸着，腰下墊着一柄四分五裂的芭蕉扇，已經將所有的位子佔住殆盡了。我又記得黃浦江邊的浮碼頭上也有椅子，我又搖動我麻木的身軀慢慢地踱到黃浦灘去，可是，也大失所望。

已是夜深了。這時我眼皮垂下來了，腳也轉不過灣來，慢慢地踱回寢室躺在床上，的確，不覺得臭虫來擾我清夢了，但是在清晨起來，啊，皮膚上發現了無處不是紅塊，褲子上滿塗着殷紅！唉朋友，這耿耿暑氣困人的沈寂無俚的夏夜，就這樣地一天一天地埃過去，這並不是什麼浪漫的生活，也不是我故意的訴我痛苦，我承認這是我謀精神上的安慰不得不如此咧。

因為再沒有比較好的法子了。

我再說回來，前天吧？——大約是九月二十八這天，我正在埋頭做我所不願意做而又不能不做的事的時候，茶房老黃來說：

「電話，C先生。」

我仍然做我的事情，因為「電話」向來不同我接近的，所以聽見彷彿是叫我，我不敢應。

「C先生，電話。」

這才把我從迷惘恍惚間中清醒了，放下了鋼筆說：「我的電話嗎？」

「是的。」老黃退了出去。

雖然我得着老黃「是的」二字，我仍然懷疑十分的懷疑，誰打電話把我呢？我這孤獨的人。

「W君從蘇州來了」揭開了。這悶葫蘆。

我非常的躊躇——他叫我今天五點去。因為我現在非常的憂鬱，愈憂鬱愈覺得無聊，但是，在這無聊的空虛間，又給我一點孤獨的安慰，因為我不願意同這些口是心非虛偽的世人相周旋呵。又因阮囊羞澀，唉，好友，並不是我要請客，要面子，

實在是處的地位不得不虛偽的做去。假使是你來了，當然不如此的做。好友呀，我現在才覺得社會中充滿了虛偽氣，在這虛偽社會中處置真不易咧。我實在不願意虛偽的做，然在這虛偽社會中又不得不如此，我真是莫可奈何了。

當我鼓着勇氣跨進天津路ST旅館門口，我又悄悄地退了出來……終於抑着心火咬緊牙齒走進去。

三十五號來了客呀！

茶房這樣地勇壯的聲音，使三十五號的客人走出來了，還有一位不相識的人。

無聊的客套話與介紹語，這樣地一分一分鐘埃延過去。

唉，好友呀，你寄來的五塊錢，這五塊錢呵，我便把它給我掙得無上的光榮，——是虛偽罷！……我請他們到大舞台看戲。

在散戲同他們分後，我盲然的拖着無力的腿，在沉靜昏黑馬路上尋歸路回來。唉，朋友，我後

悔爲什麼要，死要臉活受罪呢？一邊却又心裏打算：

「明日的早點又怎麼辦呢？」

唉，朋友，朋友呀，我不回憶了，我不將以前的一切回憶，上面已經講過，可是也不值得回憶的，現在祇落得慚愧，含辱，懺悔！但是，過去的事情我讓牠過去，好比，過去事跡的主人翁，今日已經腐化了，未來的事情，我再重新的演來。

這時已經是十二點了，午夜時。因爲節省房東的電費，所以把我自備的煤油燈燃燭了，室中陡然暗澹下來，小小的室中充滿了沈寂，靜穆，間有前房的嚙語酣聲傳過來，樓下的鐘聲，的達的達地努力向黑暗中追求光明。

燈光暗小了，並且不時地伸長火焰在發顫呢，他把這封拉雜所寫的重讀一遍，他長嘆了一口氣，橫倒在床上。燈光跳了兩下便撲的滅了，頓覺得四周黑暗如漆！

一九二七 十，一日於閩北寄宿舍中淒風慘雨夜。

劇 戲

沒祖父的孫兒

(獨幕劇)

人 物——

常逸齋 廿三四歲青年，着藍布袍。

常逸琴 廿一歲的秀麗剪髮少女，逸齋的堂妹——情人。

常俊逸 逸琴的兩月餘的小孩。

常王氏 四十餘歲，逸琴之母。

陸季豐 三十餘歲，逸齋之友，醫生。

車 夫 廿餘歲。

時 代——現代

地 點——上海

佈景——一所普通房間，左右各門一，右壁臥牀一，支白布帳，床前茶几一，上置茶壺茶碗等；左壁長條寫字台一，台左端豎立西裝書數本，右端平放中裝書數種，棹中有筆筒，墨盒，墨水瓶等文具，棹下有作飯之用具，室中央有方棹一，上有一坐鐘，兩盆鮮花，一魚缸，五色魚隱隱可見。室內裝置雖儉陋而清雅可愛。

開幕時——逸琴面色蒼白，短髮蓬鬆，坐在牀上，下身蓋一棉被，抱着俊逸，細摸其頭，從不健康的沙白面孔上顯出一種有希望和快樂的容顏來。

琴 俊兒，乖乖，（親其額）小寶寶。（轉身向棹上視鐘，長噓一聲，現不耐煩意）唉，怎末還不回來呢？難道街上遇了什麼意外嗎？（稍停）不至於，不至於，一定是他不在家。（猶豫半晌，倒一杯茶喝，又低頭撫弄俊逸）

（逸齋領季豐自左門上）

齋（回身對季）請坐。

季 謝謝。

琴（抬頭）你可回來了！這多半天不來，我以爲你

在街上遇了什麼麻煩，真把我急壞了。

齋 那裏會有什麼麻煩？我到陸先生那裏，他出去看病，等了半天才回來，我惟恐你燥急，連水都沒有讓他喝，在他剛一下車，馬上就同我來了。

琴 陸先生，實在對你不起的很。又要麻煩你了。

季 那裏的話？太客氣了。（走近床邊）

琴 請坐吧。（欠身，俊逸因琴身動，哭，琴急用手撫其額）噢，噢，不要哭，不要哭。

季 聽俊兒的哭聲比前些日子壯多了。

齋 是的，他這兩天倒很好，不過她的身子的確弱起來了。吃飯的時候總是吃不下去，過後就餓，我說隨便給她買些點心吃，她又不肯，恐怕浪費了。

琴 那裏我不肯？你看那棹子上的許多盒子，不都是你給我買的嗎？（以手指棹上的點心盒）不過，的確我是吃不下去，並不是怕浪費不浪費。

季 是的，我知道你也不願惜這一點，不過你的脾

氣是很儉細的，我常到這裏來，難道我還不知道嗎？(稍停)你的身體現在覺得怎樣？

琴 并不覺怎樣，只是不願意吃，口裏發乾，心裏也有時候發慌，好像有什麼急事似的，總是安靜不下去。

季 是了，這是肝火，胃裏一定也不舒服。

琴 是的，好像心口裏發悶似的。

季 好，好，(點頭)那末，診一診嗎？

琴 可以。

齋 你不要動。(趕緊走至床前，慢慢的一手抱起俊兒，一手替琴解扣)

琴 我自己解吧，你坐在這兒抱着他吧。(將被子往床裏扯了扯，讓逸齋坐下)小心他尿了你，——半天他沒有尿了。

齋 不要緊，我仔細着呢。(用小褥給俊兒的臀部墊了墊)你小心些要涼着。

琴 哼。(解開懷)

季 (聽了聽逸琴的胸部，又摸摸脈膊)不要緊，這是肝胃

兩部凝着點火，回頭我配些藥來，把氣一舒就好了，絕沒有危險，請不要燥急。（轉臉向逸齋）
逸齋你也不要怕，絕對不要緊的，這是產後必有的一種現象。（仍坐原位）

琴 謝謝。（結扣）

季 不要客氣。

琴 把俊兒給我吧。（伸手向齋）

齋 好。（將俊兒遞給她，又替她掩了掩被子，返身在棹底下端一臉盆讓季洗手，洗完各坐原位）

琴 你看壺裏的水冷了吧？可以重燒點開的給陸先生吃。

季 不要客氣，我不渴。

齋 不客氣，燒一點很便宜的。（屈身在棹下取汽爐燒水）

季 （對齋）現在編輯所裏的事忙不忙？一天在那裏有幾個鐘頭的工作？

齋 沒許多事，不過因為人少的關係，總不能長時間的離開。瑣碎的事情倒很多，不是這個人來

就是那個人來，談些無聊的閒話，麻煩極了。但又不能不招待，免得人家又罵編輯先生的架子太大了。

季 是的，作事情非常之難，尤其在上海作編輯者的事情更難，因為此地的出版界非常黑暗，差不多的刊物都是被私人的團體包辦，局外人簡直是不得其門而入。

齋 是這個樣子，他們包辦還不算怎樣了不得的事，尤其是他們擺出的那副編輯先生的臭架子實在令人見了肉麻。

季 哈哈，我不是說了嗎，當編者是更難的事情？因為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編輯老爺的臭局面，對於不認識的人簡直是閉門謝客。如果我們照他們那樣去作呢，實在良心上太覺着不安，祇好虛心實意誠誠懇懇的來招待一切的人，唉，不過，上海的人有的未免也太無聊了，如果對他略和氣一點，簡直他就不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了，不是今天來，就是明天來的，

來不清了，所談的也不知是些個什麼，誰有這末多的時間來和他們作無聊的閒談？但一稍露些麻煩的樣子，他們就該來罵你是揭破了假面具又現出了編輯老爺的原形了。咳，還有的因為對他謙和些，他不知道這是謙和，反覺着你是沒有學問的小東西來瞧你不起，這真是混蛋透了。天生帶來的奴隸性，惡根性！哼！……

齊 咳，這種事情多的很，說不清，要是說起來簡直活把人氣死。無怪上海是五花八門十樣錦繡的繁華場，的確是無奇不有了。不過我們作事，祇要認清個人的目標，憑着良心去幹，終歸有成功的那一天，不怕暫時的失敗，結果是會勝利的，我不相信在這個齷齪不堪的社會裏面統通是壞的，找不出幾個好人來。

季 那個自然。好的自然也有。……

琴 嗟，嗟，你們只管談，你看那壺已經開了……

齋 可不是！（急忙立起提壺，吹滅爐火，泡茶給季）請喝

杯茶。(又倒杯白開水給琴)你還是喝口白水吧?

琴 好,放在茶几上吧。

齊 哼。(將白開水放在茶几上,仍坐)

琴 你不吃茶嗎?

齋 我不吃了。

琴 那裏能不吃呢?說了半天話,連茶都不吃,回頭又該咳嗽了。吃一點吧。

齋 好,我吃。(自斟了一杯)

季 我們不要談那些事情了,越談越生氣,總之在上海這個地方是太污煙瘴氣亂七八糟了,祇在我們自己混不在漩渦裏總算不錯,總有達到目的的那一天。

齋 是的,我也不願意談這些了,談起來真頭痛,不過現在是和你說到這裏了,隨隨便便的提兩句,其實我那裏有這樣大的精神來討論這些不足掛齒的討厭的東西們呢?

(俊兒醒了,哭)

琴 (抹其髮,親其額)不要哭,乖乖,再睡睡吧。

(因俊兒的哭聲，大家沉默一會。)

季 看報上的情形，知道府上亂的很，有信來嗎？

齋 那裏會有信來？他們已經把我們看作不是人了，那裏會有信給我們？咳，我們又何嘗願意得知他們的信？又何嘗……

季 咳！在這種社會裏面真是沒辦法。現在社會的組織根本就是錯誤的，那裏能有真理可言，公理可講？除非和他們半點也不妥協，一直奮鬥到底。像你們現在的情形，才算是真正的人生，才能夠嚐着人生的滋味；那般不敢前進又不敢後退的妥協派只是敷衍敷衍的寄生在舊禮教之掖下去享清福，那才是卑鄙齷齪沒理性的狗生活呢！

琴 也不能這樣說，誰和誰的環境也不同，誰也有誰的苦衷。再說各各的人生觀也是不一樣的呢！

季 固然有的是因種種的關係不能成功了自己的目的，但有的并不是不可能，實在因為怯懦，

嚇怕，沒勇氣，沒破力，沒毅力，眼睜睜的看着眼前的光明消失而甘自墮落到萬丈深的黑暗的陷坑裏去，這種人實在不在少數。未免太不上進了吧？

(拍拍敲右門聲)

齋 什麼人？

車夫 (在門外)善鐘路劉宅的車夫。

齋 什麼事？(開門)

車夫 (半露)陸先生在這裏嗎？

齋 是的，什麼事？

車夫 我們老爺不大舒服，請陸先生去看看。

季 (猛起身)哈，是的，你先去，我隨後就來。

車夫 (下)是。

齋 (關門)那位劉老爺？

季 劉充智，也是我的朋友，剛才他打電話給我，說傷點風，要我去看看，我告他說十一點來。因為在你這裏談，倒把那件事忘了。(視手表)呀 十二點了，實在對不起他。我馬上要去了，

回頭再談吧。(轉身向琴)你靜養養吧，絕對不要緊，一切都保在我身上，請放心吧。(又轉向齋)你更不要燥急，相信我好了，現在我先回家去把藥配好放在棹上，等一等你來拿好吧。

齋 好的，一會兒我來拿吧。再喝杯茶。(倒茶)

季 (拱手)不喝了，謝謝，時候不早了，再見。

琴 再見，恕我不送了。

季 不送，不送，你好神養養吧。

齋 (對琴)你不要動了，我代表你送吧。(微笑)

琴 你代表我吧。再見。

(季，齋自右門下)

(琴把頭髮縷了縷，掩了掩被子，現出一些疲乏的樣子來。)

齋 (自右門上)坐了這樣大半天，一定累了吧？

琴 不要緊。

齋 還說不要緊呢？看你的臉色越發沙白了，睡睡吧。(走近床邊)

琴 你也累了吧？也可以躺一躺。(笑容)

齋 我不要緊，你躺吧。(替她放枕頭，扶她躺的時候，兩臉

相偎，深吻一次，慢慢的扶著睡下，又拿一小枕頭放在她的懷裏，給俊兒睡）妹妹，你睡睡吧。（柔聲）

琴 好，你作什麼？

齋 我把房子收拾一下，就去街上買些菜，路過陸先生那裏，把藥可好給你取回來。

琴 唉！哥哥，這兩天太對你不起了，太麻煩你了。我一點事也沒有作，都都放在你一個人身上，我心裏真有些過不去呢。

齋 那裏話？你還和我客氣嗎？要知道你是病了，我來替你作是應該的。你忘記了上次我病的時候，你還有整整兩夜沒有睡覺，好好的侍候我，一切的事情完全我不管，不是都給你一個人辦了嗎？如果我心裏要是覺着過不去，就應該難過死呢。

琴 好吧，不要說了，你替我作吧，等我好了，再來分你的忙吧。

齋 好，（微笑，把茶壺，茶碗，椅子都安置妥當，又把地掃了一

下，洗了洗手從棹底下拿起個菜籃來，又走近牀邊，以手抹琴的頭）妹妹，你睡一忽兒，我買菜去就來。等一等把藥吃了，明天就會好的。（親其額，又作一次接吻）俊兒睡熟了嗎？（抹他的頭）

琴 睡熟了。你遞我一本書看看，我現在覺得不困。

齋 不要看吧，又累着了，你總是這樣用功的。

琴 不是用功，怕睡不着了悶的慌，放在這裏看着玩，如果困了，自然會睡去。

齋 好，（取書）你要什麼書？

琴 什麼都可以，隨便拿一本好了。

齋 就這本詩吧。（遞給琴）

琴 好，詩正好。

齋 那末，你睡吧，我去了。（和琴握手）

琴 好，快些回來。（笑容）

齋 好。（右門下）

（琴給俊兒又仔細蓋了蓋，向右門望了一眼，現出一種怕逸齋太累了，而爆急不耐的樣子來。伸出右手翻開書看，半晌，

鐘响一點)

琴 咳，又一點了，時間過得真快呀。(將書放在身上，仰視帳頂呆思)

(齋同王氏急忙自左門上，王氏身着一藍布大襖，用青布包着頭，一看就知是鄉下來的逃難者)

王 (急忙走至床邊，還沒有摸住逸琴，就放聲大哭了) 嘯，嘯，吾兒！我的琴兒呀！嘯，……琴……我……琴！

琴 (猛一見王氏，呈極驚狀，目呆直視，不動，等王氏跪在床前抱頭大哭時，她才蘇醒) 嘯，媽……呀……媽呀！……媽……(抱母頭亦大哭，俊兒醒了，亦哭)

齋 (噙着眼淚，走至床沿，一手抱俊兒，一手拉王的肩) 不要哭了，嬌娘。……琴，你也不要哭了，哭的差了氣，又該胃痛了。琴……琴！(扶琴躺好) 嬌娘，起來坐一坐，不要哭了。(拉王氏立起，坐在床邊一椅上)

王 (細看琴一眼，又嗚咽的哭起來，琴亦哭) 嘯……琴！(作抱琴狀)

齋 (急忙止住王氏) 嬌娘，你坐坐吧，喝口水，不要哭了。你看你的孫兒也哭了。(遞俊兒與王氏狀)

- 王 我看，我看。(欲接狀)
- 琴 (半起身) 啜啜，不要給媽看吧。現在媽那裏有心看他？等一等再看好了，把他給我吧。你給媽倒碗茶吃吧。
- 齋 好，(將俊兒遞給琴，倒茶給王氏) 孀娘吃點茶再說吧。
- 王 放在那裏吧。(指茶几，抬頭看逸齋) 小齋，咳，你……你……咳(又哭起來)
- 齋 不要哭了，(顫聲) 孀娘吃口茶吧。(端茶給王氏) 一切的事情都是我錯了，請你老人家原諒，事情是已經作過了，追悔也不及，請孀娘不要和我們生氣。(拭淚)
- 王 滾，齋，……琴(顫聲，拭淚)
- 琴 媽媽，你不要難受了，不要哭了，如果你再哭，我的心要給你哭碎了……媽，你怎麼到了這裏？咳！……
- 齋 剛才我到陸先生那裏拿了藥出來，走到西門路拐角，看見一個婦人在那裏坐着，一見很面熟，我真想不到是孀娘來，幸虧她招呼我一

聲，我才知道是她呢，把她領來了。

琴 (哭) 媽，你怎麼這樣的出來了呢？

王 咳！琴兒，你知道咱們家裏完全給大兵佔了！全縣裏沒半點淨土，我才逃到北京去找你的表叔，可惜他又不在那裏了。我簡直在那裏還討過兩天飯吃呢！噯……(大聲哭，齋，琴亦哭)

琴 媽，那末你怎來到這裏來了呢？

王 (拭淚) 我在北京住了幾天，看見情形實在不好。不是今天殺這個，就是明天斃那個，鬧的全城裏的人心大起恐慌。我知道小齋的性兒是最直的，又好說話，又好作事，在那種情形之下他是絕不會生活下去的。我想你們一定沒有住在那個地方。即便就是在那裏，也早被大元帥的雄虎隊給捕去了。如其我在天橋親眼看着鎗斃他，或是聽說他已經上了絞架了，倒不如乾脆的離開那裏，飄流到離故鄉較遠的湖濱上來，或許碰不到熟人，使我難過死！……我想或許你們也在這裏，萬一遇見了！

咳！……我就同一堆逃難的坐在一隻破船艙裏來這裏了。咳，不知在船上受了他們多少的氣呢？幸虧給他們滿口說好話，才沒有被推下來，餓了兩天，才到這裏，咳（哭聲）真料想不到……

琴（揉眼）爹爹呢？

王 咳！……不要提他們了！你爹爹已經在你們的走後三個月裏死去了！……

琴（瞪眼，呆視）什麼？……死了？……爹爹！……（大聲哭，俊兒亦哭）

齋（小哭 妹妹，你不要哭了，看俊兒也哭了，哄哄他吧，給他些奶子吃。（在棹上拿奶瓶，遞給琴，又給她把被子掩了掩）

琴（接奶瓶，顫聲）俊兒，不要哭了，吃奶奶，好乖乖吃吧。……（拭淚）

王（走至床邊看俊兒）這孩子倒很胖，以後可以成個好孩子的。咳，……（退坐原位）可惜他是沒有祖……琴兒，前年你們倆走的時候，一句話也沒

有給家裏留下，我一方恨你們，一方痛你們。雖說在火氣上的時候也罵你們是該死的不孝之子，稍一轉過臉來，又該想你們在異鄉裏的窮苦不堪了，雖說你們都是在外邊上學慣了的，可是吃飯穿衣一切的花費都是家裏的供給，用不着你們自己來掙紮；但是你們跑出來了，一個錢也沒有帶，親戚家你們定然是不敢去，要是只靠着朋友，又那裏有這樣多的朋友可靠呢？再說年輕的人交朋友，在沒有事的時候，一塊兒嘻嘻哈哈的看着倒不錯，等事情一來了，恐怕各各要遠遠的跑開了。尤其關於錢財上的事，那個樂意來管呢？咳！現在人的眼皮這樣薄！……我一想到你們的困難，就要半天半夜裏哭起來了。

琴 咳！（揉眼，齋亦揉眼）……

王 咳！可惜你爹爹的性兒又太直，我勸過他多少次，他都是罵我和你們一樣的混蛋，還說你們的事情是我的愆愆呢！罵我是敗家的浪婦，不

應當生這樣的女兒給祖宗來打嘴，有兩次他氣急了，還要打我呢！…（拭淚）幸虧你大娘（伯母）在旁邊拉住他，否則，恐怕我早就給他打死了！（轉身對齋）小齋，咳，你母親爲你也受了他不少的氣，你知道她只有你一個兒子，那樣的愛你，那樣的痛你，橫豎半句不如意的話也沒有叫你聽過。她說起來總是你這樣好，那樣好，是個孝子。誰知你們這一跑，使着她再沒臉見人了呢？她終日的不出門，有人到了她房裏，她只會落淚，一句話也不說。咳！她這兩年的天氣，簡直比二十年還難過呢。現在她的頭髮已經完全白了！

齋 咳！……（揉眼，哭泣，大家都泣）孀娘，我實在說了吧：我何嘗不知道她老人家愛我？我又何嘗不孝順呢？我長這樣大，除去這件事情之外，那一件我違背過她老人家的意思？什麼時候不是使着她老人家歡喜呢？只不過…孀娘…我是愛琴妹的，她也是同樣的愛我，我們相信世

界上祇有愛情是最神聖最偉大的，絕對不受任何條件的束縛，……固然母愛也是最真摯的，但是現在社會裏面作父母的思想的確根本錯誤了，他們只知道愛兒女，痛兒女，但不知道兒女的心裏除了母子之愛外還有什麼使他們可愛可親的東西。就因為老人思想的緣故，不知害了多少的青年，噫！有的能夠忍受下去了，甘心捨却一切，在父母跟前作一輩子孝子賢孫，有的性兒急一點的，就要爲了自己的幸福和他們脫離關係，變成個忤子浪女，有的介于兩者之間，既不敢前，又不肯後，想來想去，結果以至自殺了的也不在少數！咳……我們……

王 哼……(怒狀)

琴 媽媽，你要明白，我們並不是不孝順你們，我們並不是不知道你們的愛，更不是不愛你們，只是把我們的人生看透了，我們才忍心的捨開你們來到這裏。媽媽(頓聲，帶淚)我們並不是

沒有心肝，沒有良心，我們也想到了我們離開你們以後，你們的痛苦！但……咳，但是不離開又有什麼方法呢？我和齋哥也不是一兩天的認識，更不是模糊的要好，小時候在一塊玩，誰也看不出誰的好歹來，後來他到北京去唸書，去了一年回來的確比從前好的多了。我很佩服他的人格，他的學問，我更羨慕他的態度大方。每當他年暑假回來的時候，我總從他的身上得到不少的教訓和利益，後來要求爹爹我也要到北京讀書，幸虧他允許了。我初到北京的時候，一切的功課都是不成功的，連高小都入不了，才找了一個補習小學，每天我到齋哥的公寓裏去，叫他教我兩三個鐘頭的國文英文算術……僅僅兩年的天氣，就初中畢業了。媽，我回了家，或是你們看了我寫的信，不是都說大有長進，前程不可限量嗎？呵，你們只知道我有這樣的長進，却不知道我因什麼才有如此的長進呢？咳！只靠着每天在講堂

上聽先生一些耐講不講的教授時，不但說是兩年就是廿年恐怕我也不會長進的。因此我才知道齋哥是于我最有益的，他能幫助我，他能體量我，我覺着沒有了他，不但我的知識學問好像空洞了似的，就是我的身子也好像失了寄託如秋風裏落葉胡飄蕩在曠野裏似的。（王氏的氣略平了些模樣）因此我才斷定唯有他才配作我的終身伴侶。

王 咳！說是這麼說，你們也總該替家裏想想。我們常家并不是一輩兩輩的名譽，自從你曾祖到你們這一輩已經四五輩了，都是很官面的，你父親他們那個不是常走衙門口兒的？一旦出了你們這種事，豈不是萬古的骯髒？就是把黃河裏的水拿來衝衝，也是洗不淨的臭名聲。你父親就是因為這個氣死的，臨死的時候還告我說「咳！我已經是無望了，這都是被你的好女兒和好姪兒氣死的，咳，我真對不起我的哥哥，他死了，我給他教訓出這樣的一個好兒

子來，總算我的大罪，…就是我死了，有什麼面目去見我的祖宗？拿那個嘴對我的父親和哥哥去說話呢？咳……咳！……我算完了。五代世家的榮光都給我坍塌了！算了，我是大不孝的忤子！可惜我不能把他們兩個狗東西捉回來，活活的教他們祭奠了祖宗！咳，這件事情託你吧，如果你是我的女人，你是常家的媳婦，你就應當把他們拿住，活條條的埋在我的墳前，可好替我出出這口氣。如果他們生了小雜種，更要措尸萬斷，千萬不要留在世界上給我的祖宗再打嘴，給人類也不應當留着這個壞東西。咳，雜種！我們沒有這樣雜種的孫子……咳……雜……」他說到這裏就死了。（嗚咽，齋，琴亦哭）

琴 媽，你不要說了吧，越說我越難過。但是我絕對不怪爹爹的。我更不恨他對我們這樣的毒恨。因為他的腦筋，他的思想完全是繼承我們的祖宗們的，和我們完全相反。我們只有恨社

會上遺傳下來的罪愆，絕對不來單獨的怪我的爹爹。他不過是這整個的社會裏邊的一個小模型而已。

王 琴兒，你不要這樣的說了，難道聖人傳下來的教訓都是錯誤的嗎？你們不要把古禮完全推翻……你看你們走後，楊家聽說了，什麼話也不說，只是和你父親要人娶！你想你父親怎樣回答人家呢？咳！琴，他的臉完全給你們倆丟盡了！……

琴 咳！這話說來你一定又罵我，試看楊家是什麼人？只憑着有幾個錢，在本地胡行亂為，他的學問，他的品行，誰不知道糟至不可言？如果我嫁了他，媽，我是再不會逃出那個深坑一步的，咳……恐怕你的女兒現在絕不會和你說話了吧！我就是因為你們強迫我結婚太緊，我們才跑了出來。咳……再說什麼聖人的古訓，媽，世上沒有千古不變的真理，從前以為不對的，現在卽或是對的了。當你們作小姐的時候以

爲三寸金蓮大髻髻是最美的，爲什麼現在我們要天足或是剪了頭髮呢？這是極淺近的例，媽媽一定可以明白吧？

王 咳！……咳！但無論如何，你們倆總算是堂兄妹呀！一來不合于禮教，二來身體上也是不合適的，你們難道沒有聽的說『同姓結婚，生殖不繁』的古話嗎？

琴 媽，（又想說話，但咳嗽起來）……

齋 （敲琴背）少說些吧，說多了又該咳嗽了。給喝口水。（遞琴杯水，轉臉對王）孀娘，你也不要說了，我們不要管禮教怎樣，只看牠對我們合不合，如果合了，我們當然就照着牠那樣辦。否則，無論如何，也是要反抗的，再說同姓結婚生殖不繁的話，萬不可憑。

王 咳，小齋，我真想不到像你這個唸書的人連這個血統的生理關係都不懂，真還不如我這個只認識兩個半字的鄉下老婆呢！

齋 我當然不如孀娘，那裏敢和你老人家比？不過

我請問一句：男女所受的血統遺傳是不是一樣的？

王 當然是一樣的了。祇在他是同姓的。你忘記你叔叔常給你們講這個道理嗎？

齋 好了，那末我和琴妹結婚是不應當，因為她是我的堂妹。試問我姑母家的女兒素雲就應當和我結婚嗎？

王 那怎末不可以呢？她姓陳，與常家有什麼關係？

齋 嘿，她的父親雖說姓陳，但她的母親却和我的父親我的叔父是一母生的。既是女的和男的受同樣的遺傳，她豈不是受了姑母的遺傳和琴妹受了叔父的遺傳是一樣的嗎？為什麼你們硬逼我和素雲結婚反來極力的反抗我和琴妹的親近？現在又說什麼血統不血統，我真有些不懂。咳！即便血統上真正的有關係，為了純潔高尚真正的愛情計，也是顧不到這些枝節問題。你看俊……

王 咳！算了，你不說倒好，你一提起素雲來，我更煩惱了，你要知道，她是你的女人，無論如何你不應當捨開她跑出來，叫她可怎樣辦呢？小齋，你是有婦之夫，你還要同琴……

琴 媽，你老人家算了吧。再不要說了，試問他的婚姻是怎樣成的？爲什麼他成了有婦之夫？這是他自己樂意當這個丈夫嗎？

王 你也太糊塗了。你明知他是有女人的人，還甘心願意給他作妾嗎？現在還替他來說話。咳！我真不明白你這是什麼心理？咳……（泣）

琴 媽，（泣）你不要哭，我和你說吧，又怕你氣，又怕你哭；不說吧，恐在你老人家百年以後了也不能明白我們是怎末一回事？咳……

王 你說吧，儘管說吧。橫豎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好壞我是再不管了，就是死了，死個明白的也好，你明白的說吧。

琴 我並不是說別的，就是說我爲什麼和齋哥背着你們跑出來的事。——前邊我已經說過，因

種種的關係我是愛他的，他也是極端的愛我，我們承認我倆的愛情是最純潔而至高無上的，再沒有任何的什麼東西可以破壞我們倆的。爲了愛情再管得着什麼妾不妾？！妾與我們的愛情又有什麼關係？所以……

王 你不要這樣說了吧。你只是和他好，他那裏會和你好呢？如果他真心和你好，爲什麼他還要和素雲結婚呢？

琴 等一等，我剛才不是說了嗎？他那樣做丈夫是他的願意呢，還是硬逼出來的？實話說吧：在他得到了要給他結婚的消息，他就要馬上和我一同逃走，可惜那時候他剛剛是大學的預科生，一切學問能力都差的遠，恐怕沒有自立生活的可能，所以我勸他如其我倆走後去寄生在人家的籬下，或是餓死去，倒不如再屈服在家庭之下一兩年，特別的努力一番，等自力稍微充足一點了，再營獨立生活才好些。他說如果沒有婚事一層怎樣着也可以忍受，只因

爲家裏逼他太緊，他不能不這樣辦。我又勸他拒婚，雖經數次的請求和力辯，家裏都不允許，最可恨女家方面更是極力的非要他馬上結婚不可，好在我勸他姑且應付一下結了婚也好。他無論如何不願意，說是既把身子交給我，絕對不能再給任何一個人佔據半點的，他怎樣的也不肯去娶她來。但家裏逼的又沒法，結果我還是告他說「你去娶去吧，無論如何我是不會怪你的，絕不因爲這一點減低我倆的愛，我能原諒你這不得已的苦衷。如果依你的主意，我們的前途是很危險的，如果委屈求全的這樣先辦了，以後可以得到我們無上的幸福。再說結了婚還可以離婚呢；這絕對不是罪惡。如果對方能夠了解個人，有毅力來離了婚再去重嫁，這倒是給半開化的中國社會上作了一個打破婚姻制度的好榜樣。……」我不知道廢了多少話，才勸動了他的心，他才說「好，這樣辦吧。誰叫我們現在沒能力不能自

立呢？但我可以敬告你一句：我雖和她結婚，完全是名義上的，絕對而又絕對不發生肉體上的關係，請你放心。」這是他從北京回家結婚臨走時候對我說的話。媽媽，你知道那天晚上我倆坐在他們學校園裏整整的哭了一夜呢？好在他婚後的第三天又回京了。

王 咳，只管你們這樣辦，素雲究竟怎樣辦呢？
齋 孀娘，你不要氣，我和她的確是沒有肉體上的關係，雖說結婚三四年，只有頭兩天是硬關在一個房裏睡覺。她因為她害羞的關係，我因為我們倆的關係，連半句話都沒有說，後來永遠再沒到過一處。我有幾次在年暑假裏邊白日的到她房裏對她說可以離婚的事，可惜她又太悶，總不和我開腔，幸虧我的脾氣溫和些，要是別人的時候，不定對她怎樣不好了呢？我和琴妹剛離開北京的時候，就給叔父和她的父親寫了兩封信，把這事對他們說明，請其離婚，不知他們辦了沒有？

王 還說呢？你叔父接着你那信後，馬上氣昏過去了半天！她們家裏還好，也沒有說什麼，只是暗地裏笑話我們常家的家風已經完全敗壞了。

齋 究竟她怎樣辦呢？

王 起初她也哭過兩次，後來你叔父說不要她難過，嫁給這樣不成形的男人，這是自己的命苦，祇有忍受着點好了，那裏准她改嫁呢？小齋，你是個唸過書的人，像咱們家的這樣世風，那裏有改嫁的道理？就是把她苦死，也不能把她這份骨頭埋進別家的墳裏去！幸虧你叔父還明白，允許以後給她立個節孝碑，她才歡喜了。

齋 現在她們呢？

王 不要提她們了。一提起我真傷心，（欲哭，揉眼）自從你叔父死後，家裏的事都是我一個來管。雖說每年沒多大的餘積，但總夠吃穿了。又不知道你們的死活，好在我們三個寡婦總是夠活

一輩子了。不幸九月間晉奉兩軍就打起仗來。咱們那裏劃作了火線，這邊打過來殺一陣，那邊打過來搶一起，不到一個月的光景，城南的幾個村落已經打的土平了。好在咱們離着城裏近些，還沒有受了鎗砲的蹂躪。但是拉人派捐已經也是受不了了；又過了兩天，奉軍來了一旅，要常駐紮，可惜城裏沒有那末多間房子，就沒有答應他們，於是他們惱了，說是爲慶賀前敵的勝利，令兵士們自由三天，咳！咳……（哭聲）這一來到不要緊，家家戶戶都給他們搶乾了，誰在這時候不跑呢？等人們跑淨了，他們把縣長和幾個紳士帶着在各家去看，說：「你們說沒有空房，不准我們住，明明是造謠。須要知道我們是大元帥的官軍，到那裏有人敢阻擋？現在這裏就敢不給官軍房子住，真是犯上可惡之極，該殺。」于是就把他們鎗斃了兩三個，其餘的花了許多錢才救了命。老南院的你大伯也在這次死的。（拭淚）咳！咱家裏

的兵住滿了，好容易我們三個女人穿了兩件破衣服，隨身帶了些首飾才跑出來。

琴 (急問)大娘她倆呢？

王 你聽我說。我們那裏出過門？誰知道往那裏跑？一出門就轉向了。尤其在夜裏，真是弄的昏天黑地不知那裏去。天氣又冷，又沒有敢多穿兩件衣服。就在村西的一個大岸下三個人抱着哭了一夜，第二天天明了，看着人們來往多的地方走。一路上找不到賣吃喝的，把我們餓壞了，到快黑的時候才到一個村裏，看看家家都是開着門沒一個人在裏面，知道一定也是逃了，這個地方亦定不是平靜土地，我們又走到村外一個大樹底下，有個人在那裏賣窩窩頭，問我們買不買，我掏出首飾來給他換，他見我身上首飾多，猛的一抓，趕快就跑了，我們追也追不上，喊也沒人來，眼睜睜的看着他跑遠了。

琴 (急狀)後來呢？

王 後來我們又走，天色完全黑了。又在一個土岸底下去背風，剛剛坐下，忽見南邊來了一羣人馬，很快的走到我們的眼前，我們裝着睡覺不言語，有一個人說：「你們看這裏還有三個人呢，一定是裝着穿的這樣破。」他就用手電燈照着我們。一個在後邊又說：「是的，搜搜她們，」于是把我們的渾身摸了一摸，將一些首飾和零錢都搜去了，拿着手電燈的那個人拉着素雲說：「老五，你看這一個年紀倒輕，帶回去給你好吧，你就不用燥急了，省得你再罵我們有玩女人的清福了。」又一個人就過來，大概他就是老五，說：「不過，不很好，穿的太破了，沒有小姐們玩着有意思。」那個人又說：「算了吧，將就將就。」「好好，算了，就是我不要還可以給弟兄們玩呢。他們燥急的多着呢！走走，帶着，前邊再找去。」他一邊說着一邊催着別人要走，你大娘不讓他們把她帶走，要搜那人的腿，他一馬鞭打中她的頭，把她打死了，

我再不敢說話，他們走了，我才抬起她來，養了半天，她才還過來，我們又痛哭了一場。(哭)

齋 (哭) 那末母親呢？

王 小齋，我倆身上都沒錢了，就討着吃了三四天的飯。我們那裏有臉向人張嘴呢？不過人人都像了我們這個樣子了，也就沒甚大的關係。咳，有兩天我們真想跳河而死，不過又不知道你們究竟是死是活，總想和你們見一見面，就是死了倒也甘心。我倆才肯掙掙紮紮的胡跑着找你們，誰料想得到有一次許多的兵亂打起來了，把我們也衝散了，再找不到你的母親那裏去了。誰知道她現在是死是活呢？(哭，齋，琴亦哭，俊兒亦哭)

(四五分鐘後)

琴 媽媽，不要哭了(哭聲)歇歇吧。

王 噯(拭淚)我的小孫孫呢？來，我抱抱。(從琴的懷裏抱過俊兒來)

(街上賣晚報叫聲)

齋 誰也不要哭了，(拭淚)等我買份晚報看看。(出右門，拿一張晚報又進來，看了兩眼，猛抬頭對王，琴)咳！咳！壞了，壞了，你們看這一段不是說我們縣城的周圍六十里都一概土平了嗎？(眼淚如泉下)
(王，琴俱看報)

王 (帶滿臉淚花視俊兒的臉) 噯，噯，小乖乖，乖乖呀，你只有親生的父母，咳……呀……可是你沒有故鄉了！乖乖，你更是沒祖父的孫兒呀！ ……噯！(大家一齊哭)……

(幕下)

民 匪

(悲壯獨幕劇)

人物——

- 難民：張麗華 年十七八歲之女子。
張劉氏 年約六十餘歲，麗華祖母。
領 兒 年約六七歲，麗華弟。
趙，李，王……婦女小孩，麗華之同難者。
- 北方軍隊：張國華 年廿餘歲，一下級軍官，麗華兄。
其餘兵士數名。
- 南方軍隊：兵士數名。

時代—— 現代

地方——南北軍交戰之某一村落。

佈景——曾經數次渾戰，一毀壞不堪之村落，房屋均坍塌無餘，只留殘磚廢瓦數堆，花草樹木皆無，一片荒涼，天色淒咽，片雪紛飛，枯寂慘淡之景，使人目觸淚滴。

開幕時—— 傍晚時分，天色寒淡，萬籟俱息，麗華扶劉氏左臂，領兒拉劉氏右手，同難民趙等自右角瓦堆中出，均着破襖舊衫一望而知為難民也。

領兒 奶奶，（祖母之俗稱）我們走向那裏去呢？

（抬頭視劉氏面容）

劉氏 咳，再走一走吧，前面或許有些人家，我們到那裏歇歇吧。

領兒 （用力向前張望）奶奶，你看前面什麼也看不見，連顆樹木也沒有，那裏會有人家呢？

劉氏 （隨領兒視線望去）咳（顫聲）咳，你們看，你們看這雪下得多大？前面已經看不出路地了。咳（滴淚）我們向那裏走呢？（拭淚）

麗華 （拭淚，向四下望了望，低頭）咳……

領兒 我走不動了，就在這裏歇歇吧。奶奶，我餓

得快要死了。(哭,欲坐狀)

劉氏 吾兒,你不要哭吧,看地下這末大雪,怎能坐呢?(屈身雙手抱領兒,因力弱不能抱起 隨跌身地下),呀。

麗華 (急向前拉劉氏) 奶奶,怎末了?奶奶,……慢一點,……再往前走一走我們就可以找個地方歇歇了。……

難民 (均向前拉劉氏) 老太太,老太太……………

劉氏 (拉麗華手,注視四週諸人) 華兒,我們再往那裏走呢?那裏不是一樣?如今的事,那裏還有平安的地方呢?……咳……我再不能走了,像我這樣大的年紀,有三四天不吃東西,那裏能夠再走呢?噯(哭)要不是和你們在一塊,我早就死了,……咳,你們同着張大嫂她們往前去吧!如果老天爺不硬殺我們的頭,絕我們的種,你就可以領着領兒逃出這個死圈子去,再給我們張家重立門庭吧,咳,(拭淚·轉身對趙等)大嫂們,請你們領着這兩個沒親人的小孩子往前走走,如果他們逃出了大難,就是他

們的爹娘連我也在黃泉裏感謝你們呢！大嫂，咳，你們走吧，我…不…，這個地方却是我的老家了，（臉發青白，挺身向後）…哼…（氣絕）

麗華（急扶劉氏坐起，摟在懷裏）奶奶，不要難過，奶奶……奶…（哭）

（領兒爬劉氏胸前大哭）

難民趙李，王（扶劉氏）老太太，老太太，……

（劉氏不作聲，如死狀）

麗華 奶奶，咳，（滴淚）領兒，不要哭了，坐起來，不要再爬着她老人家了，（領兒不動，依然痛哭）領兒呵，你還要哭嗎？難道你願意催她早死嗎？（稍停）過來，給我把扣兒解開。（抬起右臂給領兒解扣）

領兒 解扣作什麼？

麗華 作什麼？你看奶奶現在這個樣子，都是連餓帶凍的，她老人家那裏受過這樣苦，你想她一死掉，我們可怎樣的過呢？雖說現在我們已經不像人了，總還有她老人家照顧着我們，否

則，我們只好早早的死去吧！領呵，過來把我的衣服脫下來給奶奶蓋上吧。（領兒將麗華之外衣脫下，給劉氏蓋上，麗華只留一件灰白布單褂）

難民李 姑娘，你不要凍着了，把我的衣服脫下來給你穿好吧？

麗華 謝謝大嬸，我不要緊，年輕的人不怕凍，你穿着吧。

難民李（視難民趙王）你看這個姑娘多孝順多知禮呢！咳……（拭淚）

難民趙 大嫂，你不要傷心吧，在這個時候誰有法子呢？看這雪越下越大了，咳，我們也找不到一個地方去避避，就是這樣的過一夜，也得要凍死了。

難民王（懷中小孩哭 乖乖，不要哭了，再哭，你的娘就要給你哭死了！（對趙）大嫂，你看怎末這個地方連顆樹木也沒有呢？（向四下張望）

難民趙 不要提這個了，我們村裏的樹木早沒有就了。咳，你知道當我們沒了糧食吃的時候剝

樹皮來吃，後來兵們把我們的棹椅板橙都燒盡了，連我們的樹也都鋸下來燒了，咳，想吃的樹皮也沒有了，我們才逃了出來。咳，在路上的時候，又叫軍隊把我們一家人撞散了，誰知現在他們是死是活呢？

難民李 咳，天呀，（哭）難道普天之下就沒有一塊乾淨地方了嗎？（對王）大嫂，我只以為你們南方好一點呢，才向你們南方來，誰知，咳，誰知你們那裏也是這個樣子？……

難民王 誰說不是一樣？如果我們南方好，誰還跑到北方來呢？可是到了這裏不但軍隊和我們那裏的是一樣糟羔混鬧，就是天氣也足夠使我們凍死了，咳，誰知道我要死在這個地方呢？

難民李 咳，我們現在的死，那裏還管得着什麼地方？誰知道誰要死在什麼地方呢？更誰知道誰是要怎樣的死去呢？咳，臨我出來的時候，他的爸爸（指圖中的小孩）給兵們打死了，他的嫂嫂

和姐姐給兵們搶去了，咳，大嫂，他嫂嫂剛生了一個小孩，還不到兩月，他們就從她的懷裏奪出來，活活的把個孩子摔死了！咳，（哭）家中一切什物不但給他們搶了個淨光，末了，還放了一把火，給燒得片瓦無存了！咳，他的哥哥也不知到那裏去了，頭亂的時候，就不見了，到如今一點音信也沒有，咳，就是她們現在怎樣着，可又怎末能知道呢？（仰首）天呀，……天！……咳（略現快感）好在他還是他父親的遺體，我才抱着他跑出來，在路上一共跑了十多天，只是討着吃，咳，又向誰家去討呢？只是混着吃，時常一天一天的吃不到口裏一點東西，大嫂，我還可以挺得過去，這個小孩子怎過得去呢？咳，我的奶子（乳）也沒有了，他時常半天半天的哭。噯，今天又下得這樣大雪，我的手腳都凍得不覺什麼了，好在他還沒有哭呢，如果哭起來，我可怎……（解懷看小孩，細摸其頭，忽現驚異狀）呀，大嫂，大嫂，不得了，我說他爲什麼

不哭，他是已經死了，唉，我那可憐的兒子呀！（大哭）

難民王 怎末？死了？（急上前摸小孩）咳，大嫂，我們的命是一樣的苦呀！…（哭）

難民李 （拿起她那硬如木條的小孩）我那唯一的兒子呀，你的爸爸，你的哥哥，你的嫂嫂，你的姐姐他們死的死，歿的歿，我所指望着的只有你一個了，可是現在你也…死…兒啦，我還活在世上作什麼呢？（摟小孩爬在雪地不作聲）

難民趙，王 （拉李）大嫂，大嫂……

麗華 大嫂（亦欲上前拉李，身動，劉氏醒）

劉氏 哼，哼……

麗華 奶奶……奶奶（摸其胸口）

劉氏 哼……（蘇醒）咳，我怎還沒有死掉呢？

（見身上蓋的棉襖）這是誰的棉襖？

領兒 姐姐的，姐姐的。（顫聲指麗華）

劉氏 （回頭視麗華）華兒，咳，你……咳（滴淚）你快穿上吧，不要把你再凍壞了。（扯衣給麗華穿）

麗華 我不冷，奶奶蓋一忽兒吧；我真不冷，不要緊的，（滴淚）奶奶你看現在的雪比剛才小些了，……

劉氏 華兒，穿起來吧，你的奶奶已經暖過來了。噫，（拭淚）領兒把你姐姐身上的雪打一打，給她穿起來。……

（領兒給麗華穿衣，忽聽後面有噪雜聲音，大家回視，見張國華領數兵上）

國華（對兵士）弟兄們，你門看前面那一羣人，（指劉氏等）……走走，趕快搜搜她們去。（國華領兵士齊上）

劉氏（聞聲作驚異狀）呀，你們聽這一陣是亂的什麼？

麗華 奶奶，……咳……奶，……兵們又來了，……

劉氏 兵……兵……（極恐惶狀）

兵甲（很兇惡狀）你們是什麼人？到那裏去？

劉氏（寒慄）我……我……

兵乙（兇惡狀）你……你……你怎末了？

麗華 (低頭) 我……我們是逃…逃…逃難的，到這個地方走不動了，……

兵甲 逃難的？什麼逃難的，在這個火線裏面還會有逃難的？一定是南軍的奸細，鎗斃了她們好了！

難民趙，王 老爺們呀，我們的確是逃難的，那裏會作奸細？請饒命吧！

國華 (對兵甲) 不要亂鬧，你看那個女子倒很年輕，(指麗華) 雖說穿得爛七八糟，不過是因為亂跑的緣故，如果修飾一下，倒也可以將就，胡副官不是正拚命的找年輕的女子嗎？我們把她送去，或可得不少的獎呢！

兵甲 那裏？她穿得這樣髒，臉子也不白，胡副官那裏愛見她呢？

國華 哼，她的衣服，我們可以給她換換，昨天剛剛搶了陳公館的衣服，很有許多好的，咳，可惜他家的人們都跑了，如果那時弄住他們兩個小姐，那才多快活呢？咳……我想(指麗華)

她的臉子未必一定不漂亮，不過在這樣大的雪地裏，連餓帶凍，誰也不會漂亮了的，我想就是何營長得到的那個最美麗的徐鶯英拿到這裏來跑幾天也是不會好了的，請你抬起她的頭來看看；（同兵士等走近麗華）如果不好，我們趕快走，這個地方不能久呆，免得南軍追上來。

兵甲 （拉麗華）起來，看看，……………

麗華 （不敢抬頭，將首抵在劉氏懷裏）……………

領兒 奶奶，……姐姐……姐，（抱麗華哭）

兵甲 還叫你媽的什麼姐姐，滾開，小雜種，（以腳踢開領兒）

領兒 哇……（爬地，不則聲）

兵甲 （指領兒）看你媽的再叫！（上前拉麗華）

劉氏 （驚哭狀）老爺們呀，我們是極窮的人，……請放我們一條活命吧。（緊抱麗華，仰首憐視兵甲）

兵甲 （兇恨狀）什麼窮不窮？誰管你媽的這些？快起來給我們看看，起來，起來……………（拉麗華）

麗華 (抵兵甲不過,被拉開劉氏懷,但以手遮面) 嘔,嘔……
……(哭)

兵甲 還哭什麼?我們要把你送到安樂的地方去,叫你吃好的,喝好的,又有人來侍候你,這個太太的福多好呢?你還哭什麼?沒福是的賤東西。(屈身將麗華手扯開,視其面)張副官,不錯的很好,大大的眼睛,蛋圓的臉兒,十分和副官相仿,我看不如你留下她,再給胡副官重找個好了,這比你從前的那個就好多了,如果你要這個,可以把那個再送給別人。……

國華 送不送別人倒不要緊,只在她十二分的好,我也可以留下的,多幾個有什麼關係?有的人還想多玩幾個呢。不過我們弄的太多了,忽然一敗,跑的時候太麻煩,否則,多幾個倒好玩。

兵甲 嘿,那有什麼關係?敗了?敗了我們就跑,誰還管得着她們呢?如果把她們當作真正的老婆,那就糟了,這不過是拿來開開心罷了,不但敗了管不着她們這些,就是玩兩天不合適

了，也是要丟開的，誰還管她媽的怎末樣？

國華 哈，你總算是老弟兄，沒有白叫你當了十幾年的兵，哈，我只以為你不懂這些道理呢！……好好，不過胡副官是很愛年輕的，如果她真正的好，我也可以先叫她在我這裏住幾天，再送給胡副官去，萬一他開心了，我們的官職豈不又高升幾級？來來，讓我看看！……

（向前摸麗華頭）

劉氏 咳，老爺們呀，你們行點好事吧，我一大家人，都給你們搶去了，殺死了，只剩這一個孩子了，難道你們還非要弄死她不可嗎？咳，天爺，我們究是那一生糟下的孽呀！（摟麗華，哭）

國華 嘿，你還喊天爺呢？盡你的量喊吧，等喊應他的時候，你們就可以得救了，……哼（傲狀）混蛋的老東西。

難民王 老爺們呀，請你們發發慈悲吧。可憐可憐她們吧，的確她們是很苦的，如果你們把她弄走了，老太太豈不凍死了嗎？……

兵甲 管你媽的甚事？凍死，凍死是合該，……

難民趙 咳，(厲聲)合該？……合該！……

國華 你還發你媽的橫嗎？哼，不過你是你媽的太老了，如果你倒退了四十年，我們一樣的會拉你去作太太呢！哈哈，你怕我們叫她去享福，你在這裏吃醋了吧！哈哈……(玩笑狀)不要臉的老太婆。

難民趙 咳，天呀……天……呀！那裏生下來的這些禽獸？……天……(氣極俯地不語，氣絕)

國華 (拉麗華)起來，起來，看看。

劉氏 (緊抱麗華不放)不……不……

國華 (用力將劉氏猛扯，一脚踢中劉氏心口，隨仰面倒地而死)叫你媽的不放，看你媽的摟着？現在放不放？(拉麗華)

難民王 呀，呀……天……(見劉氏死，憤急，氣絕)

麗華 (見劉氏已死，幾乎痛絕，猛挺身起立，作欲拚命狀)
好，……好，你們這些個喪盡天良吃人的賊東西，我生不能吃你們的賊肉，死也要喝你們的

狗湯，（猛扯國華前胸，瞪目注視，忽現驚異狀，凝視半晌，突仰首向天）呀，天呀，……國……國華……哥哥……在那裏？

國華（癡驚狀）國華？國華？麗華妹妹在那裏？（哭）

麗華 國華……國華……你……你就是國華……嗎？哥……
……呸！……誰有你這樣的哥？……（挺身倒地）

國華 妹妹，妹妹……你就是麗華嗎？……咳……咳（屈膝跪雪地，抱麗華首坐起，將腰部少屈，作換氣狀。回首對兵士）快些，快些把那位老太太扶起來養一養……

兵士（皆呆疑，互視，作莫名其妙狀，不動）……

國華 弟兄們呀，請你們扶起那位老太太來。

兵甲（同衆兵士將劉氏扶起）副官，老太太已經完了，週身都沒熱氣了。

國華 真的嗎？咳……（滴淚）算了，咳，算了，放下她吧。（兵士又將劉氏放倒）來，來，把我的外衣脫下來，（兵甲上前將國華大衣脫下）請給她蓋上（指麗華），咳，請你扶着她，我去看看老太太，（兵甲扶麗

華，國華跪在劉氏前面，將頭額胸部都細摸一遍 咳，奶奶，誰知道你竟會這樣的死掉呢？……（撲劉氏首大哭）（雪越發下大）

兵甲 （對兵乙）請拿點熱水來，你看她快凍僵了。
（兵乙從熱水壺倒水一杯，遞兵甲，兵甲將水漸滴入麗華口內，半晌麗華微動）副官，副官，好了…好了。

國華 （忙起身至麗華前摸其額，低語）妹妹，…妹…妹…
醒一醒，……

麗華 （微動）哼，（開眼）咳……（復閉眼）

國華 妹妹，…妹…（摸其手）

麗華 （猛力爬起）奶奶呢？（四下張望，見劉氏尸橫地上，急爬起向前抱劉氏）奶奶呀，奶奶，我真想不到你竟會死在你的親孫兒的手裏，咳，奶奶…（大哭）

國華 （拉麗華起）妹妹，不要哭了，請告我說你們怎末到了這裏？

麗華 （氣憤，瞪目直視）怎末到了這裏？你說怎末到了這裏？國華，你是我的哥哥嗎？我是你的妹妹嗎？嘿，我沒有你這樣的哥哥，你也沒有我

這樣的妹妹呵，吃人的賊東西們，我真想不到
你也會作出這樣滅天害理的禽獸行爲來，…
…呀……天呀…(仰面大哭)

國華 (拉麗華) 妹妹，不要哭了，咳，父親母親呢？

麗華 (扭身，不許國華拉她) 哼！父親母親呢？誰是你
的父親母親？你還是人養的嗎？愧你還有心想
起他們！哈……哈，(狂笑)

國華 (作極懺悔狀) 天呀……妹妹，我不是人了，我
死……死，……父親呀，……母親呀，…
……(仰天痛哭，淚如雨滴)

麗華 父親呀！父親給兵們綁在柱子上一刀一刀
的割死了，母親呀，母親因為給父親講情，被
一鎗柄打在頭頂上，腦漿迸流的打死了，我的
嫂嫂和我的一個姐姐兩個妹妹也不知被他們
搶到那裏去了，只剩下，我的祖母，我的小弟
弟，逃到這裏來餓了三天四夜，弟弟也不說話
了，祖母呢，祖母也給她親生的孫子踢死了，
哈，不是她的親孫子，是狼把她咬死了，是虎

把她吞食了，她是沒有孫子的，我是沒有哥哥的，天呀，…天…我是永遠沒有過這樣的哥哥的，（氣極瞪目視國華）你……你……你。

國華（急驚駭悲痛狀）妹妹，我是天下頂大的罪人，我是不可赦免的頂大罪人，妹妹，我已經明白我的一切罪愆了，我懺悔，我痛恨，我該死，我該殺，我該叫世人把我碎尸萬斷，天呀，……咳，妹……妹……你們究竟怎末來了這裏？……
…（哭）

麗華 怎末來了這裏？你還不知道嗎？都是你們作的好事，難道你們把東西搶了，把房子燒了，還不准我們往外跑嗎？還要把我們都都殺死在那裏嗎？咳（面向南）南方，南方，我只以為你們南方是好呢，誰知你們也是往北逃，王大嬸王大嬸，你說南方亂的你們不能再住了，才跑到北方來，（俯視王尸）咳，你就這樣的死了嗎？王……王，……這就是你從南方逃往北方的結局呀，天哪，天哪，天南地北都成了這個樣子：

可叫我們再往那裏逃呢？奶奶……請你等等我………一同去……去找媽媽她們去………奶………（跌地氣絕）

國華（急向前摸其胸額知已死，大哭）咳，妹妹呀，……這都是我殺了你們……（抬頭環視劉氏，阿領，及難民趙李王等之遺骸，不禁狂躍而起）兄弟們，你們明白了嗎？哈哈，（狂笑）現在我可明白了，你們看見這許多尸骸嗎？咳，（環指劉氏等）她是我的祖母，她是我的妹妹，他是我的弟弟，咳，她們，她們我雖不知道是誰，但我總知道她們也是母子離散，骨肉分離，無家可歸的難民呀！弟兄們，我現在才明白一切了，咳，我們爲什麼殺淫虜掠？（大聲）我們爲什麼滅天害理？弟兄們，我們在外邊搶了人家的金錢，寄回家去，可是家裏又被別人搶了；我們糟蹋了人家的婦女，可是我們自己的老婆姊妹又給別人姦淫了，哈哈，我們究竟爲的什麼？我們難道就沒有一點人心？……（正說話間，自左角瓦堆裏又跑）

出一股兵來)

兵甲 副官，副官，(指來兵)不得了，後面的南軍又追過來了，趕快的跑吧，否則……

國華 跑什麼？現在我對於一切都明白了，還往那裏跑呢？(南軍作衝準式欲放)

兵乙 不得了，他們要開鎗了，……

國華 我們不許動手，大家一齊把空手舉起來，叫他們來這裏好了。(南軍鎗響一聲，兵乙倒地)

兵甲 不得了，開火了……

國華 (大聲向南軍) 諸位親愛的同胞，請你們不要開鎗，我們不是你們的敵人，我們是你們的朋友呵，我們絕不放鎗來打你們，請到這裏來我對你們大家說幾句話。(南軍齊上)

南軍A 你還有什麼話說？趕快說，否則，請你早些回老家！……

國華 朋友們，……

南軍B 誰和你們是朋友？北軍沒有一個好東西
(轉頭向A) 鎗斃了他算了！……

國華 等一等，我從前的確和你們不是朋友，但是現在已成了朋友了，請相信我的話，並且有證據給你們看，（指地下的尸骸）這是我祖母，妹妹，弟弟，鄰人，…不，不是鄰人，也許她們是從南邊跑來的！親愛的同胞們，你們看她們怎末死在這樣大的雪地裏？她們這樣慘死，是究爲了什麼？咳（哭）以前我也是殺人放火幹過的，但是現在呀，現在我才覺悟了，我們當兵究竟爲的什麼？朋友們，誰個不是爲了自身的幸福，家庭的安全，和國家社會的安甯呢？但是仔細想想，終日的渾戰，弄得自己的生死朝不保夕，家裏的大人孩子死的死，亡的亡，更可恨自己的老婆姊妹都都被人家搶跑了，姦淫了！咳，再提到國家，那更無話可說，我國這樣的亂，簡直就是給了外人一有隙可乘的機會，使他們時時刻刻的向着我們的心坎裏進攻，自己還不覺醒，只是一味的自行慘殺，叫他們在有形無形之中，把我國的生命整個

食吞了去，咳，一切的情形，都是糟到不可言狀，使我們……

南軍A 這是你們土匪式的軍隊才這樣呢，所以我們才有北伐軍興來革你們的命，我們是爲國爲民的革命軍，絕不如此的，……

國華 咳，咳，算了，現在我也不怕你們鎗斃我，其實斃了我倒也乾淨，省得我來自殺，咳，我的罪孽已糟夠了，我死了也不冤屈，不過在你們未殺我之前，我要向你說幾句話，請你們放心：我絕不和你們再打了，(將鎗拋在雪地)鎗也不要了，慘害人類的東西！咳 (振作精神，堅決狀) 朋友們，請你們也不要說我們是土匪式的軍隊，也不要說你們是爲國爲民的革命軍人，請仔細想想，拿事實來看看，你們革命軍人所到的地方是怎樣？老實不客氣一句，我們到了那裏，固然是搶到那裏，殺到那裏，你們到了那裏，也不過弄的人民無棲身之所，餓着肚子抱着孩子往四下裏跑而已，所差也不過就是外國老

爺們所盤據的上海沒有給你們打亂了，不是，不是上海，是上海的租界沒有給你們打亂了，試看在中國地裏今天鎗斃張三，明天割頭李四的滿街的殺人，就是七八歲的小孩子，你們也硬敢說他是“赤化”，“反動派”來叫他的身首分家，請仔細想一想，這是革命軍的本色嗎？這是革命軍的天職嗎？咳，就是我們這土匪式的軍隊也不過如此而已，嘿外國人的租界我們也是沒有搗亂過一步呀，……

南軍B 這東西真可惡，還敢罵我們，顯係反動派，鎗斃了他算了，(握鎗)

國華 好好……來……鎗斃了倒痛快，免得……

南軍A (急止B放鎗) 同志，請你細聽一聽，不要性急了，叫他說吧。

國華 我當然是要說的，只在你們不鎗斃我，我總是要說的，現在什麼我也不怕了，我並不是故意和你們來搗蛋，實在是我良心的趨使，如果我的氣還沒有斷，我的嘴還沒有爛，我當然是

要說的，如果你們嫌我說的不好聽，鎗斃了我很可以，死了我一個人有什麼關係呢？再說我的造孽，已夠早該死的人了，不過總請你們明白你們革命的意義，不要拿着革命反來害了自己像我們這土匪式的軍隊一樣才好，朋友們，同胞們，你們肯聽我的話嗎？

南軍A 好好，你儘管說好了，……………

國華 我也不是造謠，也不是反動，是本着我的良心來說話，朋友們，我們的軍隊是不對的，的確是不對的，但是你們的軍隊究竟對的地方在那裏？咳，在你們的首都裏面，黃昏的時候，就敢剝人家的衣服，強姦良家的婦女，如此種種，層出不窮，這與我們土匪式的軍隊有什麼分別麼呢？咳，再說你們殺人的方法，更是多不可言，隨便就可以給他定個罪名，去鎗斃，割頭，咳，這是你們革命軍人的首善之區，竟有如此行動，其他的地方更不難想見了！……………

南軍A 誰告你說的？

國華 誰告我說的？呵，這是彰明較著的事實，誰不知道呢？雖說你們不肯向外說，但從你們那裏逃出來的人，還不肯說嗎？如果你們不願聽這種不好聽的惡事績，除非你們不要這樣作，否則事實是掩不住的！

南軍A （呆視國華）咳……

國華 咳，親愛的同胞們，我們細想想，爲什麼我們要這樣的搶掠姦淫呢？咳，我是世上頂大的罪人，一切的惡事我都作過，咳，朋友們，你們要知道我們的故鄉是完全給兵們佔了，一切的事業都不能作，不但說工商業完全停頓，就是背上大鋤到地裏去種田的農人也都給他們逼的，不敢出門了，咳，我也是被他們拉着當了兵的，但是在起初那裏敢搶人家呢？處在他們那種勢力之下，只有逃跑，但是又跑到那裏去呢？咳，故鄉亂的是不能留了，跑向那裏去呢？那裏又不是一樣的亂？朋友們，我的一切罪惡都在這『沒處去』的情形之下產生了；咳，平心

而論，難道我們不知道這是滅天害理的事嗎？咳，誰沒有父母妻子？我們害了人家的，豈不同人家害了我們的是一樣？你們看我的祖母她們就死在這裏，（指劉氏等）其餘的人們都給人家搶跑了，咳，我的故鄉也沒有了，我的家庭也沒有了，我的一切都沒有了，咳，但是我也不知我這樣的慘害了多少人家？親愛的同胞們，你們雖說身子在這裏，誰知道你們府上現在是樣怎的情形呢？大家細想想吧，究竟我們終日的戰來戰去爲了什麼？

南軍A（握國華手）親愛的同胞，……咳，（回頭對南軍）武裝同志們，雖說這位朋友是我們的敵軍，但現在他已經覺悟了，不但覺悟了他們自己的軍隊是不對的，並且覺悟了我們現在的當兵根本的錯誤，——不錯，他的話是對的，我們仔細一想，我們當兵爲什麼？爲什麼當了兵又要搶奪？難道當兵就是爲的這些嗎？諸位，從根本上想起，我們究是爲什麼？

南軍C 他們的軍隊是無意義的，只是爲了軍閥來戰爭的，我們的軍隊是革命的，是爲國爲民的，是有意義的，那裏能和他們相比？更不能一筆抹殺。

南軍A 算了，不要說革命了，不要說爲國爲民了，這種話誰也會說，張鬍子也是說着爲國爲民，才把北幾省打得幾無半寸淨土，我們要再說什麼爲國爲民，南幾省也夠受應了！算了，這種好聽的名詞我已經聽慣了，以前我還相信什麼革命有些特別的意義，到了現在我才覺悟了，咳，那也不過是打倒對方樹立自己，而逞雄一時的招牌而已。新的花樣，不過比的舊好看些，骨子裏面那有兩樣？

南軍C 這話不能這樣說，我們畢竟是革命軍人呀，否則，張鬍子的軍隊爲什麼不叫革命軍，我們的總司令不叫張鬍子呢？請你不要瞎說。

南軍A 名子是隨便叫的，誰也可以揀着好聽的叫，但是我們須得看其事實來說話，否則，就

是麻木的盲從了；固然北政府是萬惡滔天，應即打倒，但是我們現在的國民政府，又那一件事是爲我們民衆打算呢？不但說新的建設不起來，就是舊的也很難打破，不過所差之點，就是改換了許多新鮮名詞，至於內政仍是依然不變的糟羔，有的地方，簡直比北方還要苛苦些，咳，什麼雜捐啦，重稅啦，那裏比他們所反對的舊軍閥減輕一點呢？嘿，從他們的今天打倒這個，明天驅逐那個的事實上邊就可以看出他們是爲自己爭權奪利了，否則，何必把這個打下野，把那個趕出洋去呢？朋友們，我們再不要上他們的當了，他們是已經用好聽的名詞騙了我們！同志們呀，咳！難道我們因此就不革命了嗎？不，不，革命我們是要幹的，因爲不革命不能打破舊的一切，戰爭我們也是要幹的，因爲不戰爭，他們這些個喪心病狂的東西們死不了，但是革命戰爭都是要我們自己親身來幹的，這都是爲我們自己，爲我們

國家，爲我們社會來幹的，千萬再不要仗着別人來胡幹了，更不要爲某一人某一派的亂幹了。……

國華（振作精神）不錯，不錯，我們非拚命的死幹不可，我們非殺盡這些個害國殃民的舊軍閥不可，我們非殺完這些個陽奉陰違的假革命者不可，否則，我們是不得救的，親愛的同胞們呀，使我們這無權無勢的窮人們聯合起來呀，使我們這無依無靠的孤獨者聯合起來呀，總之使我們這被壓迫的無錢的人們聯合起來呀，聯合起來，大家聯合起來，一直的向他們攻上去，他們才是我們的真正敵人，他們才是害死我們的冤家呢。

南軍A 好極了，好極了，我早就有這個意思，不過處在他們的勢力之下，不敢說出，現在我們大家既是同心了，那末就應當爲我們的真正幸福而戰，橫豎我們中國已經亂的不像樣了，已經給他們糟踐的沒我們的立足地了，好好，我

們大既是民衆，我們大家就應當一齊起來組織『民匪』吧，我們爲我們大多數民衆的幸福來革命來戰爭吧，千萬再不要給他們少數人利用，千萬再不要給他們作傀儡了，諸位親愛的同胞呀，你們仔細想想。……

南軍C 不錯，不錯，讓我們分開來一部分回軍隊裏去促武裝同志們一齊覺醒，一部分到民間去喚起鐵蹄下呻吟着的同胞，我們再一齊團結起來，打倒我們的真正敵人吧，革命只有我們佔在一條戰線上的人才能幹，再不要他們那些個假猩猩們了！

國華 好極，好極，我定出死力來成功這件事，讓我們快快的分頭進行吧，讓我們的『民匪』快快的組織起來吧，(往地下拾起鎗枝)鎗呀，我又要用你了，可是你現在的意義，與從前大不相同了，鎗呀，我要用你對准你的真正敵人去攻，再不要殺害無辜的小百姓了！鎗呀……鎗……

南軍A 好，好，趕快……分頭，……，進行，組

織……『民匪』……『民…匪』。

南北各兵士 趕快,趕快,進行『民匪』,『民匪』

……走走走……(分路下場)

(幕急下)

5.20.1928

此
页
空
白

紀念節

獨幕劇

潔梅女士

人物：

華文卿

王振培

周三因

史清涓

趙順大

工會委員甲乙二人

工人數十人

兵士數十人

主席

委員

委員

女學生

工人領袖

時間：五月一日

地址：上海

佈景：一間精緻的客堂。幕開後，華文卿王振培周三因三人，很閒適的坐在客堂裏，自由自在的談講。

華 老王，你這件西裝有些褪色了！

王 是囉，算算買了不多時，顏色就變淡了。

周 幾時買的？

王 去年。

華 嘎！去年買的會變得怎樣！在那裏買的？

王 內衣公司。

周 內衣公司的東西還不差，你這套多少錢？

王 三十六塊，很便宜。

華 的確，要貪便宜就買不到好東西。

王 不是，更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幾次

的市民大會，我立在露天的演說檯上演說，滿地的灰塵，經了風一吹，統統會撲到我們的身上來。(很感慨的樣子)我這身西裝，就送在市民大會裏了！

周 正是呢，市民大會正是最苦的事情，以後我們要設法儘量的減少才好，不然，我們實在太辛苦了，華主席，你說對不對？

華 (微怒的樣子)哼，辛苦，還嫌辛苦麼？我們如果不開市民大會，那還有什麼黨部？老實說，辦黨的人就是要多開幾回市民大會，我們也藉此可以出出風頭。老王，對不對？

王 是，是，華主席的說話一些也不錯。

周 (垂頭不語，像很失意的樣子。)

王 (斜目視周)老周，聽說你有愛人了，確不確？

周 (頭微昂起，像激動了他的情感，稍帶興奮的樣子。)沒有，沒有這事情！誰告訴你的？

王 (面露笑容)哈哈！自己的事情要瞞人家麼？

華 (很疎懶的樣子)老周好幸福!

周 (急急辯白)沒有,沒有的事情,華主席,你不要聽信了老王的說話。

華 這有什麼關係呢?(微笑)反正革命和戀愛是並不衝突的;不,簡直戀愛可以增加革命的勇氣,戀愛可以加深革命的信念。你難道不知道麼?我們的總司令以前不是受了幾個刺激憤而下野,後來和女士結了婚,他的革命的情緒又高漲起來了,隨即,繼續了他的精神,依舊去做總司令?哼,哼!這種的人才是偉大的人物,才是我們革命的領袖。(面帶驕傲之色)

王 (得意之色)所以,我說,老周,一些也不用隱瞞,今天不妨拿你的戀愛史公開出來,講給大家聽聽。

周 實在是沒有。(微帶焦急的形狀)真是冤枉死人啲!

王 (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老周真是有趣,現在的戀愛是正大光明的事,又不像以前的軋妍

頭一樣，你還是這樣的拘束，真好笑，哈哈……

（三人正在興高采烈的談着，史清涓穿了極漂亮的衣服走進來。她的年齡大約不過二十一二，有一雙動人的烏黑的眼珠，態度極活潑，完全是女學生的打扮。）

（三人見了她，似乎多給她的魔力攝住了，大家多瞪着眼珠，餓鷹也似的望着她，一時多開不起口來。）

史 （很自然的走過去和華主席握手。）密斯脫華，你們在此做什麼？

華 （見她走來，方才回復了自己的意識，趕忙立起來和她握手。）噫，是密司史，好極了！我們正沒有事情，在此閒談，請坐吧！

周 密司史，現在外面的空氣怎樣，對我們？

史 學聯裏很好，因為第二次代表大會選舉執委時，給我們通知了學校當局，開除了幾個反動份子，所以，這一次的執委，可以說是清一色。

華 那好極了，這多是密司史的力量！

史 （謙恭地）那裏、那裏，我不過略盡棉薄而已！（回顧王）密司脫王，我們好久沒見面了！

王 （欣喜過望）是喲！密司史，我應當向你抱歉，因為這幾天本部加緊工作，以致我沒有閒空的時候來看你，想來密司史也不會過分責怪我的吧？我們同樣的佔在革命的觀點上，同樣的為國民革命而努力，可以說不到客氣的！（喜皮笑臉，走前去親近她）密司史，聽說這幾天你們校裏的反動份子活動得很利害，是不是？

史 前幾天是的確如此，這是要怪我們自己不當心，因為我們的區分部在校裏不能操縱學生會，同學們也不上緊去做，以致學生會差不多落到反動派的手裏去……（少停）後來，後來幸虧華主席答應了我們將來委我們為第四區黨部執行委員，我們才真的盡心力去做……

華 （很迫切樣子）現在怎麼樣呢？

史 現在，現在可以樂觀了，我們校裏幾個

反動份子統統給我們打倒了，現在學生會完全在我們手裏……哼，不要說學生會，學聯會也在我們的手裏了！（驕傲狀）

（周三因很無聊的走出去。）

王 （輕浮態）密司史，聽說你這幾天的身體不大舒服，到底爲什麼緣故？

史 （嬌嗔）你到關心我？！

王 我那裏不關心呢？你的一切我多關心的。

史 好！那麼多謝你了！

華 （表情由妒忌而憤怒，這時實在忍無可忍了！）振培，你要知趣些，現在是辦公時間！

王 （不屑狀）嘿！辦公時間，好口氣！

華 （大怒）什麼？！你不聽我的話麼？黨裏的紀律是絕對嚴厲的，那時休要怪我！

史 （見他們快要動武的樣子，隨即起身告辭。）你們爲什麼要動怒呢？大家都不要不客氣了，現在我因爲有一些小事，對不起，要先走了！

(史清涓下，二人多不做聲，也不起來送她，目送她走。)

(舞臺靜默片刻)

華 (感情恢復原狀) 老王，剛才的事情你實在太不應該了，怎麼對於女同志可以顯出這樣輕薄的樣子？！

(王振培正想回答他的說話，門外却走進了二個人。他們都是工會的代表，身上穿着很漂亮的西裝。)

代表甲乙 (都顯出有些驚惶的樣子，走過去同他們握手。)

代表甲 華主席，對不起，今天有一件事情，要同黨部商量。

華 什麼事情？

代表乙 華主席，你難道忘壞了麼？今天是五月一日呢！

華，王 (都顯出有些驚愕的神氣) 噫，五月一日！

代表甲 是，五月一日！

華 （故作知道的樣子）五月一日，我不是早已知照過你們了麼？我們黨部爲了這件事情是已經開了幾次籌備會，現在是已經議決：因爲恐怕反動份子的搗亂，關於市民大會是一律不准舉行！你們難道沒有接到這個通告麼？……

王 （打斷了主席的話，急急的接下去說）本來，我們紀念重在內心的啓示，不在乎形式的表現；況且，上海地方又是反動份子集中的焦點，他們無時無刻不想破壞，他們無時無刻不想搗亂，如果我們再舉行什麼盛大的集會，那麼簡直給他們一個很好的機會，給他們一個搗亂破壞的機會，那是斷斷不行的，……

華 （又急急接下去）王同志的說話一些也不錯，今天的紀念節斷斷不可舉行，就在平常的市民大會，我們也是提心吊胆，十二萬分的擔心；不平常的市民大會有許多是不得不舉行的，像恢復黨權，總司令復職紀念……那許多是不得不舉行

的。今天是五月一日，這和黨權有什麼關係，和總司令有什麼關係，況且上海已經是革命的後方，革命已經成功，正要實施訓政時期，從事建設，更那容工人們來搗亂……？（餘音不絕）

代表乙（聽得有些不耐煩的樣子）華主席，那許多話我們是早已知道的，本來，我們也是靠你老運動了一個委員，況且我們又得了廠主特別的關照，工人如果少罷一次工，我們也可得到一筆意外的款子，所以我們務必拿廠裏的反動份子統統掃盡，……

代表甲 是，是，是！（很興奮）華主席，那你應該明鑒，前月我們在 S 廠裏捉到了三個反動份子，給我們送到警備司令部去，隔了二天就執行槍決；T 紗廠內由我們通知了廠主給開除了十八個反動份子，這許多，這許多，也可告慰於華主席的。但是今天。不是來請求開會，本來那班搗亂的工人我們是最恨不過的，還要開什麼會？不過，爲要騙騙他們起見，就定於今天上午，召集勞資雙方的代表舉

行一個儀式……所以，想請華主席也去參加一下。

代表乙 我們是特地爲了這件事情來報告的，實在沒有別的意思，不過聽見有一些反動份子仍舊秘密在開會仍舊想和我們搗蛋。

代表甲 是囉，聽說他們還預備一個總同盟罷工，想大大的和我們搗一下亂。

華 (露出手臂，看見金黃的手表) 這時還不過八點鐘，那些豬(指工人)還繼續在工作麼？今天的紀念會我准出席就是了！

代表甲 那好極了，今天不放工，聽說他們要準備在下午罷工。

王 那到不可不防！

華 (憤怒的樣子) 混蛋！那些不怕死的東西，想到黨治之下來繼續搗亂，混蛋，我恨不得拿這些工人一個個都宰了他……

王 (接下去) 那也容易，殺一個工人，真像割一根青草一般的容易。

代表乙 王同志，他們搗亂的力量到也未可

輕視，他們不怕死，他們在路上又會暗殺我們……

華（驕傲的形態）不要緊，不要緊，一切都不成問題，你們不要胆小，我即刻就去通知警備司令部，請他多多調些兵到各廠去彈壓，他們如果再想暴動時，可以拿機關槍包圍住他們，一個個叫他們送命。（面露笑容）哼，搗亂！我們有的是槍！

王（回顧甲乙二人）你們可安心的回去吧！反正我們黨部，軍政機關，工會，三個團體聯合了怕什麼呢？

代表甲乙（正欲起身告辭，忽見周三因從外面異常驚惶地走了進來，他們都停住了脚步）

周（驚慌萬分，一跌一跌的跳着進來）呀！呀……不好……了!!! 各位同志！……真的……啊，華主席……真……真……不好了！

華（勉強心定的樣子）什麼事？這樣的大驚小怪！

周（噓了一口氣）我方才出外的時候，街上的謠言就很盛，說工人們都定於今天暴動（斷斷

續續的聲有些顫抖) 後來, 後來我……還不以為意, 以為有許多軍警在震壓着……

代表甲 (打斷了他的說話) 現在到底怎樣? 趕快說下去呀!

周 現在可真不得了, 他們都罷了工, 啊! 罷了工, 聽說工廠統統被他們打掉了, 啊, 啊, 成了粉碎一片!!

王 噯! 那是暴動! 可真不得了!

周 後來他們都聚集攏來, 原來他們已經早有準備了的, 他們搗毀了工廠, 隨即就排了隊伍遊行, 手中執着紅旗, 口裏狂呼着口號, 啊, 啊, 那簡直怕, 他們像潮水一般的湧來, 湧來了! …

代表甲乙 (相顧失色) 有這等事?!

華 (回顧代表責他們) 這等事! 哼! 工人有這樣的事情, 你們還在夢裏了! 哼! 祇要錢, 廠主的錢無論什麼多少都拿得進, 工人的反動勢力却不會震壓了去……………

王 那麼, 老周, 監視工人的軍警呢!

周 軍警，哼！軍警才沒有用呢！聽說槍械也給工人們繳了！

華 啊，那真反了，怎麼辦呢？難道不繼續派去麼？

（遠遠有一陣歌聲和口號聲如潮水般的湧來，漸行漸近。）

（舞臺上的人都相顧失色，面上的表情顯出卑鄙的失望。）

華 （驚惶失色）呀！聽見麼？這是工人們啊？

王 嘎！真了不得，簡直像山崩海裂一樣的震動！

華 我們非得想一急救辦法不可！

周 第一是要保全我們的性命！

華 是，是的！革命是生命最要緊！

（那如潮水般的聲音越發近了，唱歌的字句可以清楚的聽出來。）

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們奮鬥！

用我們的刺刀和槍砲，開自己的路！
勇敢上前，穩着脚步，要高舉着少年旗幟！
我們是工人和農人的少年先鋒隊！
我們是工人和農人的少年先鋒隊！

.....

.....

華 (傾耳細聽，突然跳起來) 哎喲，不好了！工人們都到我們這裏來了！

代表乙 我們走吧！

代表甲 走到那裏去？

代表乙 還不是逃性命？！

(隊伍已近在眉睫，幕後的口號聲震動天地。)

殺盡欺騙工人的走狗！

工廠是我們的！

我們要奪取一切的生產機關！！

一切屬於勞働者！！

(舞臺上的人表情突變，驚惶無措。)

華 (銳敏地) 呀！老王，老周，我們還不走

更待何時？

（三人都準備從後門奔逃，幕後的工人却突奔出來，三個人同時捉住了他們三人）

工人一（恨恨的捉住華文卿）你這走狗，今天也有給我捉到的日子，今天啊，今天，我要吃你的肉！

工人二（目顧工人一）唉，我們真是受了多少的冤苦，受了他多少的誣蔑，他假借了政治來壓迫我們，他包辦民衆團體……

（工人羣衆都絡續的湧進來，他們的領袖，趙順大這時手裏拿了一枝手槍也在隊伍中湧進來）

趙（指揮着羣衆）同志們！不要姑息！今天的世界是我們的了！我們要儘量的，儘量的殺盡我們的敵人！！

工人們（狂呼）殺盡我們的敵人！！

趙 同志們！不要姑息！拿這幾個走狗一併殺死了！！

（順大的話剛完，工人們隨即拿出手槍，拔出

刺刀，向他們一陣亂打，祇看見砰砰的亂響，華主席，委員們，和二個工會代表都結果在工人們之手，他們既殺死了這五個人，接着就唱歌，歌的響音激昂而又悲壯。）

想我們受過多少奴隸，勞動的沉痛！
我們的可憐青年，不知陷在地獄中！
陰沉底黑暗的遺傳，鎖住我們的思想！
我們是工人和農人的少年先鋒隊！
我們是工人和農人的少年先鋒隊！

.....
.....

（幕後一陣槍聲，突然湧進了十餘個兵士，工人們隨即給兵士打死了幾個，繼之手槍，匣子砲……死傷枕藉；工人受了槍彈想爬起來抵抗，但幕後又來了許多兵士，工人們多給打倒在地下。一時槍聲，雜噪聲，叫喊聲，呻吟聲雜作。在這許多聲音內還能隱約聽見工人呼口號的聲音）

工人團結萬歲！

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

(幕下)

一九二八,五一節於太湖之濱。

詩 歌

追 尋

凝 秋

(一)

我是從波面飛來，呵，夢！

我尋找帶刺的玫瑰花枝，探索着前面的幽深
古墓。

倘有一日，玫瑰花的刺兒深入我胸窩，那麼，
那麼鮮血儘可染變海水，山腰圍上桃紅的帶子將
更爲鮮麗。

倘有一日，我的坟頭植鮮花。

呀，呀我遊離的靈魂呵！你飄逸的悲情儘可同

了暗淡的慘月而哀弔而狂歌，且向雄雉的海水手舞足蹈。

在短促的夢裏，我殺過我眼睛所接觸的人類，我拭淨刃上的血腥，我痛快了！痛快到暈迷的走向酒館去吃酒。

我是孤獨的來到人間的新生孩子，這裏沒有母親的愛，沒有姐妹兄弟及一切親近的人。

我是孤獨的振振希望的翼子，奔向無際的海天。

(二)

只要明朝太陽還撫慰弱草，露珠不停的浸入花心，那麼我還得追尋我的夢，猶疑的眼光便不再猶疑了。

馬路旁的大廈，金匾輝煌的店舖，是鬼的旅舍嗎？是人類的囚籠嗎？不然你聽，裏邊是瀰漫着什麼樣的夢呢？

我將起始深吻慘白的屍身，無數的無數的屍身，要從屍身裏取出我的心呵！

我在屍身的腳下跳着，再給他長久的接吻；我的舌尖接着他的舌尖，我的心刺着他的心。

夜已甜靜的睡了，美的夢是那樣遼遠，雲端什麼時候送來得意的消息說道：

『屍身活潑的跳了，他們的胸前綴着紅紅的花朵或沸熱的心？』

此
页
空
白

牢獄與生命

凝 秋

經過幽久的悃憊之後，於是躺在鐵窗裏了！

獄卒兇惡的毒箭般的視線，巡查着在注意一切；他冷漠的面孔，緊貼住獄門的鎖頭。烈火熱熱的燒着我的心胸，熾燃到每絲細髮，——每絲細髮都熾得發焦呵！

天地已經暗了，我不能再說什麼話，也不能辯駁。因為上帝的眼睛早認清了一切。我躲入黑暗裏，創口抖索着，聽候最後的裁判吧。

鐵欄外玻璃窗上的冰花結成條紋，條紋遮模糊了全窗，啊，模糊了，全窗都模糊了！再看不見電桿上掛起的人頭，地下殷紅的血跡。我暫且坐下靜聽吧：這不是來了一輛馬車？過去了，遠了，聽不見車輪響了，一點小小的燈光沒入黑暗裏，馬蹄，得，得，得……

我努力寫吧，努力把生命草成悲歌，悲歌浸潤成花朵！

——呵，這牢獄！這生命！這生命拚出的悲歌！
生命的悲歌呀！悲歌努力唱出生命吧！

我要出去呀，牢獄不能衝破麼？

但是鐵窗，呀呀！鐵窗撞着頭骨了！衝！衝！衝！

.....

鐵窗呵！我要出去，我要拚頭骨衝破這牢獄！
衝！衝！衝！……

命運，命運之神呵！容許我走上自己的道吧！
爲了這些，我會丟下父母，丟下了幼小的妹妹！爲

了這些呀！我跑到異鄉，誰知異鄉竟如此寂寞，荒涼到這般田地！

我伏在生命的中途，叫過『善心的爺爺，善心的奶奶！』我是如何屈在人家門洞外睡覺，幾經對着江水落淚呀？！

我徬徨在悽迷裏，一直到現在，但是我前進的路途呢！但是牢獄門前的電桿上爲什掛起唱歌的人頭呢？爲什殷紅的血跡只流在電桿下不使他散開在幽遠的長途上？

——呵，汽車來了，馬車過去了，

——呵，夜風飄來鬼的哭聲了！

——呵呵，唱歌的人頭掛在電桿上，筆頭埋入灰堆了！

此
页
空
白

小 條 條 兒

凝 秋

(1)

醒來吧，我的朋友，前夢何值得再去重溫？

一條條兒的遊絲，一條條兒的生命，浮沉隱現，一任他吧！

我是飛上山巔的鳥兒，我是沉於深澗的盲魚。

朋友，我們來作些什麼勾當呢？人類的卑劣的勾當？

我是漂浮於水面的活屍呀！蘆花隨便逢着：腐

草隨便丟掉，狗尾花不是好看些麼，且摘來按在我唇邊。

朋友，我們來作些什麼勾當吧？人類的卑劣的勾當？

不然我們一齊飛上山巔，一齊沉入深澗。

(2)

這裏是荒荒的，戰顫着傳來微弱的呻吟，一位顛狂的盲人，焦急的喊，樹葉般展轉於命運之荒徑，焦急的喊，喊着他的希望之降臨。

戰顫的回聲伴了這盲目的人兒前進。

影子在記憶裏襲來，彷彿故鄉的父母想起他失去的孩兒，

靜夜裏他們在小窗下啜泣了；十二歲的雅麗默禱着遠別的哥哥！

影子在記憶裏襲來，少女的柔喉又唱起失戀的悲歌；綠柳池邊，蒼茫的水面，討氣的小羊兒或依樣到池裏洗個清涼澡？伊人鞭羊的柳絲或依樣在水影裏綽約？……

一片汪洋的血海

藻 雪

一片汪洋的血海，
不知吞沒了幾許熱摯窮苦的年青；
沒有這犧牲熱摯窮苦的年青，
那裏又會有這悲壯血潮飛濺之音！
黑雲團團湧捲，
層層疊疊壓榨到海心；
沒有這漆黑的雲彩，
那裏又會現顯得出這鮮紅血潮狂湧的精神！

* * * *

呵！我們後死熱摯窮苦的年青，
 快快覺悟起來，
認清我們人類真實的人生，
 努力拚死去衝破這團團黑雲，
 黑雲之外自有人類革新的光明！

* * * *

呵！我們後死熱摯窮苦的年青，
 請你們試張開眼睛，
要刺心刻骨慘痛的記清，
 我們有無量數死者的白骨，
被敵人趨打來替他們砌成了一些燦爛輝煌的玉閣
朱門；

 我們苟延殘喘於人世的朋友們呵！
也不過啼饑號寒在骯髒的狗窠裏呻吟，
 他們有資產的惡魔們呵，
却酒香鬢影昏沉沉的在溫柔鄉裏快樂得忘乎其
形；

 我們在暗濕的地獄中冷凍得快死，

他們在繡幔錦被裏，顛倒消魂；
我們的血，我們的淚，
終日疲勞換不來一家人的溫飽。
他們有的是金，有的是銀，
今天吃厭了鮑魚湯，
明天又換了燕窩羹！

* * * * *

呵！後死熱摯窮苦的年青，
我們并莫有麻木沉醉，
四週有悲慘饑愁勞苦，壓榨的哀聲，
將時時刻刻激動我們，
使我們永永不能安甯；
呵！後死熱摯窮苦的年青，
我們若甘願在血染的工廠裏，黑暗的地獄中，
苟且偷生，
呵！這可怕的漆黑湧捲的黑雲，
將吞沒你於無影無形！
呵！後死熱摯窮苦的年青，

這燦爛輝煌的玉閣朱門；
骨子裏不知塗染了我們幾許鮮紅的血痕！
呵！後死熱摯窮苦的年青，
我們並沒有麻木沉醉，
我們四週有饑愁暗慘無量鬼魂的哀聲，
將時時刻刻激動我們，
永永使我們不能安甯；
呵！後死熱摯窮苦的年青，
我們若甘願麻木沉醉，膝行婢顏在敵人壓迫下苟
且偷生，
這燦爛輝煌我們血骨砌成的玉閣朱門，
却將柔媚淺笑的招引着你，
吞沒你於無影無形！

* * * * *

呵！後死熱摯窮苦的年青，
快快起來，
既已切實認清了我們真實的人生，
不用徘徊煩悶，

更不須無聊的悲憤，無聊的呻吟；

血海裏早有無量的血花在那裏拼死鬥爭，

記清，血海翻騰裏，

不是我們真實的同志，

便是我們惡厲的敵人；

敵人要鞏固他們的壁壘，所以他們要盡力的來壓榨剝奪，把我們當成牛馬當成用具，

那裏還把我們當成有思想，有情感，有自由的人；

我們從此只有踏着道上班斑的血痕，

手持利刃，拼死去同敵人鬥爭；

呵，迫得我們只有這一條求生之路，

成功了，便是人類真正的自由平等，永久的和平！

* * * * *

呵，後死熱摯窮苦的年青，

快快起來，猛勇前進；

既已覺悟，認清了人類真實的人生；

從此努力去打破這黑暗，悲慘，勞苦，壓榨，陳

腐，萬惡社會的「舊，」

換來的是平等，快樂，親愛，光明，人類革進的
「新；」

呵，後死熱摯窮苦的年青，

我們除了拚死惡鬥，希望着來日燦爛的光明，
試問那裏還有我們第二求生之門！？

* * * * *

一片汪洋的血海，

不知吞沒了幾許熱摯窮苦的年青；

沒有這犧牲熱摯窮苦的年青

那裏又會有這悲壯血潮飛濺之音；

團團黑雲不斷的在海中翻騰，

層層疊疊壓榨到海心；

沒有這漆黑的雲彩，

那裏又會顯現得出這鮮紅血潮狂湧的精神！

後 記

後 記

當讀者們拿到這一本書的時候，一定要聯想到在這叢刊的背面，有一個血潮社，關於血潮社的事情，或者是讀者諸君願意知道的吧，我們現在將所以要出這本叢刊的經過向讀者來報告一下。

去年十月一日，有幾個文藝界的朋友們，爲了使他們的能力集中起見，在那一天正式成立了一個血潮社，而血潮月刊的出版，也便在第二次會議上決定了，可是事實每每不能與理想完全相符合，因之血潮月刊的出版，也不過是最近的事，接着我

們就打算將各個人努力的成績，大胆地貢獻給社會，不過怎麼樣的一本叢書，可以在作風上，思想上，代表整個的血潮社呢，這不得不成爲問題了。

我想讀者在看完了這一本叢刊以後，或者要感覺到，這裏面每個人所表現的，不盡一致，有的走在激昂奮發的路上，有的走到消極悲哀的方面，但是這其間是不是就表現出一個不調和的色彩來，決不是的，我們要知道一個作品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而各個作品的成因，却可能的有一總的發源地。血潮叢刊裏面的作品整個的成因是什麼，便是對於現代社會制度根本的不滿，因爲有這種不滿，所以才發生了各種的呼聲，但是這種呼聲呵，其必歸於一個統一的動力是無疑義的。

然而每個人的作風畢竟是不同了，所以要在一個社員的作品裏去表現整個的血潮社，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們便決定在其他叢書之前，先有一本叢刊的出現。

這小小的澎湃集呵，讀者或者要嫌他止是池

塘的春水，不是大海的波濤吧！但是血海的怒潮如果可以從各人心頭擁起的時候，那涓涓之水總還可以有益于江河吧？——這是我們所希望的。

這裏面有些東西，是已發表過的，有的却是最近的創作，和以前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比如一竹的勝利的微笑）如果在熟悉某個人作品的人，很可以在這裏面看出了轉變的底跡，不管轉變得究竟如何，但是我們都還希望着自己能時時刻刻的改進，將來再有第二本叢刊貢獻給讀者的時候，或者可以不至于使諸君有更大的失望吧！

9,1,1928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出版

書名 澎湃集

編輯 血潮社

發行 勵羣書店

印數 1—2000

澎湃
01483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定價 大洋八角

外埠郵費加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5672B



0.70

上海書店
册数
售價 0.80 60